

18MAY1939

號六十四第字民證記登部政內府政時臨

民治月刊

目要期七十二第



類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博得民衆廣大同情的

天津東亞晚報

是華北的權威報紙
是綜合的歷史材料

歡迎訂閱

甲、本埠

- 一、東亞晨報，每月國幣八角，半年四元四角，全年八元。
- 二、東亞晚報，每月國幣三角。
- 三、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一元。
- 四、如承各界讀者定閱，請書明姓名及詳細住址，函知本社營業部發行股，即當按日專差遞送，不誤，每屆月終持據收費一次，其願先行付款長期訂閱者聽。

乙、外埠

- 一、東亞晨報，每月國幣一元，三月二元八角，半年五元五角，全年十元。
- 二、東亞晚報，每月國幣四角五分。
- 三、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一元三角。
- 四、報費先惠，空函不覆，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丙、附則

- 一、各地如有願担任本報分銷者，請通函本社營業部發行股，索取詳章。

廣告刊例

- 一、刊登短期廣告，以普通地位，每日每方寸收國幣四角。
- 二、刊登長期或按月營業廣告者，每月每方寸收國幣二元五角。
- 三、介紹廣告，回扣從優，詳章備索。
- 四、短期廣告，預先收費。
- 五、廣告收費時，由本社營業部廣告股，發給蓋有正式社章之收條，並蓋有經手人名章，及本社營業部主任名章為憑。

社址：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
電話：二〇七一—二號



民治月刊第廿七期目錄

插圖……………建設東亞新秩序冀省各縣盛況

東西哲學中的人生觀……………楊心如……………一一二〇

清代土地制度名辭考(中)……………崇雪廬……………二二—三六

企畫中之美洲國際聯盟……………張鶴皋……………三七—四八

論桐城派……………白衣香……………四九—五六

漢代怪現狀……………曲正……………五七—六二

李汝珍和俞正燮的女性解放論……………林秋……………六三—七二

四川省經濟鳥瞰……………牟仁水……………七三—八四

詩錄……………八五—九〇

反抗(獨幕劇)……………楊我華……………九一—九八

待起樓撫談……………乖父……………九九—一〇四

歌舞江山……………劉雲若……………一〇五—一二四

時事專載……………一二五—一三二



上期目錄

| | |
|------------------------|-----|
| 漢唐宋明之黨爭..... | 曲正 |
| 無神論..... | 林秋 |
| 清代土制度名辭考(上)..... | 崇雪嵐 |
| 阿非利加分割與世界政策之衝突(下)..... | 張鶴皋 |
| 中國文化不進步的原因..... | 李幸草 |
| 悼凱末爾..... | 吳南秋 |
| 中國小說的演化..... | 王采石 |
| 華北諸省農業概況..... | 牟仁水 |
| 坪內逍遙博士..... | 鄧水誠 |
| 待起樓撫談..... | 乖父 |
| 詩錄..... | |
| 歌舞江山..... | 劉雲若 |
| 時事專載..... | |

建設東亞新秩序運動冀各省盛況



→ 齊河民眾大會

↓ 興隆馬蘭峪粥廠



↓ 樂學勞
生動

↓ 平山運動大會
↓ 宣揚游藝安次





東西哲學中的人生觀

楊心如

我們現在所講的哲學，包括着三大部分：

- (1) 宇宙論——以研究宇宙問題為對象。
- (2) 人生論——以研究人生問題為對象。
- (3) 知識論——以研究如何認識為對象。

這三大部之中，宇宙論又可分為兩部：

(甲) 研究存在之本體及真實之要素者，普通叫作本體論。

(乙) 研究世界的發生及其歷史歸宿者，普通稱為狹義的宇宙論。

知識論也可分為兩部：

- (甲) 研究智識的性質的，普通叫作認識論。
 - (乙) 研究知識的規範的，普通稱為論理學。
- (或稱邏輯)

人生也有兩部：

(甲) 研究人究竟是什麼，普通稱為心理學，人類學。

(乙) 研究人究竟應該怎樣，即倫理學。

所以人生哲學，實則應包含「人究竟是什麼」，及「人究竟應該怎樣」兩大部分。然而普通所稱之人生哲學，每指人理想，或即人生觀而言，蓋不暇抽分也。

人生哲學與宇宙論關係較密，大約人無論如何也是不能跳出這個世界生活的。楊朱視宇宙為物質的，盲目的，機械的；所以他的人生理想沒有什麼，只是追求目前快樂，這是宇宙觀決定人生觀的一個證明。其他如道家，以宇宙為自然之表現，凡物

順乎自然之性而行，就是好的；所以人也應當順乎自然。（即所謂法自然）除去一切拘束。也是宇宙觀決定人生觀的例證。知識論與人生哲學的關係較疏，中國兩千多年，先秦曾有辯學，也不完備，至於西洋所說的認識論，在中國哲學史中，很少見到，然而對於中國人生哲學似乎也無甚損害，（這只是相對的）即使退一步說，知識論影響人生哲學，似乎總沒有宇宙論那麼大，確乎是真實的。而宇宙論則多藉知識論證成，所以它們的關係交互錯綜得幾乎不可分。

其實哲學本不可分，所以分之故，完全是爲了研究方便。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都是整個的，成一個體系的。如果不能首尾貫澈，打成一片，他也不能成其爲哲學。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其實無論那個哲學家，都有他的「一」，以貫通其哲理。

道家的哲學上最重要的名詞是「道」，這個字，實在很有意思。在人生哲學上講，用道來講更合乎事實。一個大哲學家的人生哲學，正好比他開闢一條大道，好讓後來的人走。

然而有許多思想家，就有許多道，俗語說的好：『那條大道，走不到黑？』黑，就是死滅的象徵。但是人之一生，走一條大道，柳暗花明，奇鳥爭鳴，斷峯迴巖，心神飛奪，不知窮疲之至，是一種風味；另一條大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但是結果却也能成一番偉大事業，這自然又是一番風味了。所以大道雖在，選擇却在我們自己。況且大思想家雖然有所見，也有所蔽。荀子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同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篇）又說：『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細，無見於信（同伸）。墨子有見於時，無見於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天論篇）所謂大哲學家思想皆爲一整體，同時也有其特殊精神，往往以宇宙之一部，概括其全部，於是生出荀子所說的「蔽」。

正因爲各家都有其特殊面目，有所見，有所蔽，所以研究才無止境。有人說世界上就沒有所謂「

哲學」，只有「許多家哲學」。（猶「白馬非馬」之解）自有哲學家以來，所創立的道理，從來沒有公認爲是的，却也沒有公認爲非的，直至今日，哲學家還是在無止境的進步，好似一切道理，都是無有窮盡的止境。

世上沒有「哲學」，只有「許多家哲學」，那麼「人生哲學」也沒有，所有的也只是「許多家人生哲學」。其實所謂哲學，不外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思想上必欲定於一尊，反而僵化。今者列述諸派人生觀，雖略附指評，但不抹殺，蓋泛覽諸家之學，庶可以養成寬洪之雅量，沖曠之襟懷，不至於再失之狹隘。美國大哲學家詹姆士說：「人生悲劇，多由『人之盲目』所造成。『因爲人多有這種『盲目』，所以常自見其是，而不見人之是，常見人之非，而不見己之非，凡他人之言行與己不合，即斥爲邪說妄動，甚至目爲洪水猛獸，乃至濫用強權，剷除異己。這在歷史上，可以說是多得指不勝屈。就像孔子，那樣有修養的人，一旦執政，就殺少正卯。這彷彿眞被舞台上的丑角說的：「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可見這是賢者，所不免的。研究哲學，尤其是人生哲學，庶幾可以有一點小補救，因爲知識多則不爲物蔽。人生悲劇，也就當然減少。

人生問題與人生的悲哀

人生問題是與知識共同進步的，知識愈進步，人生問題也必因之愈見複雜，而人類之內部生活，也必愈益增加苦悶。日本厨川白村博士所著近代文學十講，論近代之悲哀，很爲詳盡。他說我們近代人有四種悲哀：

第一，幻影消滅的悲哀。這就是絕望的悲哀，從前浪漫時代所懷抱的空想，或烏托邦，到了近代，因爲科學發達，漸漸給證明那都是事實上所不可能，等於水月鏡花。莫泊桑在他的名著「一生」一本小說裏面，寫一個妙齡女郎，美麗純潔，在未嫁之先，夢想一位丈夫如何甜蜜，誰知一到結婚之後，所嫁的人，乃是一個淺薄醜陋的肉慾者，立刻萬念皆灰，百感交集，傷心之極！乃悟世間之無趣，人生之無聊。這是一個例。佛樓拜的「波娃麗夫人」這部有名的小說，是說一個平常愛看浪漫小說和

愛情小說的女子，嫁了一個俗不可耐的丈夫，使她孤芳自賞，苦悶異常。正在這時，她竟被惡社會引誘，使她日漸墮落，沉於不可拔之悲境。這都是幻影消滅之悲哀，許多婚前的安琪兒，婚後變成斷腸人，都是這一種。

第二，由懷疑的傾向所產生的悲哀。懷疑就未免含着悲哀的成分，然而還不能不說是有希望心在內。若是懷疑到了悲哀或厭世的境地，那已無希望可言；比任何世間的心緒都要惡劣。因為到這時，什麼生氣都沒有了，沒有解決這種懷疑的勇氣了。髮髻在學校考試完畢，及格與否，心中着實忐忑不安，乃一聲報道，名落孫山，此時的心境，當然絕望。所產生的苦痛，祇有悲哀，實是人世所最難堪的。

第三，由個人自我傾向所生的悲哀。近代人最尊重個人意志，於是個人的情感，往往與社會環境衝突。德國小說家霍卜特曼的「寂寞的人們」裏面，描寫一個人一方面對自己的母親和妻子，一方面對戀人，這種二重生活的悲哀，貶殺了自我，終於使他

不得不投水自殺。

第四，也是由個人主我所生的悲哀。不過這與第三不同。第三是有積極的性質，想用個人的力量打破環境，甚至想創造環境，這是消極的。髮髻感到個人力量的薄弱，宇宙別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支配我們，使我們逃不出他的藩籬。他們多半走入宿命論，或頹廢主義。以瞬間的快樂，減除此種悲哀與苦痛。

廚川白村的分析，固然可取，然而比他說的更重要，人生問題的最大癥結，是愛與死。有人說，社會無論如何改良，這兩個問題，總不會得到圓滿的解決。這話恐怕是很真確的。所以有許多哲學家，他的人生哲學裏面，有時就不談這兩個問題。（愛的問題，多半歸於社會問題）比利時大詩人梅特林克的作品，幾乎完全討論這兩個問題。他認為愛與死有一種神秘力，使他造成一種宿命論。然而問題由於智識，苦悶也因智識而重，莊子說：「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無所求，」法國瑞南說：「我們的內心總是不安的，便是真理發現了，而我們更想作

一種進一步的新研究。』這就是人生問題和悲哀之無止境，而人生研究也無止境的原因了。

(甲) 西洋方面

人無論如何地自視神聖高超，然而飯是要吃的，衣服是要穿的。不但要吃，而且要吃好的，不但要穿，而且要穿好的。即使有人對於衣食，不甚講究，他的慾望是被別的事情占去了：如讀書，漁色，賭博，爭奪政權皆是。所以人生問題，成爲千古哲人常常談論的事情。人類本有拒絕被幽囚求解放的慾望，所以人生問題永遠向着自由平等的大路進行。這種進行在思想史上看，成一種波浪式的進行，在西洋希臘時代，人們的思想一致傾向自由，一切文化，皆呈燦爛之致。到了中世紀（就是哲學史上所說的黑暗時代，）一切思想，都被教士封鎖，就是聖經也不能隨意看。（嘗見一幅名畫，畫着一家人看聖經，命人向窗外看着，大家現着一幅膽戰的神氣，）後來盧梭浪漫派思想家復興以來，以至法國大革命以後，自由平等的思想，無時無刻不在抬頭，終至人道主義之完成。（廣義的，並非狹義

的。）這其實是人類的正當要求，如山頂放石，不至平地，必不能止。

西洋學者，有一種傳統的精神，就是無論對付什麼問題，態度嚴肅，積極；中國方面則有一種安閑的態度。所以西洋的發展常在科學，中國則只限於藝術。而西洋這種嚴肅的，積極的態度的來源，就是哲學史上所說的「邏各斯」。(Logos) 這就是理性的意思。

西洋文化，有兩個來源：(一)希臘，(二)希伯來。希臘文明的精神注重自然的征服，(日本金子馬治說)及向前的要求。(梁漱溟說。)希伯來文化則重在倫理方面，以基督教維繫歐洲之人心凡一千餘年。這兩種思潮，一個統治着歐洲的古代，一個統治着歐洲的中古時代。到了文藝復興，邏各斯之迹又加一變，所就「復興」，就是復到希臘精神方面去，然而時移事易，事實上則已經超過了希臘，造成了近代的新文化。在人生哲學方面，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以上可以說是西洋思想的總述，關於人生哲學

，茲再分爲古代，中古，近代三個時期來敘述。

(A) 古代諸家的人生觀

(1) 匹洛太格拉斯的惟我主義。——希臘人一向注重自然的研究，愛講求形式上的思辯和傳襲的道德，自從匹洛太格拉斯以來，情形大變。他不僅對於自然現象取懷疑態度，就是社會習慣，法律，宗教（希臘是多神信仰）一切社會現象，也都存懷疑態度。他把從前的客觀的世界放棄，另取一個主觀的世界，於是成立了他的「人爲萬物的標準」論。他的人生觀，就以這種哲學爲基礎，其出發點，即爲「惟我主義」，我在則宇宙在，我亡則宇宙亦亡。是一種百分之百的唯心論。

(2) 蘇格拉底的知識即道德。——匹洛太格拉斯是以我爲基準，蘇格拉底則完全相反，是以人爲基準的。蘇格拉底以爲我們人都無知的，但是可以求到真知。所以他每每用對話使人覺悟自己的無知，然後又乘機促進其探求真理之心，使其知真理是普遍的，客觀的，正因爲真理是普遍的，客觀的，所以不能以個人的苦樂或主觀的見解來說明普遍

的真理。（蘇格拉底本人的著作不會留下來，現在所知道關於他的事情，都是由他的學生柏拉圖的對話集中所見）蘇格拉底以爲人生的目的，就在選擇並且實行普遍的善，而除去個人的善；這個普遍的善，是知識的要素，也是道德的要素。蘇格拉底以爲靈魂可以離肉體而存在，靈魂爲主，肉體是從，所以他曾被人誣陷爲以思想誘害青年，而慷慨服毒以死，大概與其人生觀有些關係吧。

(3) 柏拉圖——柏拉圖可以說是人生哲學蘇格拉底的嫡系。他只是把蘇格拉底的知識論擴大了。他以爲人生不過是一種觀念的一幻影。（因爲他是觀念論，他把這世界視爲觀念世界，人生自爲觀念之一幻影了）人學的目的，在於返於理性的生活，以加入美的觀念界。

(4) 亞力士多德——亞力士多德是集希臘哲學之大成的人，所以他對於後世的影響比任何希臘哲學家都大。他是柏拉圖的學生，但是他却不與柏拉圖一派。他以爲人生之最終目的，在獲得至善，所謂至善，即幸福。而所謂幸福，即與善之活動俱來

所生的滿足。而所謂善的活動，就是調和的活動，這是人生本具性能之現實。萬物的目的，都是想把潛在的可能性現實化，人性亦然。人性具有植物性，動物性及理性。換言之，就是人性具有獸性及神性道德。其他動物沒有道德，因為缺乏神性；神也沒有道德可言，因為缺乏獸性，人乃能作兩性之調和活動。又有理性為之制馭，於是成為至善的活。

(5) 犬儒學派——蘇格拉底之後分為主樂學派（後發展為愛比鳩綠派）及犬儒學派。犬儒學派主張扼制人類的慾望，以苦行達到目的，務使心不為外物所役。蘇格拉底本來說過，「毫無慾望，乃是神之屬性，儘量減少慾望，乃趨向神最近之路」。神即真理之代名詞。犬儒學派即此意之發展。

(6) 斯多亞派——斯多亞派的人生觀，可以二點說明：(1) 承認道德即智識，而他們所說的智識，是從行為產生的智識，不是學術思辯。當敵人衝破陣線，全市着火，只思辯而不救火是對的嗎？

(2) 道德是人生之唯一目標。又以人之主

要部分是理性，所以認為道德的生活，就是理性的生活。

(7) 愛比鳩綠派——希臘哲學中的快樂人生觀。他們說：「快樂是惟一的善。苦痛是惟一的惡」。然而他們以為精神的快樂優於肉體的快樂。他們說：「我們的生活目標，要免除痛苦免除恐慌，一俟我們達到此境，一切靈魂上的騷動，皆歸鎮靜。……但使我們不覺任何痛苦，我們當然不再須要快樂」。這是他們的快樂人生觀的總說明。

希臘哲學中的人生觀雖然可以分為若干派，歸納起來，則不過二派：一派是靜的人生觀，包括普遍性的人生觀，客觀性的人生觀，禁慾的人生觀。一派是動的人生觀，包括主行的人生觀，個人性的人生觀，主觀性的人生觀，快樂的人生觀。這兩派後來分途演進，由現實主義與惟名主義，進而變為近代的理性主義與經驗論。總而言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其間當然區別甚多，但是溯源追始，當祖希臘，則可知這兩大派希臘人生哲學的重要性了。

(B) 中古哲學之人生觀

哲學一至中古時代，已成爲神學之附庸。這個時期包括第九世紀至十五世紀一個長時期。其哲學缺乏創造，有似於中國之經學，所以在哲學史上稱爲經院哲學，或煩瑣哲學。這時最占勢力的就是基督教。宗教本爲統治者的副產物，其中以迷信爲骨肉，以「護國」（北京各寺院，幾無不加護國二字者，宗教與統治權之有聯帶關係，可以了然）爲內蘊。而且在西洋許多學者（如英國的拉伯特孫，美國的斯密司，德國的德祿士及加爾曹夫，法國的苦壽）都說基督教耶穌原無其人，日人幸德秋水亦著基督抹殺論，真相如何，不得而知，然即以其人生哲學而論，新約一書，所表之基本觀念在博愛，與中國所謂「推食食人，解衣衣人」，有一致之處。而其忍受今世之苦痛，以求享受天國之幸福，也是一種處世的方法，惟其迷信誤人，洵爲遺憾耳。且耶穌救世被人釘在十字架上，自然是種革命死難的精神，然而到了中世紀以來，基督教徒的禮拜堂上就豎着十字架，牧師的胸口也掛着十字架，造成中世紀的慘

無天日的黑暗時代，而十八世紀以後，竟然作爲帝國主義的先鋒，可見中世紀的哲學，已經完全掃除希臘文明的精神，完全易爲希伯來文化了。（中世紀的哲學完全在基督教手中，本文不欲鼓吹，所以雖有是處，也只好割愛，因爲基督教的哲學同基督教實在是兩件事，然而平常又分不開，猶之乎講儒家哲學，因而聯到道學家。基督講我們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許多外國牧師都講不出來。這猶如終日念佛，而不知佛是什麼一樣）。

(C) 近代哲學中的人生觀

(1) 實證主義的人生觀——近代因爲科學的進步，所以一切都尊重「事實的法則」。而尤以實證主義爲甚。所以實證主義自經孔德奠定基礎之後，其對於哲學的供獻，就是在於闡明物質的因果關係。在人事方面，也闡明其因果關係，可以說是科學方法之擴大應用。所以實證論者之人生觀，大抵出乎機械主義，自然主義。因爲照他們看來，人生不過是自然的一部，當然不能不受自然法則的支配。至於人生有何意義，價值，這些問題，都超乎我們

的經驗所能證明，所以一概不加討論。

(2) 功利主義的人生觀——功利主義以英國邊沁爲濫觴，其後穆勒父子繼之，遂成爲英國一種最有力的社會哲學。功利主義以快樂爲人生最高目的。不過他們所說的快樂，不是個人的快樂，乃是更圖謀他人的快樂，始算獲得快樂之最大量，一人之快樂其量甚小，所以不足言，必須最多，始可貴，所以他們的口號是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至於利己之後，何必又須利他，他們諸家的解說，也復不同。邊沁以爲由經驗知道，謀公益可以獲最大幸福。詹姆士穆勒則謂，因聯想的法則，可知人們視他人的幸福與自己的快樂相同。他們儘管解說未必一致，但是所謂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則完全一致。這種人生思想的影響，使人皆知顧及公益，結果可以使國家富強，英國就很受這種人生觀的影響。

(3) 唯物主義的人生觀——費爾巴說：「食物變成血液，血液變成心臟腦髓，思想及精神物質。所以食物就是人文及其思想之基礎」。這完全是一種唯物主義的人生觀。到了辯証的唯物論，唯物主義尤

其得到充分發展，「唯物史觀」。他們的基本思想是澈底的自由平等，他們的理想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們反對一切迷信，一切神，不相信任何神秘的事情，他們唯一的工具是科學。可是他們承認人類同其他動物不同，所以他們又極力挽救，免得墜於機械論。

(4) 進化論的人生觀——進化論自經達爾文，拉馬克，赫胥黎，斯賓塞等人奠定，哲學界，科學界，宗教界都起了空前的反應。這真是劃時代的功業。達爾文的進化論證明人從猿猴演變而成，遂使牧師們無法講舊約的創世記。到底科學戰勝神學，人們寧肯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猴子，而不願承認是上帝用土手捏的。赫胥黎則持存疑主義，以討論人生的歸宿。他嚴厲抨擊靈魂不滅之說，因爲沒有一點充分的証據。自從有了進化論，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的地位等等問題，都有了科學的澈底的解釋。而生物界的公律，「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物競天擇」，都可以用來解釋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所以近代人生哲學中之生物學派，無論如

何是不易撼動的。

(5) 超人主義的人生觀——在西洋以超人主義標榜的是尼采。他著有一部書名叫「札拉則斯特拉語錄」，把他的超人主義用象徵的筆法描寫出來。至於他的人生觀的理論上系統發表，則見於他的「悲劇的發生」一書。尼采拿兩個希臘的神代表他的思想：(一) 藝術之神亞波羅，(二) 酒神底奧尼索斯。亞波羅所代表的是觀念世界，是樂天的，幻想的，靜美的世界。酒神所代表的是意志的世界，是酣醉的，興奮的，衝動的世界。一般人因為感到人間苦惱，便藉藝術之神來安慰，其目的在用觀念替換苦惱，由觀念裏面希望幸福。但是這種希望等於水月鏡花，不可實現，這時只有用強烈的意志始可救濟。人生是變化的，在變化之中全賴意志得以統一。然而意志常伏有破壞的性質，同時也有創造的性質。尼采以為真正的人生，就是脫棄觀念的世界，代以意志的世界。這便是用最大的苦惱和努力，去發現人生的究竟。結果雖不免產生人生悲劇，然而此種悲劇，在藝術上則佔最高地位。所以悲劇是

最高的藝術，我們也應該極端贊美它。由悲劇的藝術所造成的人生，才是高貴的人生。兩種人生，平常的人是不易有的，只有超人才有，然而我們可以這種超人的生為最後鵠的。

(6) 悲觀主義的人生觀——這要以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為中堅。叔本華的人生哲學，受佛教影響很大。他以為生命只是無止境的競爭，嘗遍了種種苦難，結果一死總結一切。人生來就披上了枷鎖，使他不得自由，這個枷就是「生存慾」。創世主是最殘酷的，他不僅使人受罪，而且使人不願脫離苦海。生不過是死的準備，死是比生強的多。因為死後不記生時的苦惱。「如果你敲墓門問陳死人願否再生，他一定向你搖頭。」

(7) 實用主義者的人生觀——實用主義倡自皮耳士，完成擴大其說的是詹姆士和杜威。他們以為宇宙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真理的建立，則完全由於實際的人生。他們最大貢獻是「真理進化」的主張。他們以為世間的善惡美醜，也沒有一定的標準，就是真偽也不能分辨。其惟一價值，就是看它在

人生上所發生的實用的效果如何爲轉移，就是科學的法則，也要依人生行爲上所生的效果爲轉移。所以「人生」便是真理的建立者，世界的眞主宰。人生的價值就在乎此。實用主義又有一種奮鬥的人生觀。詹姆士作「信仰的意志」一文，就主張以信仰爲行爲的意志，沒有信仰，是不能破釜沉舟的幹。胡適之先生私淑杜威博士，自信是實用主義者，他的新詩「幹！幹！幹！」也正足表示他們的人生觀。

(8) 柏格森的人生觀——柏格森的哲學是融合實用主義與進化論而另創的新哲學。他的名著是「進化論」。他雖然引用進化的觀念，但是他却極力排斥達爾文進化論的機械觀。他以爲進化只有從創造活動始有可能，這種創造活動的根本是「生之衝動」，生之衝動，始爲宇宙的原動力。人在宇宙中，不過是全生命潮流中的細流。所以我們在生命進化之中，必須努力開展，人生的價值，也就不難發見。藝術可以捉住人生的眞髓，因此藝術是人生最可貴的事物。

(9) 脫爾斯泰的人生觀——凡是愛讀西洋小說

的人，沒有不知道這一個大小說家兼思想家的。脫爾斯泰把人生問題看的非常嚴肅，他的成書是無比的誠懇。他是舊俄的貴族，但是他極端憎惡貴族的奢侈罪惡生活，他爲了想了解勞動，會自己把犁耕田，他的小說充滿了偉大的思想和種種的生活相。他不但是個大小說家，而且是個大思想家。他的人生觀，是訴之於理性的。他最注意「愛」一個字。他以為從理性所發出來的愛，與普通的不同。普通的愛只是訴之情感，不是理性。譬如富貴之家，可以化幾塊錢一月，僱一個奶媽，在闊太太說他是痛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忘記她奪了人家小孩的奶，所以她的愛，是犧牲別人的愛而造成的。其他如政黨活動，男女三角戀愛，都不是眞愛。愛僅是合理的活動，沒有什麼偏依的，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所以他對於死的問題，也持着相似的態度，良心的人生，是不死的，這是眞正的人生。有生死的生命，是虛偽的人生。他的小說「三寸土」就說一個人無論如何買地，結果自己所占的也不過三寸土，就是指的那虛偽的人生，他的處世態度有名的是無抵抗主義。

他著了好幾篇很好的小說宣傳他的這種思想，以為無論暴力如何對你，你無須抵抗，終有一天，上帝會知道真理的，終究是你勝利的。這是種很錯誤的思想，對於社會進步有很大阻礙，我們是不能不知道的。

(10) 倭伊鏗的人生觀——倭伊鏗是專門研究人生哲學的，他著有「大思想家的人生觀」一本書，把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哲學史分析為六種型：(一)宗教，(二)內在唯心論，(三)自然主義，(四)知識主義，(五)社會主義，(六)個人主義。他對於這六種的批評是：從前的人，因為知識不開，所以都在宗教裏面找安心立命，以來世的虛無縹緲的希望，來安慰今生的苦惱。但是宗教所說的事情，都不是經驗所能證明，於是遂興起謝絕天國，自謀社會之改造的思想。所以宗教分明是不可靠的。至於內在唯心論，把生活基礎放在現實裏面，以為可以同精神交通，所以未免又太理想。這與宗教都與實際人生相去太遠，所以是最舊的人生觀。

自然主義否認宗教形而上學：宗教，是迷信；

形而上學是妄想。但是自然主義所尊重的科學，是否為精神要求所產生？如果不是精神要求，我們觀察自然，何由細繹理法？自然主義以為最確實的是直接經驗，(即感覺世界)而直接經驗也有不可靠的時候呢。

知識主義與自然主義相反，以為文明人是感覺生活漸次走向思考生活，——思想可以離感覺之直接約束而獨立發展，我們生活之得以改造，完全有賴於知識主義。這種說法，顯然錯誤，思想決不是空有形式而無實質。

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同之點，是都重人道。雖然同是重人道，個人主義偏重在個人，社會主義偏重在社會。社會主義在組織，個人主義在解放。倭伊鏗這兩種都有缺點。社會主義只顧外在條件的改善，失却內部生活。個人主義把自己直接與環境相對待，則不得擴張個人於全體。

倭伊鏗批評了這六派以後，自己提出他的精神生活論。以為欲發見人生之意義和價值，須把世界與人類調和，這種調和，非以精神的活動不為功，

這便成爲超越自然生活的精神生活。

(乙) 中國方面

(1) 老莊虛無主義的人生觀——先秦道家哲學有一個根本義，就是「法自然」。凡物皆有其自然之性；苟順其自然之性，當下就是幸福，不須外求。莊子的「逍遙遊」，不外乎這個意思。莊子以大鵬小鳥爲喻，郭象說：「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逍遙遊註）萬物如此，人類亦然。莊子馬蹄篇云：「維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夫至德之至，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如果有人想以人力改造自然，則人在天然境界中所享之幸福就要失掉。莊子比喻說：「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可續。」（駢拇篇）既無幸福，還有什麼生趣。

老莊又都最講個人修養，他們理想的人格，是

一片天機，有如赤子。老子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莊子大宗師說：「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人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莊子解故謂當作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那麼可知他們所理想的人格就是真人。

老莊的人生觀，是一種返樸主義，稱爲虛無主義，還是就着一般哲學史家的稱謂。

(2) 墨子功利主義的人生觀——墨子的哲學，和西洋邊沁的功利主義最相似。他對於社會國家道德宗教，都有計劃，也都是向着「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一個目標作去。他們的基本態度，可謂完全相同。邊沁說：

「天然使人類爲二種最上威權所統治，此二威權，即是快樂與苦痛，只此二威權，能指出人應作什麼，決定將做什麼。功利哲學，即承認人類服從

此二威權之事實，而以之爲哲學之基礎。此哲學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維持幸福。（道德與立法原理）。

墨子則易快樂與苦痛而爲利害：

『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

這是墨子派人生觀的基準。

墨子懸了這一個鵠的，——犧牲個人的幸福，謀天下之幸福——於是最崇尚節儉，（節用上中下篇）

又主節葬，（節葬上中下篇）反對戰爭，（非攻上中下篇），而以兼愛（兼愛篇）總其義。他恐怕他的主義不容易行，所以墨家提倡苦行。又恐怕天下人不能風從，於是明鬼，作天志等篇，以宗教的方法來行其道。所以墨子的人生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兼愛——非攻——節用——明鬼。

（3）儒家的安命主義人生觀——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同時在論語裏面可以找出許多安命的話來。如：『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知命不可以爲君子也。』孟子也說：『哭死而哀，非爲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中庸裏面也說：『君子居易以俟命。』

因爲安命，所以又進一步成爲達觀主義，這正合後世所謂達人安命一句話。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都可以看作安命進成的達觀主義的注脚。就是易經繫辭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儒家的安身立命的倫理是仁義。仁者人也，也就是種人道。孔子稱爲忠恕之道。義是是非。墨家講利害，是從利害上講是非；儒家講仁義，是從是非上講是非。所以一部論語，孔子同他的門徒所論的，都是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因爲重是非，所以不能不達觀。同時是非必須有標準，始有判斷之可能，於是產生『禮』及『正名』。所以禮治主義，和正名主義在儒家的人生觀和政治思想上，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禮治和正

名二主義之下，他們的行爲的結果是不可預期的，所以須要達觀主義。徒然的達觀，不足以安心，於是不得不採用安命主義。

(4) 楊朱快樂主義的人生觀——孟子說：「楊朱爲我」，後此，都把楊朱視爲惟我主義的代表，個人主義的極致。其實楊朱爲我固然不錯，而其人生觀，則是快樂主義的。他最重肉體快樂，因爲肉體快樂比較容易得到，他又認取最近的快樂，所以避免苦痛。

楊朱學派不顧什麼法律道德名譽這些東西。他說：「人之生也奚爲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厭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僇僇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

少，非所量也。」（列子，楊朱篇）這大有希臘哲學家西奧多羅氏所謂法律習慣乃因愚之同意而得存在之說略同。

不過楊朱並不是否認「美名爲吾人之所欲」。他只以爲名不是不可貴，但是虛爲其名，而實受其禍，則大可不必。再說美名之養成，很須時日，或者竟在死後，那麼目前所遭受的苦痛，即無法補償，而名在死後，更無所用。

孟子說：「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依楊朱的理論，他的主要目的，在得目前的快樂，所以即使現在取其一毛，明天與以天下，他也不幹。因爲拔一毛是目前痛苦，得天下是將來的希望。他以為我們應當力避目前的苦痛，不計將來之利益。

本於這種快樂主義，爲我主義，則楊朱人世的理想，也可以推想出來。楊朱是從道家泛衍出來的，他的哲學，還存着道家一種虛無主義的精神。他的理想人世是這樣的：

「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

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這種理論，乍見之下，很覺怪誕不合理，其實我們的歷史，種種戰亂混沌的局面，何莫非由於人之爭權奪利！（他們說的却是利天下），道家自來持着獨善其身的人生觀，不主張與世人競爭，所以他們反對自名聖賢之干預人事。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說：「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余無所用天下為」（逍遙遊）都有一條線索可尋。楊朱的見解，是更比較激烈，然而也可以看出道家的脈絡來。孟子的話，只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却不說「悉天下奉一身不取」，黨同伐異，是含着惡意的宣傳意味了。楊朱的人生觀，很相似希臘的伊壁鳩綠派，大概是互相看出來的。

（按楊朱學說，祇於列子一書見之。而列子一書的真偽問題，自宋代高似孫以後，迄姚際恒古今偽書考等書，均已證明係魏晉人偽託。最近北京大學教授馬叙倫亦作列子偽書考，引証確鑿。殆成定

案。今所論只依楊朱篇之理論，其人其書如何，於本文無關）。

（5）陶淵明的人生觀——中國哲學思想，走入兩漢，無甚重要關發，東漢王充，可謂是一個了不得的思想家，但是在人理想方面，沒有什麼高明。（他是命定論的人生觀）所以我覺得還是最好一概置之不論。然魏晉六朝亦多奇士，在人生見解上也多可觀。這裏面最出色的要推阮籍與陶淵明。阮籍猶不如淵明之清高沖澹。所以在這裏，只論淵明。

陶淵明的一生，非常簡單清澈，彷彿沒有一點渣滓。他表現他的人生觀最具體的是他的五柳先生傳，其實他的詩無往不表現他的人生觀。陶淵明的人生觀，我們不能稱他為遁世主義，因為他的詩中處處表現他的不消極。他的思想中包括着，道家的法自然主義，儒家的淑世主義。日本渡邊秀芳中國哲學史說：「他雖高蹈，又決不如竹林七賢之流於放達，七賢皆已背世，且深懷自利心，行為很多可卑可恥處，他則真是點滴也沒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雅量與修養，皆臻其極，內面生活極豐富。」

學問則取儒，道之長，渾然融合，無稍痕跡，施之於人格，詩趣上，都不假斧斤，作骨作血。」這是一段總論陶淵明很允當的話。

淵明的人生觀，一方面可以叫作適志主義。五柳先生傳裏面說：「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乎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他的歸田園詩有云：「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願無違。」

從另一方面說，他是樂自然主義。他的桃花源記，整個地表現出他的思想。他的歸去來辭可以說是他的人生哲學的自白。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他的歸田園

詩，也有「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之句，其愛好自然，可以知矣。然而陶淵明的根本思想，還是儒家的。中國秦漢以後，我以爲只有兩個人算得眞眞的儒家，一個是諸葛亮，一個是陶淵明。諸葛孔明的精力用在政治，陶淵明用在文學，他們都有種福至不喜，禍至不懼的任情去留的人生態度。

隋唐之後，即入宋明理學，及清之義理之學，在哲學方面偏於宇宙觀，輕於人生論，胡適之批評宋以來的理學說「第一，不近人情，第二，與人生沒大交涉，第三，氣象嚴厲，意氣陵人。」我不想從他們的哲學裏搜尋人生觀，我覺得他們沒有什好材料供給我們，所以即此打住。

餘論

哲學上本來沒有絕對是非，莊子說：「自其異者視者，則肝胆楚越，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皆一」正是這個道理。不過哲學家的思想，每有其失，有時失得太顯明離奇，我們讀書時，有時不免想到，何以像那樣聰明人會如此思索不周密？這就是人之「目盲。」楊朱之快樂主義，太不顧將來；墨子之功

利主義，又太為將來過慮。所以莊子天下篇批評他道：「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道理雖不能爭，有時也可以論，墨家之所以不傳，莊子所論，恐怕不為無因吧。

在論近代諸家人生觀的時候，羅素的人生觀，被我保留下來。因為我以為他的人生觀最為正確，最後介紹出來，作為不論的論衡。

羅素的人生觀，他有一本專書，就叫「我的人生觀」，現在我就把這書的大意寫在下面。

羅素的人生理想是良好的人生。所謂良好的人生，他下的定義是：「良好的人生，是受愛的引動，並受智識的指導的。」他提出愛和智識兩個成分，這

兩成分缺一不可。照他說：「有愛而沒有智識，或有智識而沒有愛，都不能產生良好的人生。中世紀時，村中疫癘流行，教士勸人們聚集教堂祈禱拯救，結果在擁擠的祈禱者羣中，傳染非常迅速。這是有愛而沒有智識的例。最近大戰，便是有智識而沒有愛的例，結果都是一大批的死亡。」

然而「愛與智識雖都必要，但愛是個較根本的。因為它引有智慧的人去求智識，求知怎樣謀所愛的人的福利。人們如沒有智識，將滿足於道聽途說，甚至愛之適足以害之，醫病或者就是我所說的一個好例。一個能幹的醫生，對於病人，較一個最忠實的朋友，更有用些。醫學智識的進步，較不精明的慈善家，要對於社會上健康有供獻些。」

這是他的人生觀的根本義。

其次他信仰正義，所謂正義，他指的一切人類都有平等的權利。因此他反對犧牲一部分人，滿足另一部分人。他說：「如欲以一部分人類為犧牲，企圖獲得他部分人類的安全——如法國人以德國人為犧牲，（這是指歐戰方停後的情形，今則不然）資本

家以勞動者爲犧牲，白種人以黃種人爲犧牲，之類，……這種方法，只是增加戰勝的團體的恐怖，怕義憤終會引起他們的反抗。只有正義纔能產生安全，所謂正義，我解作承認一切人類有同等的權利。」

他認爲僅僅解決個人的問題，不能產生良好的人生。

要建設良好的生活，我們須建設智慧，自制，與同情。

他認爲人完全是物質。人死之後，也無所謂靈魂。這是一段紀重要的話，現在引在下面，以結束這一篇論文。

『自然界本身便是無趣的。人是它的一部分。他的身體，如同別的物質，是由電子與原子構成的，而電子與原子據我們所知，也和非動植物部分的電子原子遵着同一的法則。有些人以爲生理學永不能用物理學的眼光去看！但是他們的論證不很能使人相信。我們還是認定他們錯誤爲妥。我們所謂「思想」，其靠着腦裏思路的組織，與旅程靠着公路或鐵路一

樣。思想時所用的能力，如有化學的來源：例如缺乏了碘，可使聰明的人變成白痴，心的現象，如與物質的組織連結着。這些如屬確實，我們殊不能設想一個孤獨的電子或原子能「思想」，正如我們不能設想一個人能作足球比賽。我們也不能設想人身體死後還有思想殘存。因爲身體的死，毀滅了腦的組織，並且消散了利用思想的能力。』

上面雖然介紹了若干家的人生觀，我覺得都沒有像羅素的這樣健全的。

其實人生本來是個假設，要平地起樓台。莎士比亞曾說「世界一大舞台」，中國也有「人生如戲」的話。既然定下一本戲，我們是要唱的，而且要好的唱才對。如果必須問人生有什麼價值，這便是呆話，人只爲了生，就有價值，否則沒有價值，就似戲劇，你演才有價值，不演就沒有價值，沒有戲而問戲的價值，是等於空論。所以我認爲厭世主義是不好的，「因爲它否定人生！」沒有人生什麼都沒有。

然而厭世主義也自有其存在之價值。因爲人生

慾的前進，必然不能一往無阻。有阻礙就產生了人生的苦悶煩惱。厭世主義者，多半把人生的苦悶，看的清清楚楚，以苦惱衝快活，生不如死，所以產生厭世主義或超世主義。釋迦牟尼作太子的時候，第一次出遊看見農人辛勤，赤日炙背，汗滴禾下土；又看見牛糜犁端，血出下流，心動情搖，不能自己。第二次出遊，在城東門遇見老人。第三次南門遇見病人。第四次西門遇見死人。愈益悲痛。於是感到人生虛幻，遂毅然擺脫人生慾，直接達到涅槃，把快樂之境，寄記來世。所謂生老病死四苦諦，在人生，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擺脫的。可是其中消息，也就在「苦」的一個根本觀念。如果你不把那些事認為苦，也許就不苦了。假設我們把吃一番苦所得的結果，比作畫家作畫前所受的苦痛，其結果是一件收穫和勝利；或者比作遊覽天下的山水，雖然受了些苦痛，但是有勝景寓目，那麼其苦自然不苦了。所以觀念也可以決定我們的態度。樂觀主義者則往往陷於淺薄而乏深刻，甚至流於享樂主義，爭名奪利的事情多半是他們去幹，他們的心，永遠似激湍，沒有淨波，所以工作多半作不好。然而他們肯定人生，他們是健康的，人類幸賴他們得以繁榮。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這是一種自然主義，靜觀主義的人生觀。科學的人生觀，

應當包括羅素的人生觀，和靜觀的人生觀。然而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人類對於自然必須謀適存，就是對於同是人類之中，也要爭生存。巴米爾臨死時面叱譏罕默德說：「你應該勝利！世界原來是為強暴者而創造的！」所以一種鬥爭的人生觀，也不可漠視。

至於人生的價值問題，是不必問別人的。你認為人生有價值，它就有價值；你認為沒有價值，它就沒有價值。我們應當只問耕耘，莫問收穫。定要追求人生價值，實即等於作繭自縛。然而一種嚴肅的人生觀可必須創立。蘇格拉底臨死，諄諄囑咐他的學生，把他欠的一隻鷄錢還了。中國論語上有一「見危授命」。宋明理學家我們雖然不贊成，但是他們那種見危授命的精神，也得以令人佩服。

「人生，有戲唱，嫌騷擾；沒有戲唱，又嫌太寂寞！」美滿的人生，從來沒有，然而大家都須有個理想，作為人生的指南針。為了達到一種目的，往往有「求全之毀」，此古今之所同慨，亦即吾之所以蠟廬徘徊也！



清代土地制度名辭攷（中）

崇雪廬

第四節 免丈土地

光緒會典，以『甘肅四川之番戶，雲南之夷戶地，爲免丈田』，乃因番夷田地，皆計戶納糧，故免丈其地，然在事實上攷之，則免丈田之種類，不若是之簡單，其大略，可分之爲『不丈不科』，『科而不丈』，『丈而不科』，三大類，茲分述之如下：

（甲）不丈不科之土地。不丈不科，即凡前代之耕田，或永未耕懇之荒地，因當時法令，軍事，神社，風水等關係，不論地產爲國有或公有，或民有，封而禁之，不准耕種，及建築，砍伐，遊獵者，皆是也；因此種田土，爲永遠封禁不用，故戶部不施丈量，而無科賦，光緒會典所謂之『封禁田』者，即此，其種可因性質之不同，別之爲二。

（子）『龍興地』 如咸豐朝以前之奉天吉林

黑龍江三省全部，因爲滿洲發祥建極關係，尊爲『龍興聖地』，僅稱奉天曰『盛京』，吉黑二地曰『烏拉』，而盛京與烏拉之合稱，則曰『關東』，『關外』，無『行省』之名詞也，關東既非行省，故除奉天府，及濱海之金遼海蓋等州縣外，無府道州縣之設置，其都會之名稱，則呼之曰『城』，如『盛京十四城』，『薩哈連烏拉六城』，……等是也，（薩哈連烏拉即黑龍江），府道州縣之名詞即無，則地方官府之組織，一律爲旗制，由將軍率各副都統總管，城守禦，防守禦，參領，佐領，協領，分治各城之土地，保守未入關前之部落狀態，其行政之人選，除少數蒙古漢軍旗人外，其大多數皆爲皇族之宗室人，及滿

洲旗人，其本地之人民，則除少數漢籍商人，及遣配徒流之漢籍犯人外，其多數皆爲滿，蒙，漢，包衣，四種之旗人，尤以滿旗佔十分之七八。據上述觀之，則道咸以前之關東三省，除奉天附近各州縣外，其他，乃爲清一色之八旗故鄉也。因上述關係，在種族立場上言之，是以絕對不容關內漢人，尤其是江南人，出關墾荒；因此清廷對於關東，稱之曰禁地，不容關內人流落居住，或窺視也；此爲龍興地之封禁。在種族上之關係者，清之入關得天下，全仗旗兵，而旗族則自清帝下，（帝隸鑲黃旗）及兵弁，大半皆關東人，其入關也，乃傾國西上而南下，康熙乾三朝，又因連年征伐，致關東留守之旗族，又秦半入關，關東三省，在未入關前，已地廣人稀，及數次徵調，龍興之地，已成空場，入關之旗族，遍佈華北，及華中華南，視中原爲樂土，而故鄉之根據地，則因田園坟墓之所在，及軍事上進取退守之方略，故關東故鄉，不能容漢人據有，致使滿人無家可歸，此爲龍興地之封禁，在國策上之關係者，清廷以滿族君臨漢土，爲保持固有塞上驃

騎雄勁之風氣計，最忌滿人漢化，觀雍乾嘉三朝，對於內廷皇子，及八旗官兵之改服飾，及學書生弄文墨之戒誥諭旨，即可知之，假使中原漢人，盡移關外，則滿洲固有風俗及血統，必皆漢化，弗待辛亥，而鼎早革矣。此爲龍興地之封禁，在風俗血統上之關係者。此三者，乃清代龍興地，列爲封禁理由之最大者，因上述之三種理由，故關東三省之土地，在道咸以前，除旗人原有之耕地，校場，牧場，及少數尼堪地，（即漢人所有者）罪流犯人之屯田地，王公府及京師八旗勳舊之莊田，皇室之皇糧莊園地，以及參，貂，等國有之山場外，其他之大部分草原荒地，皆封而禁之，任其荒蕪棄置，恒百十里不見人烟，不聞鷄犬，如長白西清氏（清鄂爾泰曾孫）之黑龍江外紀所載：「自齊齊哈爾東南至呼蘭，東北至黑龍江城，按站計程，皆八百里，此外別有捷徑，約近大半，然通呼蘭者，行旅弗絕，通黑龍江者，終歲無一人，所以然者，呼蘭道中，蒙古家可以借宿，黑龍江城則深山密藪，寂無人跡也……」又曰：「齊齊哈爾城，自卜奎站東南行；

凡八站，東北行，……凡二站，以上共八站，謂之下站，自下站之寧年站，……至黑龍江城，凡十站，曰上站，……上下站壯丁，自爲村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過客，亦有開私店者，過此，則黃沙極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聞雞犬聲，不能也，（各站相距自四十三里，至八十五里不等，各站之壯丁，即永不赦回之犯人裔也，）金息侯之黑龍江疆域志叙，亦常言之，按黑龍江外紀，著自嘉慶十五年，（向無刊本，何秋濤抄一部，爲黃彭年得去，光緒二十年，始由樞城蕭穆時刊印，）時黑龍江已有墾官荒者，其土地荒涼尙如此，若雍乾以上，則更可知矣。

（丑）『風水地』 風水地，最著名者分三部，（1）曰『鎮山地』，鎮山，即長白山也，古稱醫巫閭，山海經曰『黑水之南，有巫山，』又爾雅釋地曰，『東方之美者，有醫巫閭之珣玕琪焉，』又釋地註曰，『醫巫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玕琪，玉石也。清稗類鈔曰：『長白山產石，三奇峯下多五色，鮮妍光潤，黑者尤佳；黑石河產黑石，黑精石，光

潤堅潔；大者如車輪，星星石，在避風山南，石圓大，夜有光，故曰星星石夜光石，白色有銀絲，體輕能浮水面，入夜擲地，有火光色，淡如曉星……』（瓜圃老人之瓜圃述異，亦曾言夜光石事，）按上述，則醫巫閭即長白山，在古時，已有名矣，而清代則分之爲兩事，謂醫巫閭，爲北鎮，祭於盛京廣寧縣，長白山，則祭於黑龍江，（見會典）清代稱長白山，爲發祥之地，非僅因盛京爲陪都，爲王室所基，比於古之南陽豐沛也；乃因神鵲朱果，天女誕聖之瑞也，（謂長白山有神女，浴於池，因吞朱果，而誕清祖，）故長白山上之天池，（松花，鴨綠，圖們三江發源地，）及布爾瑚里池，（俗曰元池爲傳天女浴此池旁生朱果吞而生子即清祖也）洗兒石，（在天池旁爲天女洗兒處）長白山神祠等處，在清代，皆尊之爲聖地。瓜圃述異云：『長白山，初無人至，康熙年，特遣大臣吳木納，亦僅山麓遙祭而已，余遷設治時，委員劉建封，始獨造其極，繪圖攝影，奏呈御覽……』又曰：『余奏請立天女廟於長白山，劉委員監工建造，費三千金，劉復

立石於天池，題曰：天女降浴處，而自書款，曰天池釣叟，省吏斥爲不敬，將參辦，余解之始免，……『蓋天女廟，爲宣統三年，息侯少保所奏建者，（其劉委員，即著江岡誌略之劉大同先生，惜吾未見其書，未能引以爲斯篇之考證也，）長白山，在清代之尊爲聖地，以『長白山靈蹟圖說進呈册跋，』叙之最詳，即瓜圃述異，所謂『繪圖攝影奏呈御覽……』者，其文曰：『宣統三年，春王正月，東三省總督，臣錫良，恭請敕建神祠於長白山，以昭靈蹟，並進山景全圖，具摺奏稱，竊長白山，乃國家山發祥之地，鴨綠圖們松花三江，皆導源於是，東達日，而南連韓，爲今日中外國界所關，我朝誕膺景命，備迓天庥，神鵲朱果，紛紛蔽蕤之符，天池龍岡，磅礴蜿蜒之氣，聲靈有赫，馮翼無疆，舊備天女降臨，聖神載誕，浴池靈蹟，實在布勒瑚里，居中位而定一尊，絕地通天，人蹟罕至，自奉聖祖仁皇帝諭，遣內大臣興羅吳木納等，看驗遙祭之後，百年神秘，悠久莫宣，近以籌邊設治，長白安圖分設府縣，臣前委員勘查國界，特飭調查山境，攝影

全圖，嗣經記名副都統，奉天旗務處總辦，臣金梁，具圖貼說，呈送前來，臣敬謹捧觀，詳稽聖蹟……（中略）……竊考金時，封長白山神爲興國靈應王，即其山北地，建廟宇，又册爲開天宏聖帝，本朝康熙十七年，尊爲長白山之神，歲時致祭，崇報特隆，今擬恭請敕建神祠於布勒瑚里，名爲敕建長白山之神之祠，以保靈區，而昭聖蹟，查東省邊防孔亟，國界待勘，黑水白山，正天之所以限中外，今誠建設神祠，立碑正界，旣以明主權之有在，亦足爲界務之先徵，如蒙俞允，當由臣飭令興工修建，早觀厥成，庶皇圖鞏固，合神契而耀神符，聖輿莊嚴，隆上都而光萬國，山川毓秀，河獄効靈，而一祠千秋，與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基，並垂百世矣，……（下略）』綜觀上述，可知自長山在清代（尤其是中葉以前）之如何尊重矣。因以山爲誕祥之地，故凡山周百餘里內，凡採樵，興建，開礦，立窰，種植，因聖地風水關係，皆爲不許，非如共和後之毫無禁忌者；即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爲貢呈東珠，而捕蚌之珠軒，在長白江源近處，亦有限制

，僅此，可知其封禁之程度如何也。(2)曰「陵寢地」，清代陵寢附近土地，亦因尊崇及風水而封禁，其區域，則更廣，如河北省遵化州，昌瑞山之東陵，在禁地墳內，不獨興建，開礦，立窯，墾種，爲所不許，即附近人民偷砍樹株，焚燒野草，亦置重刑；其區域，則遵化，薊州，密雲，平谷，灤平，各州縣之臨近陵山者，皆在禁地內，然此，乃指禁地四周之「海樹」言，若禁地內圍之儀行樹，則更嚴厲矣，民國後，「東陵林墾督辦」，應運而生，其禁始解，然黃樁以內，尙不能行，上述爲東陵，其他若河北易縣（易州）永寧山之西陵，及盛京啓運山之永陵，天柱山之福陵，隆業山之昭陵等陵地之封禁，亦如之，此爲陵寢地，因風水而封禁者也。

(3)曰「圍場地」，圍場地，分御圍，旗圍，二種，如熱河木蘭圍場，乃御圍也，如欽定六部處分則例載：「圍場南面西面，係灤平，豐寧二縣，及承德府管轄，由東南面迤邐至北面，係喀拉沁，翁牛特，巴林，蒙古旗地，其民人，屬平泉州赤峯縣管轄，北面係克什克騰蒙古旗地，西北面，係察哈爾正

藍旗地，該處民人，東附於赤峯縣，西附於多倫諾廳，如有附近居民，潛入圍場界，偷打牲獸，盜砍木植，失察之該管府廳州縣官，按人犯罪名輕重議處……」，打牲砍木，尙且不許，若墾種，則更難矣，此爲御圍場地之封禁，然圍場廳（即民國時代之圍場縣）成立後，圍場四周之墾務，已漸盛，蓋已弛禁也；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之八旗圍場，乃旗圍也，東華錄載：「同治七年，九月癸卯，奉上諭，軍機大臣，神機營王大臣，奏請東三省舉行冬圍等語，向來奉天吉林，均有圍場，每屆冬季，由各該將軍等，統領官兵，進山圍獵，黑龍江亦如之，自軍興以來，行圍之事，久已停止，今各省軍務漸就肅清，東三省官兵，陸續凱撤回旗，正宜及時舉行圍獵，以復舊制……」，此即東省八旗圍場之旗圍也。此種土地，不獨因風水，且爲旗兵習武計，及爲清廷貢野味，其封禁更嚴，然在光緒初葉前，則所謂旗圍地，皆已開禁，如光緒七年，吉林將軍銘安奏曰：「……吉林伊通之南，爲圍場，再南，爲奉天圍場，又南，始爲山獸滋生

之所，自奉天放荒，人煙日稠，山獸遠避，斷不能

地畝也。

越境而直至吉林圍場，每逢捕打貢鮮，竟無所獲，臣

(寅)(川邊番戶地)，乃四川邊境西康等處，番人所墾之地也。

等，伏念圍場，原為採捕，今山獸不至，未便如前

(卯)(金番降戶地)，乃乾隆朝戡定大小金川時，所賜降戶之地畝也。

封禁，請照奉天開放圍場原案，一律招佃認領墾種

上述四者，在名詞上，雖相彷彿，而歷史，則各異，因此詳細之分類，亦不同，如(子)「甘邊

，以利民業，而裕餉源……」此即旗圍解禁之尾

番戶地」，番戶二字，乃包含，回，番，纏，西蒙，藏衛，五族人言；此五族人之耕種官地者，即前述

聲耳。(4)曰「形勝地」，即欽天監迷信家，所謂

之「屯田」。又漢人所有之民地，招番人佃墾者，即前述之「番佃地」乃為純粹之民產土地，皆不在「科而

「南方有王氣之地，不利朝廷，應封禁之」者也，如

不丈」之內，若番人自有之番地，及山內之山田草地，此種地畝，為番人之祖遺不動產，按例，應向其

光緒會典所謂，「江西廣信府屬，銅塘山中，零星地

徵賦糧，然自康雍後，征西藏，定廓爾喀，戡青海，平回疆，時京旗大兵過境，舊有恭備「烏拉」之例

畝，浙江象山縣之大南田，小南田，樊曠，鶉鳩

，烏拉云者，即徵番丁，以作響導運輸之役也，徵丁之法，以戶計，無大小，每戶皆出一丁，然無產

頭，大佛頭，大月曠，箸魚山等荒田，皆永遠封禁

(即耕田)之番戶，男丁在二人以上者，准以一丁就徵，其有產之番戶，無論有無男丁，則皆按戶徵糧，

，曰封禁田」者，是也，然封禁之原田，是否因

「王氣」之迷信傳說，或另有他因，則無確證矣。

(乙)科而不丈之土地。科而不丈之地畝，因

所科者，不以地計，故其地，乃免丈，此種地畝，多在西南苗疆，台灣雖亦有之，而甚少，內地則不見也，其類可別之為五：

(子)(甘邊番戶地)，乃甘肅，新疆等省

邊境之纏人，番人，所墾之地畝也。

(丑)(雲南夷戶地)，乃雲南番苗所墾之

名曰「番戶糧」，而其所種之田產，果有多少，則不遑計及，蓋此種番戶地，乃以戶爲科，故其地，始免丈焉。其（丑）節之「雲南夷戶地」，及（寅）節之「川邊番戶地」，亦如之，不過其歷史，分新糧，舊糧二種，舊糧，乃宋明時所遺之夷戶地，其新糧，則吳三桂據滇，及雍乾征苗時所定，其（卯）節之「金番降戶地」，乃平定大小金川後，留兵屯戍，其承差戍營之番人，各給番田若干，以爲承差之代價，其田，曰「養贍地」，其攢拉，美諾，巴朗，資哩，谷噶，馬尼，絨布，羅博湖普，遜克宗，拉木山梁，日則，了口，默格爾，嶺梁，康薩爾，木思工噶，遜克爾宗，舊則大海，昆色拉枯，勒圍，西里，科布曲，索隆古，噶拉依……等處降番亦各給番地，名曰「降戶地」，上述養贍地之番戶，若銷除軍冊，及年老退役者，則降戶地各番戶，同皆按戶徵糧，其地，則不丈不科。

（丙）丈而不科之土地。即僅丈量其地之畝數，以明疆界，而不科賦之者也，其類有三：

（子）曰「片段地」片段地，即零星片地，

不成段落，而畝數太少，不能計賦者也；戶部免科事例，稱之爲「零星地」，會典則曰「畸零地」，其種有二：（1）曰「額外地」，俗曰「方磚田」，言其所佔之面積之小，僅及一磚，不足升科之資格者也，然其面積，以若干爲免科之限制，則各省不同，甚或同在一省內之各縣，亦異其制，如會典所謂之「直隸江西，不及二畝，福建及蘇州等處，不及一畝，浙江及江甯等處，不及三畝，陝西不及五畝，安徽湖北湖南貴州等處之水田，不及一畝，旱田不及三畝，河南土地不及一畝，中地不及五畝，山東則土地不及一畝，山西下地不及十畝，廣西則上水田，不及一畝，上旱田，不及三畝，下水田，不及五畝，下旱田，不及十畝，四川則上田中地，不及五分，及下田上地，與下田中地，不及一畝，皆永遠免科……者，是也。故京郊農村，有「一畝九分九，贓官不伸手」之諺，乃言一畝九分九，雖欠一分，而不足升科之數，縣官雖貪，亦不敢勒索也。（2）曰「屋基地」，此種地畝，在北京近郊甚多，尤其是附近城門之關廂，所在皆是，民國後，則

內城如北城根一帶，及外城之東西兩便門內八旗營房一帶，亦有之矣。此種地主，分三類，曰「房基線地」，乃住戶門外，及左右房後，附近牆角處，闢數尺隙地，種花草，或菜蔬，日久，則地逾廣，而所種亦多，乃鑿井築圍，儼然麥田，或菜圃矣，此種多在郊外。曰「宅基地」，乃廢園或巨宅，主人勢窮，而屋漸頹，因無力新築之，乃先售木料，再拆破磚碎瓦，而賣之，名曰「賣拆貨」，拆賣畢，屋已平，而庭院頓成廣場，房主人，乃闢畦地，墾耕之，或闢或田，因執有房契在，且四周有院牆，官府不能干涉之，及年久，院牆無，則此昔日之名園或巨邸，已成阡陌縱橫之良田矣；今北京北城根，及外城東西兩便門內之地，皆爲此類，而西郊海淀一帶，則更多。曰「官房地」，簡言之，即京師各城門關廂左右之清代八旗營房，及西郊藍靛廠外火器營之舊營房，以及香山健銳營，六郎莊精捷營，圓明園之八旗內府兩營房之一般窮旗人，房倒不能修，乃墾地而爲農，因此種地，爲營產，其人則營兵，故無論墾若干，如在營房界限內，官府不能問

也。上述三者，其地雖農田，然因地之來源，爲房基，又因地主，持有正式之契據，僅能丈其地爲若干，不能勒令升科，若地過少，則丈亦免焉。

(丑)曰「恩免地」即因土地受災，不易恢復原狀，而免科者也，其類有四，(1)曰「沙壓地」，沙壓地者，即河水衝田，而沙壓田上者，是也；如嘉慶六年，永定滹沱河並溢，畿輔九十餘州縣，皆被災，仁宗諭戶部曰，「水衝沙壓，應行減豁之處，據實奏聞，……」是年，乃免曹單二縣沙壓地八百頃，十三年，免河南溫孟陝州，沙壓地四百餘頃，……者，是也，(上述見皇朝通考及會典事例)然「免」者，雖作永免科賦解，若水退泥淤，地質轉瘠爲良，或地被沙壓，經數年後，又恢復原狀，則再丈而科之，故沙壓地之免科，以地質是否恢復原狀爲限也。(2)曰「頭尾地」，頭尾云者，即山頭河尾等零星地也，如光緒會典載：「……雲南之山頭地角，水濱河尾，廣東之崎零沙地，高州，雷州，廉州三府之山場荒地，皆不論畝，概免科。是也，此種地畝之免科，始自乾隆三十一年，如

高宗實錄，及聖朝通考載：『乾隆三十一年，奉上諭，滇省，山多田少，可耕之地，俱經墾闢，惟山麓河濱，尚有曠土，貧民耕種，以供食，定例，山頭地角三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濱河尾二畝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升科，第念此等零星地土，本與沃壤不同，倘地方官，經理不善，丈量查勘，恐吏胥從中滋擾，嗣後，滇省山頭地角，水濱河尾，俱聽民耕種，概免升科，……』蓋在乾隆三十一年前，此種頭尾地，皆與片段地同科也。(3)

(1)曰『廢灘地』，廢灘二字，爲兩事，廢即『廢棄地』，灘即『河灘地』也，天恩紀盛載，謂『廢灘，乃沿河灘地之不能耕種者，……』此說大誤，如高宗實錄載：『乾隆五十四年，豁免山東曹縣，利津，壽光，三縣廢地，五百九十餘頃，河南蘭陽考城，積年堤浸柳佔地，銀九千八百餘兩，五十七年，免河南蘭陽儀封五縣，臨河新灘地，四千九百餘頃，……』據此，可知堤浸柳佔，與廢地，爲一事，其河灘，則又爲一事也。(4)曰『窪瘠地』，窪瘠地，分四種。A，曰『沙邱地』，即會典所謂之『奉天……』

……山岡土阜……』者，是也，山岡土阜之地質佳者，亦稱沃壤，惟關外者，則土內挾沙，故曰『沙邱』，此瘠地也。B，曰『河幫地』，即會典所謂之『奉天……』河濱海窪……』者，是也，此爲屬於窪地者。C，曰『衝陷地』，衝分潮衝水衝二種，及坍陷不坍陷之別，如熙朝紀政曰：『乾隆九年，免四川水決田，百九十餘頃，……』此河決而被水衝者也；又『乾隆十八年，免台灣風潮衝陷田園，五百五十餘甲……』此爲被潮水衝而又坍陷者也，又『乾隆二十九年，免漢陽縣坍田，五百餘頃……』此則爲江水衝坍者，又『乾隆五十二年，除河南水衝地，百餘頃，……』此爲被河水衝而未坍者，又『乾隆五十三年，免山西五台五州縣，水坍地，百七十餘頃，浙江仁和錢塘水坍地，五十餘頃……』此則又爲衝坍者也。D，曰『淤涸地』，淤涸，即江河兩岸，泥淤及涸出之地，然水勢洶逆之江河，沿岸大半，皆淹涸無常，今年爲淤泥地，至明年已爲涸出之沃壤，再越一年，則又淹沒，甚或舊淤未涸，而河又決矣，故此種地，在乾隆朝以後，一概免賦，而在乾隆元

年以前，則與沃壤同科，故清初葉之田賦名詞中，有『有糧無地』一語，即潤出之地，升科後，而又淹沒，地雖無，而糧則照例徵之也。

(寅)曰「祭祀地」，祭祀地者，即祭田也，分四種：(1)曰「神社地」，即各省之社稷壇，嶽，鎮，海，瀆，山，川，等神祇壇，及忠義祠，孝梯祠……等祠堂，各州縣之厲壇城隍，孔廟……等，之祭田也，(2)曰「官祭地」，即各省古代帝王陵寢，及衍聖公祭田，林地，廟宅基地，復聖，宗聖，亞聖，以及先賢仲氏之祭田，墓田，廟宅等基地，皆是也，因此種田地，出自御賜，故曰「官祭地」。(3)曰「民祭地」，即士民私有之祖祠，墳墓……等祭田也。(4)曰「香火地」，即民間寺廟之御賜，官撥，及人民施捨而來之香火地也。

第三章 屬於八旗直轄之官有土地

第一節 八旗官地

在勝朝遜位二十八年後之今日，而欲暢談「旗地」，在非旗族人視之，彷彿有一部二十四史，無從說起之慨，其實，若從「旗地」根本上之「分配法」研探

之，再與旗族組織上之系統，隸屬關係相對照，則「旗地」之所以為「旗地」，乃一極簡單之問題，不過欲研求此問題，若不先將旗族系統弄清，雖有極豐富之典志官書，與檔案作材料，則張冠李戴之笑柄，誠不能免也，茲為讀者易於明瞭起見，先將旗族系統，與旗地圈地之分別，述於下：

(甲) 八旗系統與旗地之關係

清代雖起自遊牧部落，因地廣人稀，故自古即為全國皆兵之徵兵制度者，不過今之徵兵，為「有期的」，即入伍退伍，皆有一定年限，而清之徵兵，為「無期的」，乃男丁自誕生日起，即編入軍籍，不至蓋棺後，不能脫離營伍關係，蓋今之東西各國徵兵，以「人」為本位，清則以「戶」為本位，如日本之入伍男子，若退役鄉居，曰「在鄉軍人」，而清之旗兵，則不論入伍不入伍，一律稱之曰「在旗軍戶」，此名辭，不但表示以戶為本位，其在「旗」二字，則已明白宣示，凡旗人，不論入伍否，皆永遠不能與「旗」脫離關係，而為鄉居之平民也；因有此種關係，故上迄清帝，及各皇族，下至八旗軍戶，與隸入三旗之內務府包衣人，及下五旗之王公府包衣人，皆編

入清一色之八旗軍戶內，因此「旗人」二字之名稱，非爲八旗人專用之名辭，其清帝，王貝勒，包衣人等，皆旗人也，曩端郡王載漪，任宗人府左宗人時，每遇旗官稟事，輒曰：「你們旗人如何……」，禮親王世鐸，時任宗令，頗惡之，嘗密告曰：「他們是旗人，咱們是什麼呀？我可是正紅旗人」，未幾即有「載漪暫署鑲黃旗滿洲都統」之諭旨，履任之日，端閱戶口冊，見第一甲喇內第一佐領之戶口冊，爲黃皮，（平常皆白紙）書曰「佐領上」，（通常皆書佐領下，即某一佐領之屬下軍戶也），異之，啟而視，則首頁第一軍戶，爲「當今皇帝一位」，乃以所見告禮邸，禮笑曰：「明白啦！」未三日，即奉旨以慶密親王奕劻，補鑲黃滿都統，而調端爲鑲藍滿都統，蓋名望未孚，不能統首旗也。上述，乃聆伊文直公言者，讀此，可知清制，雖帝室，亦隸軍清冊，其他如王公，則更可知，因此，清代之王公藩府，有「八旗宗室王公」之稱號，清帝及王公之隸軍籍，然不與八旗官兵同伍，乃於各滿旗之佐領缺內，另設宗室佐領若干，以統轄之，其王公之族人，則曰

「八旗宗室人」，又清制之包衣，譯言爲奴僕，乃由關外時代之宮中奴戶（即尼堪也）降戶，俘擄，及入關後之逆裔，官犯，以及漢人之供奉內廷者，合組而成，此種包衣人，亦分編於八旗內，然編入鑲黃，正黃，正白，之包衣人，以供奉內廷爲專職，名曰「上三旗包衣」，即俗呼之「內務三旗人」，乃清帝之御用奴僕也；其編入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之包衣人，以供奉各王公府爲專職，名曰「下五旗包衣」，即俗呼之「府包衣」，乃王公使用之奴僕也；上述之「上三」與「下五」兩種包衣人，統呼之曰「八旗包衣人」。按上所述，則清代八旗之系統，乃帝室，八旗宗室人，八旗官兵，八旗包衣，四者所組成，然君主時代，以帝室爲無上至尊之神聖，按階級論，不能與臣下並列，故在理由上，凡八旗所轄之土地，皆應稱之曰「旗地」，即帝室之皇糧地，亦應在此範圍內，而事實，則因君臣名分關係，將帝室之皇糧地，於「旗地」之外，另立一格，名曰「皇莊」，不在八旗之「旗地」內，另由內務府管理之，據此，則擁有「旗地」名義之資格者，僅八旗宗室人，八旗

官兵，八旗包衣而已，然上三旗包衣人，所受賞之「旗地」，不出自旗下，乃由內務府撥賞，其下五旗包衣人，所受賞之「旗地」，亦不出自旗下，乃由所隸之府邸主人撥給，因是，此兩種人，在嚴格上論之，已無直接受賞「旗地」之名義，故擁有「旗地」名義之資格者，在事實上，僅八旗宗室及八旗官兵兩種人也。又清代之宗室地畝，有四大界限：（1）

因分府後受封，清帝自內務府皇莊內，撥地若干，以爲受封者之基本產業，名曰「上賞八旗宗室王公莊園地」。（2）因建立戰勳，命戶部將沒收入官之旗地，賞賜之，名曰「上賞八旗宗室王公旗地」。（3）因王公之始祖，爲開國時之豐沛勳胄，因而將圈佔明廷之地畝賞賜之者，名曰「上賞八旗從龍宗室王公圈地」。（4）內地漢人，因欲附隸於王公府門下，以求庇護，乃携自置之祖遺田地，呈獻於王公作孝敬，情願爲投充之府奴，此種人，爲「帶地投主」之「民包衣」，其地，一撥入府主掌中，即更名曰「八旗宗室王公投充旗地」。上述四種，除第（2）（3），爲真正之「八旗旗地」，其餘，雖有「旗地」

之名，而因第（1）之「上賞莊園地」爲皇產，清帝有收回權，其第（4）之「投充旗地」，爲府主私產，府主有自由典售於漢人權，故不能與「旗地」相提並論也。綜觀以上所述，可知清代之「旗地」一名辭，乃八旗直轄之「旗人土地」之簡稱，與八旗直轄之「旗地」，又因土地來源之性質不同，有「旗」「圈」之異稱，其詳如下述：

（乙）旗地與圈地之分別

旗地與圈地之分別，有二說，就「旗制」的系統論，則旗地爲旗人之田產，而圈地亦爲旗地之田產，既是同爲旗人之田產，則旗地與圈地在系統上，並沒多大分別，故通常稱旗地，皆旗圈二字並用，有「旗圈地」之名辭。然在土地來源的性質上論之，則旗地與圈地，爲兩件事，將明朝的無主或有主之民田，或官產土地，以朝廷勢力，圈佔而來，分給旗人享受者，曰「圈地」，簡言之，圈字，即佔領的變名辭，若圈地分給旗人後，又由旗人某甲，將所領之圈地，價售於旗人某乙，則某乙所購之地，雖爲真正圈地，而因某乙業已破費私財，經買賣

的手續，列爲私產，則圈佔二字的名義，已不存在，是爲『過手旗地』，統言之，即經過互相買賣之旗地，非由圈佔而來者也，又旗人，因建殊勳，蒙清帝將內府皇莊，或犯裔之抄產，提出若干，以賞旗人，則此種田地，爲『上賞旗地』，因其來源，爲賞賜，亦非圈佔而來者也，簡言之，即凡非由圈佔而來之旗人私產，皆曰『旗地』，其他，若各旗署之官產土地，及公產土地，則又皆爲營產性質，與圈地旗地，更無關係，上所述，乃就土地來源性質上立論，分旗地圈地爲兩個事件者也，上述之兩種說法，不論在旗制系統上，立論之『旗圈地』，或來源性質上立論之『圈地』『旗地』，而此三個名辭，在形式上，已有很顯明之解釋，即將旗圈地一名辭，剖而分之，則其中含有圈地，旗地，營產，三個性質不同的分類名辭也，如八旗田宅事例載：

『國初，王公勳戚，下逮禁旅，以近畿曠土，分爲恒產，……』又戶部事例載：『粵自東土肇基，於燕斯宅，繁遼奧區，稱九州之上腴焉，近畿五百里內，當明季兵燹之後，野多曠土，定鼎之初，以

錫羣策羣力，垂爲世業，墟市不改，邱冢如故，……』又皇朝文獻通考載：『順治元年諭戶部，……我朝定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前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內監，歿於寇亂者，無主莊田甚多，爾部清查，如本主尙存，及有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量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蓋非利其土地，良以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各府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今年從東來諸王各官兵丁，及現在京各部院官，着先撥給田園，其後至者，再酌量撥給，……』（此論，在本刊第十六期，李彤印先生之中國土地制度變遷考文中，亦曾引之）。

以上各書所載之『分爲恒產』，『以錫羣策羣力』，『酌量分給』等，即指由圈佔而來之『圈地』言也，又如下述各書所載之：

乾隆舊會典田賦篇載：『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公將軍，賜畿輔莊園各有差，通計八旗萬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凡勳戚世爵職官軍士，賜畿輔莊

田各有差，通計八旗十有四萬百二十八頃七十一畝有奇，……凡畿輔旗莊，國初頒賜已定，厥後皇子分封，公主贈嫁，皆取諸內府莊田，承平以來，邊界益拓，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有稱甌脫不毛之土，多闢為腴壤，八旗戶口滋繁，咸取給焉，……又八旗事例，及乾隆光緒兩會典戶部事例等書載：「八旗授田之法，始給畿輔開田，除其賦稅，永為世業，厥後戶口繁滋，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新闢之壤咸分授焉，……」。

以上各書，乾隆舊會典田賦篇，所述之「凡宗室……賜畿輔莊園……」「凡勳戚……賜畿輔莊……」

田……及八旗事例……等書，所載之「……始給畿輔開田……」等句，皆指圈佔而來之「圈地」言，其乾隆舊會典田賦篇，所載除「皆取諸內府莊田」，一句乃指皇糧地，賞給王公公主作為「上賞莊園地外，其自……承平以來……以下各句，及八旗事例等書，所載之……厥後戶口繁滋盛京東北……以下各句，皆指定鼎燕京，頒發停止圈佔民地諭旨以後之「旗地」言，綜觀以上所述，旗地與圈地之分別，並非如俗傳之簡單也，於是得獲一種結論，茲列表於下，以見一般。

| 土地之享受者 | 土地之名稱 | 所享受土地之種類。 |
|---------|-------|--|
| 皇 室 | 皇糧莊園地 | (1) 圈地，(2) 續墾旗地，(3) 抄產地，(4) 入官旗地。 |
| 開國之王公宗室 | 王公府旗地 | (1) 圈地，(2) 上賞內府莊園地，(3) 上賞續墾旗地，(4) 自置旗， |
| 皇子分封之王公 | 王公府旗地 | (1) 上賞內府莊園地，(2) 上賞續墾旗地，(3) 自置旗地。 |
| 八旗官員及兵丁 | 旗 地 | (1) 圈地，(2) 上賞莊田，(3) 上賞續墾旗地，(4) 自置旗地。 |
| 上三旗包衣官兵 | 旗 地 | (1) 圈地，(2) 上賞續墾旗地，(3) 上賞養贍地，(4) 自置旗地。 |
| 下三旗包衣官兵 | 旗 地 | (1) 府主所賞之養贍地，(2) 自置旗地。 |

(丙) 圈佔民地之停止

在清廷未遜位前，凡關於皇糧土地，及旗圈土地之著述，無人敢執筆一談，蓋恐觸時忌，故有所諱也，民國成立後，對於研討勝朝掌故之言論解禁，一般作家，始敢口講指畫而談，然談論者，什九非個中（旗族）人，不免有隔靴搔癢之嫌，故有認凡旗人之田產，皆由圈佔而來，彷彿金人奪田之例，尤其是：更以爲自開國之攝政王奉輦進關之日，開始實行圈佔奪田政策起，直至讓國之攝政王太廟宣誓之日止，凡旗人，無日不實行圈佔也，此種論調，並非一般作者，故意故甚其詞，蓋將佔圈二字，未能分清，致「圈地」之始末，無暇顧及也，茲於舊書堆中，一搜其究竟，例如前節所述之。

「八旗授田之法，始給畿輔閒田，除其賦稅，永爲世業，厥後，戶口滋盛，……」（下略已見前
述）

按上載之「始給畿輔閒田……」句之「始給」二字，當無指清初之開始圈佔民田言，其「厥後」二字以下，則必係圈佔之法，因故停止，改爲續墾官荒

，以補旗丁之不足者，然停止圈佔法，爲何年月，且除乾隆光緒兩會典及戶部事例，八旗事例……等官書外，其他私家筆記，關於停止圈佔之述說又何，此二者，大可供吾人之研究，私人筆記，關於「圈地」之著述，以閩縣王雁汀（慶雲）之熙朝紀政最詳，且極簡明，其原文如下述：

「順治元年，諭戶部曰：我朝廷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爾部清查，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蓋非利其土地，以無安置處，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爭端，於是巡按御史柳寅東，條上滿漢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爲旗人指圈者，速以他處補給，美惡務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撥，然旗下退出荒地，與遊牧投來人丁，皆復行圈補，又有因壞補，而並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熬拜當國，欲以正白旗屯莊，給鑲黃旗，而另圈民地，給正白旗，戶部尙書蘇納海，以撥地遲延罪死，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以撥換地畝旗民困苦上聞，亦逮死，及聖祖親政，乃昭雪之，八年，諭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

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流離困苦，以後着停止，今年所圈房地，俱着退還，並飭部，將張家口山海關等處曠工，換撥各旗耕種，並令新滿洲，以官莊餘地撥給，其指圈之地歸民……」。

按上載，則清代之圈地始末，乃（1）『順治元年，開始第一次圈佔無主田地』。（2）『順治二年，定有主民地被圈者，以遠處之無主民地補償之制』。（即第二章第一節更名民產土地段中之（丁）『抵換更名土地也』）（3）『順治十年，第一次停止圈佔』。（4）『順治十年，圈佔之詔頒後，又開始第二次圈佔』。（5）『康熙元年，因厲行圈佔而殺大吏』。（6）『康熙八年，第二次停止圈佔』，並將本年所圈之地，退回原主，又於張家口山海關等處開墾官荒，以補各旗退還民地之損失而開墾『旗地之創始』，據此，則圈佔，始自順治六年，停止於康熙八年也，又可因上述證明，在康熙八年以前，無『發墾旗地』之名辭，而八年以後，無『圈佔民田』之名辭，而吾又因此獲到一種解釋，即『康熙八年以前之旗產，皆可稱之爲圈地，八年以後之旗產，則可名之爲旗地』也，又圈地之圈字，有另一解釋，其說見光緒會典之『八旗官兵圈地』篇中，即

『凡丈量田地，用步弓，曰丈，用繩，曰圈』。

又熙朝紀政亦曰：

『國初，設近畿官莊百三十二所，每莊給田三百晌，每六畝爲一晌，莊稱各給繩地，每四十二畝爲一繩……』。

按光緒會典所謂，則凡以繩丈量者，其地曰圈地，而民國後，關外民間買賣田地，及官府清丈，其法仍用繩量，豈民國後，圈地之制又復活乎，此則斷無斯理也，蓋以繩丈地，爲塞北特俗，非僅關東一地有之，如光緒會典所謂果確，則順治二年，世祖諭令民地爲旗人指圈者，速以他處補給之『指圈』二字，及順治十年，詔諭停止圈撥之『圈撥』，『圈補』，『並圈撥壤民地』等句，及熬拜之『另圈民地』，康熙八年詔諭之『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等，關於圈字之詞句，又當作何解釋，且上述各詔諭中之詞句，不僅熙朝紀政有之，而『光緒會典事例』中，亦有之，光緒會典，及光緒會典事例，同爲光緒朝會典館之作品，且爲有聯帶關係之官書，而於同一名辭，作兩種解釋，此則殊不可解耳，以上（甲）（乙）（丙）三節所述，乃八旗系統與旗地之關係，及圈地與旗地之分別，關係既述明，分別亦敘清，以下再分段述『八旗官地』之種類。（未完）



企畫中之美洲國際聯盟

張鶴泉

美洲南北各國，去年十二月爲期，豫定在秘魯之利馬市，舉行第八次汎美會議，其所指定之議題，如國籍問題，與移民問題等，皆對於東亞方面，有直接影響者，吾人固不能不深切注意，但就一般言之，則美洲國際聯盟或聯合機關之創設，以及美洲國際司法裁判所之創設，乃該議題中最重要之事項也。蓋美洲各國，鑑於國際聯盟規約第二十一條中，曾規定「關於在門羅主義等一定地域內，能了解一切而以確保和平爲目的者，認爲其所發生之效力，無其他影響。」因而美洲大陸，應於國際聯盟之外，設立別種之美洲國際聯盟或與其類似之國際和平機關，是說也，提倡已久，迄未實現，而此次之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殆企畫體實具現者也。

現在美洲各國間，對於此種企畫，正傳播強硬反對之空氣，其能成立與否，固不無重大疑問，茲就此種企畫之來歷，與各關係國之意向，及一部輿論所表現於外者，敘述於後，以資關心者之參考，至於搜集該創設案之內容，作技術之檢討，則讓諸專門家可也。

國際聯盟創設案之提出

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其脫却理想的範圍，演成實際的問題，遂至提出於國際會議，作爲審議之重案者，實由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布誼諾斯亞利斯舉行特別汎美會議之機會，當時美洲各國，對於該會議提案者，有聖多明各共和國之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條約案，有哥倫比亞之美洲諸國聯合創設條約

案，其與此相關聯者，尙有烏拉圭提出之決議案，其內容乃主張由委員五名，組成國際委員會，負責研究美洲聯盟問題，而將該委員會之各種報告，提出於預定之第八次汎美會議也。

當時特別汎美會議，將議事項目分爲六部門，並組織六個委員會，以審查各部門之關係問題，而美洲國際聯盟問題，因屬於和平機構之部門，故劃分於第一委員會辦理，在實際上負責審查者，爲第一委員會中聖多明各，古巴，巴拉圭，秘魯，烏拉圭五國全權所組之第五小委員會。

該第五小委員會，將聖多明各及哥倫比亞所提出之兩議案，分別研究之結果，雖認爲兩議案有合爲一案之可能性，但以其關係重大，非本會議短時間之討論，即可獲得十分成熟之議案者，須專以研究爲目的而設置國際委員會，由國際委員會，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以前，將其研究所得，報告於美洲各國政府，並彙集本件，以列入於第八次汎美會議之議題中，於是第五小委員會，根據以上主張，作成決議案，當於十二月十七日向第一委員會提出，實

則此項決議案，大體上即以前述烏拉圭所提出之決議案爲其基礎者也。

第一委員會，將此項決議案予以審查後，雖對於將本件移交於第八次汎美會議之點，全體表示贊意，但以研究本件爲目的而設置國際委員會一層，則分贊否兩派，最初聲明反對者，即阿根廷全權甘迪奇（現外長），謂「本件之未十分成熟者，固屬實情，但此恐或爲一般的考慮，非僅局部的意見，果爾，則又何須乎任命此項專門委員？至於技術的研究，亦屬本件成熟以後之事，况本件自身，與其謂爲含有技術的性質，勿寧謂爲富有政治的性質乎！」繼而薩爾瓦多全權巴郎隆（當時財政次長）對此則反駁之，以爲「本件乃西門波尼威爾之理想所引起者，爾來一世紀於茲，問題之醞釀，可謂已達到成熟階段矣，而且設置專門委員會，原爲研究此次所提出之各案以完成其目的者，更無可以阻止之理由，此種專門委員會，任何人主持之，豈但無所害，寧所以使前人之高尚理想，得實現於今日者也；假如不詳加研究，而將本件原樣提出於第八次汎美會議

，其不陷於與此次同樣之運命者幾希矣。」以上兩派，各持理論，各走極端，而哥倫比亞全權駕爾戈，却取折衷態度，稱「本件在思想方面，其業經成熟也無疑，至謂未經成熟者，乃技術上之問題，故此項專門委員會之設置問題，希望仍由第五小委員會審議，以裁決之」云。

結果爲調和兩派意見，決定由第五小委員會，另行作一適當之修正案，因而第五小委員會，關於專門委員會問題，亦相當容納阿根廷之主張，以作成修正案，而提出於第一委員會，十二月十八日，此項修正案，在第一委員會通過，十九日爲特別汎美會議所採取，以成立第十號決議，茲將該第十號決議之全文，逐譯於后，以窺其全豹：

「聖多明各共和國全權，向本會議提出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同時哥倫比亞全權，亦另有美洲諸國聯合創設案之提出，此兩大提案，均能在本會議，成爲中心問題之討論，本會議雖認此兩案可以合爲一案，但以茲事體大而且複雜，當爲本大陸諸國政府，各個及全部，所澈底加以研究者，殊非短時

間之考慮，即能達到十分成熟之領域也，因而本會議，關於美洲國際聯盟或聯合之創設問題，決將其包括於第八次汎美會議之議題中，並勸告各提案國家，須與其他國家間，意見一致，重行檢討，互相諮詢，作成共同案，在適當時期，將該共同案，並其所增添之一切報告，彙集成件，以提交於汎美協會，俾汎美協會，按照一切報告，並其他書類，編成第八次汎美會議議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特別汎美會議第十號決議。」此當時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提出之經過也。

聖多明各大總統，因該國提案，業在特別汎美會議奏效，曾於其在翌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提出國會之施政報告中，揚揚得意，向全體國民宣稱，美洲諸國，爲謀共同之福祉，並以實現其最緊要之正義與友愛的理想爲目的，而提倡美洲國際聯盟之設立，惟我聖多明各共和國，此次在特別汎美會議，最爲活躍，頗能盡愛國之義務云云。

第十號決議之履行

前述特別汎美會議之第十號決議，曾對於提案

者之聖多明各及哥倫比亞兩國，勸告其雙方合意，並與其他各國，互相諮詢，作成共同案，在適當時期，以提出於華府之汎美協會，一方對於汎美協會，亦令其在編制第八次汎美會議議題時，搜集該共同案，及其他報告等件以考查之矣。

聖多明各及哥倫比亞兩提案國，基於該決議互相交涉之後，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成立協議，乃作成獨一之共同案，雙方簽字完畢，寄託於汎美協會，以轉達於美洲大陸之其他諸國，不過此項新共同案，與哥倫比亞前次所提出於特別汎美會議之原案，而相對照，則新案方面，顯然因顧慮國際情勢之有變遷而加以一番修改，使美洲各小國，所仰賴於各大國之保護援助者，愈獲得圓滿之希望也。

汎美協會之接受此項新案，在推測上固當在本年二月間，而汎美會議於召開理事會之後，其為研究本案，而設一秘魯，墨西哥，巴拿馬，烏拉圭四國所組織之特別委員會，一面將本案轉達於其他諸國者，則在本年三月上旬發表之也。

至關於第八次汎美會議議題之編成，汎美協會曾設一小委員會，使作成專案，於三月十九日之理事會例會通過後，由汎美協會會長署名，送交於各關係國，同時各關係國如有意見者，亦限於五月十五日以前提出，於是小委員會，復將各國所提出之各項意見書，詳加斟酌，作成議題確定案，以提出於理事會，理事會於六月一日通過之，此第八次汎美會議議題之確定情形也。

該議題自和平機構起，共分七部門，而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問題，即屬於第一和平機構部門，項目在第三，其他尚有汎美國際司法裁判所創設案等三件，亦列舉於同一部門之議題中，似此汎美協會，在其職責上，雖無何等特別建樹，亦可謂能按部就班者，故今後之得失利害種種問題，一懸於第八次汎美會議之自身矣。

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之內容

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係聖多明各，哥倫比亞兩提案所融合為一之共同案，其經過已如上述，將來在第八次汎美會議正式討論者，即此項共同案，

然則此項共同案之內容如何？殊爲研究者所極欲明瞭之事也，茲將其總綱分述於後：

一，聯盟國——凡美洲大陸之獨立國，均須加入本聯盟。

二，聯盟機關——聯盟機關，爲汎美諸國會議常設之事務局，以汎美諸國會議爲其最高機關，構成於各國全權，每年在聯盟國首都舉行一次，並對於該會議賦以特別權限，常設之事務局，以該會議指定之局長副局長構成之，其他局長，由局長任命之。

三，聯盟要綱（1）聯盟諸國，決互相保全其他國領土，及尊重主權。（2）聯盟諸國，遵守美洲大陸自第一次汎美會議以來所在屢次會議採擇之傳統的原則，決不承認以武力取得之權益。（3）聯盟國以拋棄武力爲目的，對於國內治安之維持，及獨立之保障，而承認其武力，至必需之程度爲止，以縮小其擴張中之軍備，同時除各國政府所必需者外，須將其他一切武器及火藥等之買賣或輸出輸入，一律禁止之。（4）聯盟國確互相認通商及交通之完全自由。

四，美洲諸國間國際紛爭之解決，（1）聯盟國解決國際紛爭，須拋棄武力手段，專採取調查，和解，仲裁，及國際裁判等方法，（2）以汎美諸國會議爲和解機關，（3）在和解，調查方法不能解決紛爭時，決採用仲裁或國際裁判方法，（4）仲裁方法，根據于汎美仲裁，裁判等條約之規定，但該等條約，尙須加以相當之修正。

五，對於侵略者之制裁，（1）聯盟國須忠實履行仲裁，裁判，及國際裁判所之判決，（2）聯盟國中，如有侵害其他聯盟國之領土主權，或爲解決國際紛爭而出以行使武力之舉者，則汎美國際會議，基于聯盟國之呈請，認定爲侵略者，視事件之輕重，按照如下之程度以制裁之：一，大公使之遣回，二，外交關係之脫離。三，領事關係之斷絕。四，通信關係之斷絕。五，禁止侵略國之貿易。六，禁止買賣侵略國證券。七，侵略國或侵略國人民所有之船舶及貨物，在其他聯盟國港灣發現時，一律扣留之。

六，侵略者之定義（1）軍隊不法越境者，或

雖非正式軍團體，如侵入於他國領土時，而有國家之直接或間接之援助者，則此種團體，亦認其與正式軍無何區別。(2)對於他國之內政外交問題，而加以不法之干涉者。(3)不遵守國際司法裁判所或仲裁裁判所之判決者。

七，美洲國際聯盟與日內瓦國際聯盟——向世界宣言，美洲國際聯盟，係與日內瓦國際聯盟有可以兩立之性質者，兩聯盟須在互相諒解之下，常以維持和平為目的而圖謀協力，並為此種協力而共同發表聲明，交換代表，再者汎美會議，每年對於美洲諸國，選定日內瓦國際理事會會員之候補者，其被選定之國，須基於汎美會議所採擇之政策以為其行動。

八，雜則，(1)一切舊國際條約，凡與新聯盟規約相抵觸者，須共同廢棄之。(2)聯盟國須發表宣言，以本規約為基本規約，因而將來如有締結與本規約相抵觸之條約者，俟國際司法裁判所之判決，即認其無效，至與本規約相違背者，則以侵略者之行動視之。(3)關於本規約有發生疑義者，

由國際司法裁判所根據聯盟國之呈請以決定之。(4)聯盟國對於聯盟之義務，業經履行之後，得以一年之預告而脫退之。

此美洲國際聯盟創設案之總綱，即由於聖多明各，哥倫比亞兩國提案所融合而成者也，據秘魯之拉克羅利紙三月五日載稱，汎美協會之特別委員會，為作成第八次汎美會議議題，正對於汎美聯盟創設案努力探討中，雖該案之內容，尚不得其詳，但關於履行條約之保障，戰爭之禁止，侵略國之制裁，及以武力征服領土者之不承認等，殆與哥倫比亞之原案，大致相彷彿云。

北美合眾國之意向

美大陸二十二國，對於汎美聯盟之創設，贊成與否，多不表示意見，而一般報紙所載者，亦不足以判斷各國政府及各國國民之真正趨向，故欲於本創設案之外，以求其能十分明瞭者，實屬不易之事，然而吾人今日，僅就所搜得之少數有力資料以推測之，美洲諸國之傾向於反對方面也，決亦不少。

華府汎美協會，甫經發表兩國共同案，三月九

日，該地即有紐約脫尼本之特電報稱：「汎美聯盟創設案，已於九日由汎美協會向美洲各國提出矣，關於將該案附議於第八次汎美會議之點，美國同意與否，雖不得而知，但美國之贊成該案所揭示之主要目的，乃國務長官前次在布誼諾斯亞利斯會議時，早已有所明示，而美洲聯盟之創設，原屬國務次官威爾滋氏多軍之主張，不過最近鑑於德意志，意大利等之勢力，漸向南美方面進展，美國爲與南美諸國加緊聯絡，宜更對於種種努力之事實而加以注意云。」

吾人細按以上特電，其對於兩國提案，雖未明言反對，但其不滿意之處，已有所洩露，不難於言外見之，至其所謂贊成該案所揭示之主要目的者，不過爲對外宣傳上一種普通的粉飾詞而已，試思此時汎美聯盟運動，盛行熱烈，和平空氣異常濃厚，其高叫汎美善鄰政策，而曰我如何贊成如何擁護者，豈獨美國一國爲然，所有美大陸諸國，殆莫不皆然也，例如委內瑞拉大總統，本年三月七日，在其向議會所提出關於三年計劃之特別報告書中，稱「汎

美聯盟之創設，美大陸諸國與該國關係，益加緊密，凡與該國有利害關係之諸問題，當能特別注意，而基於大公至正與相互之便利以解決之」云，又白蘭西爾大總統，四月二十二日，在接見內外各國新聞代表時，亦稱「美洲諸國間之親善，更將緊密化，當能在經濟，政治兩方面，謀得相互之協力」云，似此在表面上贊成汎美聯盟者，莫不與美國異口同聲，吾人欲探討美國之真正態度，其能因美國之表面贊成，而即謂其實際亦贊成乎！

美國之真正意向，與其謂近於以上之特電，勿寧謂近於華府三月十日泰晤士通信社之另一專電，據該專電稱，「美國政府，對於美洲國際聯盟創設之提案，在利馬開始舉行汎美會議時，必即加以反對，誠以聖多明各，哥倫比亞兩國所作之提案，依然與美國之外交政策以獨立進行爲原則者，極不相合也，原來美洲國際聯盟，組織未全，基礎未固，頗有與日內瓦國際聯盟同一之缺陷與弱點，加以一切條約，又多爲汎美諸條約所合成，則原來脆弱之機關，或即將因此而陷於崩潰之境地乎！此美國一級

有權威之人士，所引爲深憂也，現在美國政府，正希望此種條約，能在可及的速度內，獲得順利的批准中，不過美國將保留其行動之最大自由，對於任何事件，均適應四周之情勢以決定其態度，其或藉口於無關緊要之瑣事，以要求召集汎美會議，是亦爲美國官方之所不贊成者，美國官方，方謂此種方法，不惟無利，而且有害」云。

另據華府達到波科達及其他方面之情報，亦謂美國官方之動向，始終未脫離消極的範圍，同時阿根廷及其他南美大國，反對空氣，亦極濃厚，其結果如何，徵之當時在布誼諾斯亞里斯舉行特別汎美會議之情勢，亦不難推知矣。

阿根廷之意向

阿根廷之反對態度，比較其他各國，更爲顯著，在布誼諾斯亞里斯舉行特別汎美會議時，阿根廷全權甘迪苛（當時駐意大使現任外長），因不滿意第一委員會所主張以研究創設案爲目的，而設置專門委員會之點，直在會議席上，明白述明反對意見，其經過已如前述，誠以阿根廷原屬日內瓦國聯之一

員，與歐洲諸國間外交關係，頗占優越地位，故對於汎美國聯之創設，如聖多明各，哥倫比亞兩國提案之所企畫者，殊不能輕易贊成之也，布誼諾斯利亞斯市之拉郎溫新聞紙上，曾於四月十五日，以「利馬之汎美會議」爲題，揭載論說如次：

「中美諸國，正希望新大陸之協力團結，聖多明各，哥倫比亞兩國，亦希望汎美國聯之結成，但均遭阿根廷之反對而歸於失敗，最後之聯盟案，決將於十二日之利馬會議提出之，現在哥倫比亞政府，雖宣傳該案之業經成案化，其實該案，原基於日內瓦國聯規約第二十一條之所定，將作爲一種地方的規約者，實施之後，美洲須選代表者以派遣於國聯，而此代表者，非僅代表某一國，乃代表美洲諸國全體也，吾人今日，雖不知該案，與美國大總統四月十四日所高唱之美洲諸國間必須加緊團結之演說，及白蘭西爾外長，傳於最近所向阿根廷新外長（甘迪苛）提出之條約案等，有無何種關係，但吾人於此，不禁憶及當時寄奉於我先覺者沙爾密耶多之書翰中，尙有如下列之一段文字，「關於歐洲或美洲

鄰國相互間之一切問題，如直接作為美大陸之問題，殆將使糾紛滋多，永無解決之日乎，而束縛獨立國家之權力，僅以維持現狀為己定，亦非所以使人類社會，自由向前進展之道也，至於欲另行發明一

種如「對歐洲之美洲」或「對君主制之共和制」的國際公法，更屬愚昧之至，在美洲之一共和國，與歐洲之一獨立國或一公共國發生事端時，無論其實際情形如何，總以美洲共和國之理由為正大，則雖美洲諸國所全體不滿意者，亦必為此一共和國，不能不起而聲援之，天下有是理哉？烏拉圭外長，亦以拉布拉達沿岸諸國，均與歐洲有特別關係，決不能為參加汎美聯盟而放棄歐洲，雖現在一般國家間，暗中煽惑者不少，而阿根廷自始至終，殊不欲變更其傳統的外交政策，致發生何等新事態云。

觀此亦足知阿根廷之態度，並其他各國之傾向矣。

日內瓦國際聯盟與美洲諸國關係

關於美洲國際聯盟，與日內瓦國際聯盟之關係，如前述創設案中之所規定，其應彼此兩立並互相

協力也，已極明白，營吾人所欲問者，今日除坎拿大外，美洲二十一國，其全體與日內瓦國際聯盟之關係果何如乎？換言之，即今日加盟國與非加盟國之情形何如也。

美洲二十一國中，其原來非加盟國之美國不論，而業經加盟旋復脫退者，即有左列之九國。

| 國名 | 脫退之效力發生日 |
|-------|-------------|
| 哥斯德黎加 |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
| 白蘭西爾 |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
| 巴拿馬 |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
| 地馬拉 |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 |
| 宏都拉斯 |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
| 尼加拉瓜 |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 |
| 薩爾瓦多 |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
| 智利 |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四日 |
| 委內瑞拉 | 一九四零年七月十一日 |

此九國中，已有六國脫離告成，至其依然為聯盟國始終未脫退者，僅不過阿根廷，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古巴，聖多明各，厄瓜多爾，海地，墨西

哥，巴拿馬，秘魯，烏拉圭等十一國而已，即聯盟國與非聯盟國（包含脫退效力未發生之三國）之比，爲十一對十也。

九國之脫退理由，在實際上當然不能一致，如白蘭西爾，原屬凡爾賽和約簽字國之一，在聯盟成立伊始，即已加入，尤其爲聯盟所選舉之理事國資格，作爲美洲諸國之指揮者，博得不少之便利，其後更欲藉重國聯，以增高自國之國際地位，並將其業經增高之地位保持於不敝，遂向國聯要求常任理事國一席，結果常任理事國一席，被新加入聯盟之德意志一躍而獲得之，白蘭西爾未達到目的，遂憤而脫退聯盟，此白蘭西爾脫退聯盟之內幕也。

其他各國之脫退聯盟者，由於利害關係之根本不相同，故其理由與動機，亦各不相同，此不但脫退聯盟國爲然，即推之今日未脫退之各聯盟國，其根本之意圖，亦未有能一致者，何也，國聯之無力，久已暴露矣，時至今日，爲維持和平與解決國際糾紛，而猶欲依賴國聯，不知其爲外強中乾之紙老虎者，恐世界上已無此國家，然而各聯盟國，依然

隸籍於國聯而不變者，殆皆在其處境上，因有各自之特殊關係，謀各自之外交便利，此其所以不得不維持現狀也歟！

白蘭西爾一有力新聞，於其論說中，曾稱「美洲諸國，當初之繼續加入國聯也，因當時美國之帝國主義之態度，頗令人恐怖，故欲藉重歐洲之勢力以消止美國之勢力，但其後美國一變其態度，而與南美諸國講求善鄰政策，美國方面之恐怖，既告緩和，同時國聯之無力，亦事畢暴露，因而以後脫退國聯者，接踵而起」云。吾人對於此種評判，雖不能完全表示同感，但該論說中，尙稱「日內瓦國際聯盟，對於美洲諸國，雖已成爲無用之廢物，然無論羅斯福大總統，如何聲明善隣政策，而歐洲之勢力，依然必要」云。則吾人對於此點，當不能不謂其大有玩索之價值也。

蓋美洲諸國，向多重視歐洲諸國之勢力，其欲與歐洲諸國接近而加入日內瓦國際聯盟者，決不能因他國之脫退，均亦隨之而脫退，以至於一國無存，似此利害關係不同，意見不合，步調不一致，即

所以阻碍美洲聯盟，不易成立之主要原因也，再就他方面觀之，所謂美洲諸國，於日內瓦國聯之外，另行組織汎美聯盟者，維令其在形勢上，與日內瓦國聯成爲析產之兄弟輩，而在實際上終亦難免爲日內瓦國聯之一支店，不然，與日內瓦國聯完全脫離關係，其影響所及，不但與歐洲諸國國交疏遠，並對於他洲諸國間，亦將有缺乏聯絡之感矣。

汎美協會之地位及其前途

汎美協會，係於一八九零年，原以「美洲共利國際事務局」之名稱而在華府設立者，本年一月五日，汎美協會理事會例會席上，曾將特別委員會所提出關於汎美聯盟機構與其他團體之關係，並汎美協會之機能等報告，予以通過，但該報告中稱，哥倫比亞之日內瓦國聯全權，關於汎美協會問題，亦有向日內瓦國聯提出議案之事，並且該議案言明汎美協會，原在經濟，法律，社會，文化上，以獎勵美洲諸國之協力，爲其重大任務，因而對於政治方面之活動，完全不加干預云。

著名之巴拿馬法學者，現以副大總統資格，暫

代大總統職務之阿爾伐羅，於三月上旬，在哈哇多大學，演講美洲國際聯盟創設問題，開始即稱「美洲國際聯盟，如能如所期成立，則於汎美協會之外，又將有一汎美機關出現，此兩汎美機關，雖可以聯立，但性質各不相同，汎美聯盟，純然有政治性質者，而汎美協會，純然無政治性質者也，」繼稱「美洲聯盟所計畫者，對於外來之侵略，將使三美全體，發生連帶關係，關於美洲內部之紛爭制在認定何國爲侵略者之後，即對何國加以一定之制裁而解決之。」最後並謂「歐洲諸國之于涉新大陸，在以前反對之者，僅美國一國，今則情勢大變，對於一切威脅新大陸和平之企圖，美洲諸國全體，將一致團結，羣起而抵抗之矣。」

結論

吾人就全面以考察之，美洲國際聯盟創設問題，在美洲各國人士，見地不一，持論互異，有因日內瓦國聯無力，不能使美洲各國，獲得所期之效果，而主張應在美洲另設國聯者，亦有謂日內瓦國聯，有始無終，既告失敗，若又於美洲創設國聯，亦

難免不蹈其覆轍者，此二說也，雖對於美洲國聯之創設，各有所見，要皆根據於日內瓦國聯之無力，此外尙有一種擁護日內瓦國聯之論調，而與此二說對峙者，謂日內瓦國聯，原賴一般聯盟國共同維持之機關，今雖懦弱無力，如將其所暴露之各種缺陷，一一補救之，匡正之，以達到健全地步，必能變無用爲有用，而收偉大之效果，况第一次創造未善，第二次改善之，更事理所當然，毫無可以訾議者乎！

結果在利馬舉行第八次汎美會議時，此美洲聯盟創設案，或被通過，或被否決，或仍移交於下次

會議，必在此三途中，歸落於任何一途也無疑，但如三波羅大學博維爾迭教授所言，美洲聯盟創設案，在誼諾斯亞列斯會議一次，在汎美協會一次，已經過兩次之討論，每討論一次，即精萃一次，若再經過利馬市第三次之討論，其更將入於完善之領域乎！此固一般人士同作此想也，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假如利馬市會議，仍將本案移交於下次會議，則以前尙有許多問題，永擱在會議與會議中間而無人過問者，實例具在，不可掩飾，或者本案亦將與此等問題陷於同樣之運命也，殆亦未可知歟！



論桐城派

白衣香

在昔科舉時代，凡所謂文人學子，以四書五經，爲必讀之書，唐宋八大家，爲必讀之文，窮鄉僻壤，無不如此。四書五經乃科舉之必需，至於唐宋八大家，實桐城派所鼓吹成功者也。故往者不論文則已，論文則必宗桐城派，桐城派雖始自清初方苞姚鼐，而其淵源則在唐之韓愈，故此派文字勢力，支配中國者凡一千餘年。此實中外所罕聞，不能不詬爲咄咄怪事也。

中國乃守舊之國，農工商業經二千餘年而不知改進；君主專制政治，二千餘年，雖無推倒反對之理論；（唯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一文近之，惜無人響應）女子纏足，歷時甚久而不自知其害。凡此劣習，若在他國，早已自行覺悟。而吾國尊古念重，毫不自以爲怪，真乃怪事也。

桐城派古人，今已逐漸衰滅。其被打倒，蓋在新文化運動之後。然桐城派之文章理論，亦有時代背景，其所以不克支持者，殆有下列諸因：

（1）桐城派所擁護之理學思想，至民八新文化運動時代爲時人打倒，桐城派載道之文，已不足維繫人心，此其不能不倒者一也。

（2）文派之興，雖有其客觀背景，然傑出之作家，亦關重要。清末民初，桐城派無特出之作家，林琴南嚴幾道，雖以桐城派文體譯西書，然國人所重者非其文，而爲其書之內容，此亦足知天才亦不克離道而言文也。此其不能不倒之又一因也。

（3）言文一致，乃今後之普遍時代要求，故白話文興，而桐城派古文遂不能與之爭衡。此亦桐城派不克支持之又一因也。

桐城派之起源

滿清定鼎中原，至康熙而大定，至乾隆而極盛。其時太平已久，文物勃興，皇帝樂其成，正思皇祚永繼，策長治久安，爲萬世之業。是時有方苞者，安徽桐城人，爲文繼汪琬而上溯韓柳歐歸，制定義法，標爲主張，慕其風者，有其同鄉劉大櫚及其弟子姚鼐，儼成宗派，世人遂號爲桐城派。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云：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櫚，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

姚鼐於其所爲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亦稱引周書昌之言曰：『曩者鼐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古文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

城乎！』

此桐城派一名詞之所由來也。然桐城派之所依託之淵源則甚遠，吳敏樹與筱岑論文派書中有云：

『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侍郎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諸己也。』

桐城派逆溯而上，所尊者雖爲韓柳歐陽蘇等八大家，而所謂「古文」，則又在秦漢之上。曾國藩曰：

「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

方苞自云：

「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緒也。

……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論語，其根源也」。
(古方約選序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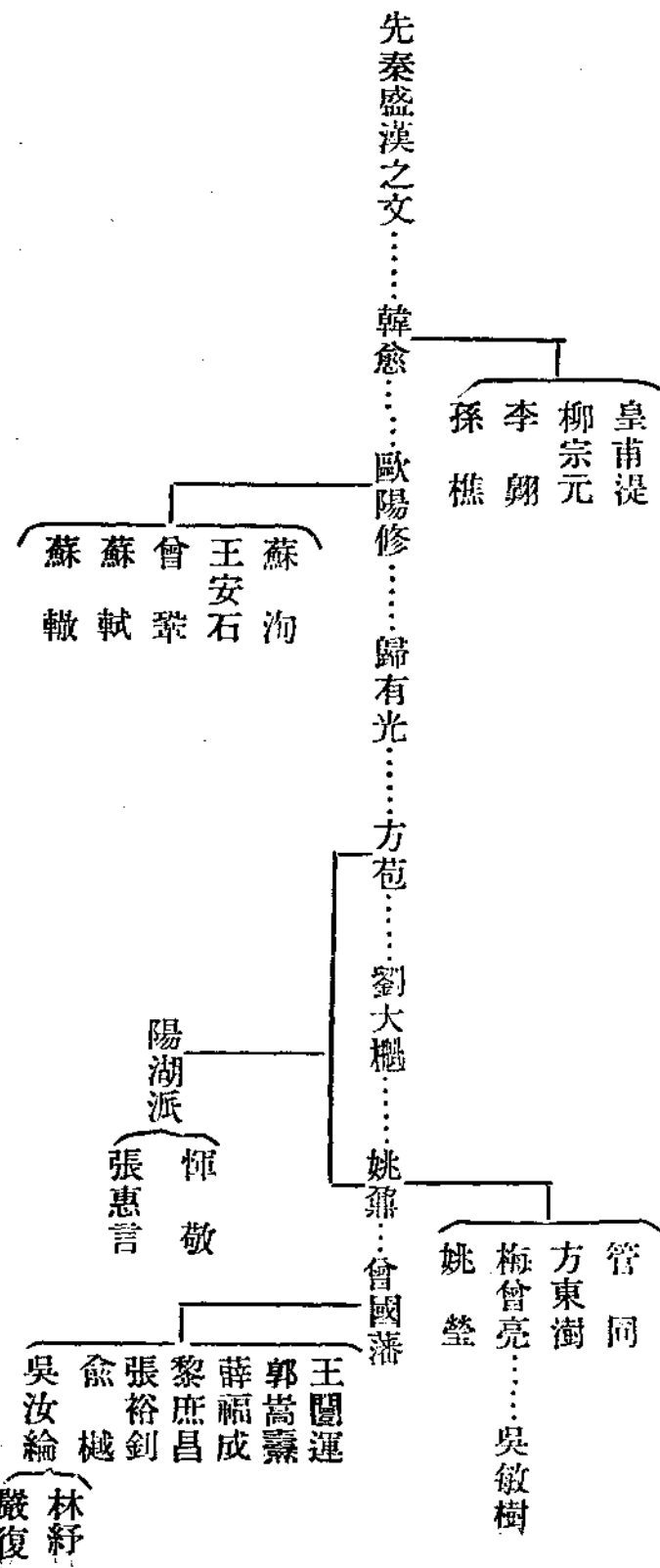
故欲探桐城派之古文淵流，宜先知唐宋韓歐之古文運動。關於韓愈，蘇軾於其潮州韓文公廟碑中有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之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惟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揮之，天下靡然從風，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茲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興天下之溺。」

蘇東坡之稱頌韓退之，雖不免過甚，然韓退之所為，實亦其時之文學革命也。六朝駢文，雖多佳什，然用典過多，讀者難解，駢文麗句，時有強為。故打情文則尚無不可，一用實際，則有所未便。韓愈以清順古體文為提倡，中時之弊，天下風從。

不亦宜乎？一時為古文有名者，有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孫樵，皆為韓氏後繼者也。

至晚唐及五代，古文又衰微，綺靡之文風又熾，宋初猶未復舊觀。後柳開穆修等人復倡古文，然人微言輕，不足動世；迨穆修再傳弟子歐陽修出，始復興古文，自成名家，而三蘇曾鞏王安石，亦皆受其汲引，成一時之盛，後世合韓愈柳宗元稱八大家焉。

至明而有歸有光。繼震川而有方姚。此桐城派之淵源也。方姚之後，則有梅曾亮方東樹，管同吳敏樹曾國藩薛福成吳汝綸林琴南等名家。今列源流系統表如次：



(註)線示關係或傳授也。

桐城派之主張

(一)文以載道

學術潮流與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清人入關，以籠絡學人而啟漢學之風，宋學因之不振。實則宋學之不振，亦因失其支持力也，宋學之主體為道學，(即理學)道學之要義在忠孝。滿清入主中國，種族之見，迄未化除。失節仕清者，多為世人輕視。故清初忠字之目標，不易號召。理學亦因之衰頹。反不如漢學家專講考據註疏名物，稍能持久。且滿清諸帝，又皆英武，善於羈縻漢人，滿漢歧異之思想，漸即消滅，此時儒家思想可以復興，其時之宋學家，如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皆空疏無學，不足以當復興之任，於是道學思想乃變相寄於桐城文派之身，此桐城文派之所以雖處段戴二王之間而仍能立足，終至聲勢普遍天下之最大原因也。

故桐城派之文章主張，首即擁護理學思想，而美其名曰道。柳宗元曰：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然所謂「明道」，韓愈「原道」一文，已言之明矣，乃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也。亦即忠恕仁義之道也。

而汪堯峰亦云：

『琬聞之，文者，貫道之器也。故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蓋謂易詩書禮樂也。是豈後世區區儷青妃白之謂歟？」

文以明道，貫道，此外更有周敦頤之文以載道。蓮溪通書云：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凡虛事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主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已久矣！』

蓮溪本意，頗有內容形式兼重之意；然至最後

，乃偏重內容，（道德）不失其爲道學家之本色。實則文章之事，內容決定形式，理茂則文壯，蓮溪所論是也。惟道學家所謂之道，別有偏狹內容，則未足屈從之也。

方苞自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所爲文，「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

姚鼐則「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又謂：「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味於文，則志以晦。鼐之求此，數十年矣。」皆明示其文以載道之至意。

以上所引，皆爲桐城派代表者言論之精華，其可以一語而盡之者，即「文以載道」是也。而桐城派所載之道，亦即韓愈等人所提倡之道，即孔孟儒家思想。此桐城派文章所主張之內容也。

（二）論義法

桐城派古文家標示義法，爲文章之則。義法之

源，劉熙載文概有云：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義法之始也。」

義法二字，雖有此淵源，而其內容，則仍不得而知。蓋歷代文家無不有其義法。方望溪云：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言有物也」；法，即易之「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後）

古今安有「言無物」或「言無序」而能成爲文者歟？故望溪之解，乃總論之也。若以現代名詞表之，亦即內容與形式已耳。

然則桐城派之形式與內容又何謂耶？重內容，抑重形式耶？以上段所論，文以載道，則桐城派重內容者也。然則不重形式歟？實又不然。故以義法並示。

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云：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

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方望溪答程夔州書云：

『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必涕唾之令人發矣。豈惟佛說；即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

此其所否者也。至其所謂雅馴之文，則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新五代史八家是也。

此方苞之論也。至於姚鼐，則又主張『爲文不可有註疏語錄及尺牘氣。』姚氏論「文之要訣」（亦即義法中之法）云：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而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所謂神理氣味，僅係抽象名詞，姚氏無具體解釋，後之學桐城文者，率亦彷彿爲之。林琴南謂：『神者，精神貫澈處，永無漫滅之謂；味者，事理精確處，耐人咀嚼之謂。』（春覺齋論文應知八則，神味條，）姚氏之意，豈林氏之所云乎！然亦僅可用之欣賞文章，至於創作，則雖林氏自身，亦茫然也。

桐城派之批評

桐城派承唐宋古文而興，故亦復古運動之一也。然中國之事欲解放，每以復古爲號召，清之漢學，復漢之古，而得宋學之解放，桐城文派則復唐宋文之古，而得魏晉六朝及明代七子之解放。

然天下事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之所在，弊即寓焉。方姚之文，俱以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爲其義法，然似未必盡然。曾國藩桐城派後起之中堅也，然猶論之曰：

『惜抱名爲闢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

即以「有物」而論，僅以道學思想爲「物」，則無奈不足以言道乎！

方桐城派之初興，亦即漢學之極盛，其時學人，於桐城派多無好評，戴東原論之曰：

「諸君子之爲文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固道有存焉者矣。如諸子之文，亦惡視其非藝歟！」（與方希原書）

戴東原稱其文爲藝，後世之真能了解桐城派者殆有同感。蓋方姚所標榜之義法，事實無奈唯有法而無義，所謂義，則惟若干抽象觀念，及老生常談之傳家口號而已。故錢大昕論之曰：

「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義於何存？……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與友人論文書）

錢氏所謂其不知文法，在別一文中，另舉一例解之曰：

「望溪以古文自命，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携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值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

爲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

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見潛研堂文集跋方望溪文）

此種文病，桐城派者，固不自以爲病，至吳汝綸氏仍云：「章冠整者，桐之東鄉人也。……粵賊陷吾桐，桐民俱受賊害。」（章冠整傳）

蓋空虛之弊，含糊之處，不免遭譏評也。

而其最重要者，則爲與八股相合流，（陳獨秀曰：「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錢玄同則稱其爲「高等八股」；「變形之八股」。）爲獵取功名之要法。而吾人每讀其文，惟覺其清通之說理文而已，至於高尚之意味，深刻之思想，皆非其所有。若夫登之抒情文中，則尤不足言。即桐城派所崇拜之韓退之，凡以其嚴肅面孔所作之文，類皆不佳；最佳者如送孟東野序，亦平平耳。蘇東坡詩詞皆上品，惟古文最下，以其留侯論諸篇與赤壁賦相較，何相去之遠也。蓋前者正桐城派所謂載道之文，

而後者則惟抒懷而已。

吾人有思想情感，然後有文章，然思想豈可以理學之「義」範圍之乎？情之所至，豈桐城之法所得而繩也哉？桐城派標榜道學，其內容乃小；其標榜語錄小說尺牘之語不可語文法，則其「法」仄。此義法繩蒙童，則足爲清通之文，然腐朽思想毒之矣；以之繩通人，則通人皆不能受也。蓋通人之思想，不受理學之拘束，其文法亦自有其特殊者也。林琴南以桐城古文譯西洋小說，固有可觀，而『拂袖而起』難免不實之譏。（林琴南先生譯偵探小說有偵探大怒拂袖而起之語，胡適指謂西洋偵探衣不長袖，無

甚可拂，是文不實）。而周作人魯迅等人之譯品，則又是另一種趣味。嚴幾道以桐城派古文譯西書，大得吳汝綸之稱賞，而世譏爲難讀，不便共喻，與譯書之原旨有違。近世以白話文譯書，則雖違義法，而便利多矣。

是故「天下本無道路，惟人多行之者即是耳」，此其桐城派之謂歟？若謂天下即此一路，此即桐城派之失歟？北京伶人，知胡琴定絃，一見西洋鋼琴不定絃而奏，即囑爲不合義法；然惟知胡琴義法，則又胡足知交響樂與奏鳴樂之偉大音樂哉？



漢代怪現狀

曲正

—讀史零拾—

閑居寡歡，每翻覽史漢以自娛，覺其中事故，多有異於近世者，遂隨筆錄之。久之所集益多，遂綴成漢代怪現狀。然所謂怪，未必皆惡，間有善舉而近世所希見，亦雜錄之：

(1) 漢官傳粉——史記佞幸列傳云：『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閹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鶡，貝帶傅脂粉，化閹籍之屬也。』此事至足令人駭怪，然必為事實，否則史臣不敢直書之也。

(2) 漢初將相多出身無賴。——漢初將相，惟

張良出身貴族，其他皆多卑陋。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蕭何則沛主吏掾，曹參獄掾，（掾，屬吏也）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他如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為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簿曲為人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緇者，婁敬則挽車者。漢室江山，竟由挽車屠狗賣布為人吹簫給喪事之流所建立，真所謂將相本無種，世之論門第者，可以休矣。

(3) 漢初后妃多出身微賤。——呂后本非名門閨秀，戚姬亦非貴族，文帝母薄太后，據史記云：『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

通，生薄姬，……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而魏媼納其女於魏宮。……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納後宮，歲餘不得幸。……漢王……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是再嫁婦也。

景帝母竇太后，亦非貴家出身。當文帝時，竇皇后之弟，少君，『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即少君）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史記外戚列傳）採桑之女，非貴族可知。

武帝母王太后，孝景皇后，雖攀龍附鳳以貴，而其出身則賤。史記云：『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玉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奪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納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

男。……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媼，兒媼生四男。……後……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即武帝）。』亦再嫁之貧女也。

孝武皇后衛子夫，出身寒微，爲平陽公主嫗者，（即歌女）後武帝至公主家，平陽公主進謳者助飲爲樂，武帝獨說衛子夫，幸之軒中，遂入宮有寵，立爲皇后。

武帝李夫人，其兄李延年佞幸，爲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平陽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是媼也。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公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公主家作樂，上見飛燕大喜，遂召之入宮，並召飛燕之女弟，俱封婕妤。時許皇后已廢，成帝欲立趙飛燕爲皇后，皇太后以其出身卑賤，甚難之。後竟封爲皇后，妹則爲昭儀。皆出身微賤，以色貴幸。

（4）六歲皇后

昭帝上官皇后，祖上官桀，父安，以與霍光有親，並攀附長公主，得召入爲婕妤，後立爲皇后「年甫六歲」。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俱見漢書外戚列傳。嗚呼，是真怪事也。

(5) 天子婚娶，不論行輩

A：呂太后欲重親，遂以魯元公主之女配孝惠帝。魯元公主，孝惠之姊也。娶其姊之女，是以舅娶甥女也。

B：哀帝傳皇后，傳太皇太后從弟女也，以行輩論之，娶姑。

上列史實，雖含有政治作用，然史無異論，足證其時於婚娶之行輩觀念，極爲薄弱也。

(6) 漢代女子，十四即嫁

近人輒謂都市女子早熟，熱帶女子早熟，開化之女子早熟。然漢代決無今之都市，亦無近代之文明，宜其女子晚嫁，始合實際理論，而史實所證，又有未然者。孝惠張皇后，魯元公之女，嫁時甚幼，惟忘其年紀。外戚列傳中「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傳中云：「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

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考問鄉里。譏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又孝宣許皇后傳中云：「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又王莽以女爲孝平皇后，據漢書云：「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玄孫嬰爲孺子，……尊皇后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眞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則其立爲皇后時，亦不過十三四歲。

(7) 漢代皇子以母姓爲姓。——漢代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姓，武帝子據，立爲太子，稱衛太子，蓋其母衛皇后子也。衛太子史良娣生男名近，號爲史皇孫。古人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漢之皇室，猶可以見此風氣。

(8) 漢公主，不諱私夫。——東方朔傳詣武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如淳曰：寶太后之女也，故曰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甫八歲，蓋公主以長姊入禁中供撫。而

公主素與丁外人私通，後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丁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欲其女爲后，暗求丁外人轉請蓋公主代說，事後上官桀屢以列侯尙主例，請帝爲外人封侯。而燕王旦亦上書，謂「子路喪姊，暮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是時大將軍霍光執政，帝問霍光，光執不許。此事外戚傳霍光傳皆載之。

(9) 漢女再嫁，不以爲非。——近人動謂烈女不嫁二夫，以嫁爲失節，爲大恥，甚或以此標舉「人心不古」。實則女喪夫而不嫁，乃周「公」之道德律也，方之周「婆」，則不人道也。而所謂「人心不古」，則非也。所謂古，乃南宋以降道學先生，指稱南宋以降期間之道德也。唐宋以前之「古」，固不如是，漢女再嫁，視爲常事，雖貴族亦不以爲恥。漢書衛青列傳云：「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今尊貴

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尙平陽主。」此其一證也。孝景王皇后母臧兒，初嫁王仲，再嫁爲長陵田氏婦。此又一證也。史皇孫王夫人母王姬，初嫁王更得，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此又一例也。孝元傳昭儀父早卒，「母更嫁爲魏郡鄭翁妻。」此亦一例也。其他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事，則世人皆知，卓王孫之所以不以文君爲然者，一則相如家貧，一則以私奔非禮，再嫁非不許也。然則今之所謂人心不古，究竟誰不古耶？

(10) 諸王淫亂失常。——燕王劉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史記荆燕世家。)衡山王與父侍婢姦，(淮南衡山列傳，內載太子，無采，等淫亂事，甚多)趙王太子丹與同產姊妹及王後宮亂。(漢書景十三王列傳)梁王立之姑園子，嫁舅任寶爲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漢書卷四十七)江都王建，父死未葬，即召其父王美人淳姬等與亂，又與女弟徵臣姦，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遂命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狗交。(漢書卷五十三)齊王終古，使

愛奴與妾八子「妾號」及諸婢姦，或使婢白晝裸伏與大馬交接，終古臨視而樂。（漢書卷三十八）黃陵王胥子室，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漢書卷六十三）其他諸王殘暴事甚多，以無關淫亂，茲不舉。

（11）漢代諸帝多自立廟。文帝四年，作願成廟。注謂帝自爲廟，制度狹小，若可願望而成者。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緋緬，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近世有生祠，殆即倣此。究其本意，蓋由於天違人願之信念。人本不願死，今假作將死，

天每逆人意而行，故即不令人死。近代俗人迷信，人之將死，以壽衣棺槨沖之，及夢凶則吉之解釋，皆爲同一之心理。不期此種心理，漢帝已有之，是可怪也。

（12）漢武用將，因緣女寵。衛青因姊衛子夫皇后而得重用爲大將軍，霍去病衛子夫皇后姊少兒之子也。以衛皇后尊少兒，故以之爲侍中，後爲驃騎將軍。李廣利則武帝李夫人之兄也，以李夫人有寵，得爲貳師將軍。以女寵爲因緣得勢者，代不乏人，所可怪者，衛青霍去病李廣利，雖因緣女寵得勢，而竟成大事，爲國干城，是不亦可怪也哉？

和尚「出家」

汪雲

某筋記，曾有諧談一則云：乾隆中葉，京師西城某大佛刹，主持某僧，終日攀附權貴，廣通聲氣，招權納賄，聲勢赫然，一時趨炎附勢之徒，遂皆視某刹為終南捷徑，以致門庭若市。某僧見人，輒蹙額云：「似此忙法。如何得了。」有某君者，笑謂之曰。「大和尚既如此煩惱，何不索性再出一回家？」

此語冷雋幽默，可癸之至。然所謂「出家」者，祇是由士農工商「改業」為僧，祇是由家庭「移居」到寺院。其虛耗布帛菽粟，油鹽醬醋如故也。「惟作奸犯科，藏垢納污，較在家庭時為甚。蓋壯年羣居，人慾橫流，勢所必至也。」某君所云再出一回家，亦不過一句俏皮話。若向實際上研究，究竟「出」到那裏去：天空乎？地底乎？恐某君終不能指出確定地點。



李汝珍和俞正燮的女性解放論

林秋

(1) 導言

西洋思想史上，十八世紀發現了「人」，十九世紀才發見了「婦女」。所謂發現了婦女，並不是說沒有婦女，而是說以前不認識婦女之人權也。在中國，婦女解放的思想，始終未得十分發展，古代以婦女與貨物同等看待，然而有許多地方也還不及近代嚴酷。就像婦女改嫁和纏足這兩項事，古代雖卑視女子人權，然而不甚限制女子改嫁，纏足的事是更沒有的。至於婦女改嫁，在南宋以前，確乎不算希罕。漢代皇帝多有改嫁皇后。最有趣的是漢光武替他姊姊選擇再嫁之婿的故事，後漢書（卷五六）宋弘傳中說：「（光武）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弘）威容德器，羣臣

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史實，一個皇帝不恥其姊之再嫁，公然帮他忙找女婿，可見那時對於女子的思想，不像後世所謂的那樣「人心之古」。三國時蜀魏吳三個皇帝的后妃，都有再嫁之婦。蜀主劉備穆皇后，原係劉焉的子婦。（劉瑁之妻）史稱：「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曹文之子子園乎？』于是納后為夫人。」也是說明重視宗族血統觀念，而無鄙視改嫁婦之意。魏主曹丕甄皇后，本係袁紹之子婦。（袁熙之妻）

吳主孫權徐夫人，原係陸尙之妻。尙卒，孫權聘以爲妃。至於陳平之妻曾經五嫁，皆不以爲恥。可見古代女子死了丈夫，準許再嫁，沒有必須守節爲貞的觀念。然則一般所謂改嫁爲「人心不古」，漢不爲「古」，宋其爲「古」乎？至於夫死不嫁，只是一種儒家的理想行爲，東漢曹大家作女誡有「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而西漢大儒董仲舒則「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婦于齊，言夫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惟至隋代，始正式限制女子改嫁，開皇（隋文帝年號）十六年詔官員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而這種規定，似乎與隋政權一同崩潰。新唐書所載公主再嫁者二十餘人，（高祖女四人，太宗女六人，中宗女二人，睿宗女二人，玄宗女八人，肅宗女一人）三嫁者四人。（高宗女一人，中宗女一人，玄宗女一人，肅宗女一人。）而堂堂有名之韓愈，其女曾先通李漢，後又改嫁樊宗懿。北宋名相范仲淹，其子婦亦曾先嫁范純禮，後嫁王陶，王陶是范文正公的門人，改嫁時范正居相位，看來與貧窮始改嫁毫無關係，宋初猶有

公主改嫁的事情，後來却沒有了。可知婦女改嫁破貞的思想，與理學之興盛有關，與古代儒家還不能說成一氣。理學由宋至明，更愈空靈，反乎人情，這種觀念才更厲害了。清儒反宋明之古而求解放，但對於女人並未十分理會。然而以崇尚漢學，反對宋明理學之故，給人一種暗示：就是宋明的一切，不很可信，戴東原既有宋儒以理殺人的話，漸漸演變而發生出來李汝珍和俞正燮的婦女解放論。

(2) 李汝珍

李汝珍字松石，大興人，據胡適之及孫佳訊二先生之考證，大概知道他：

- (1) 生於乾隆中葉，（約一七六三年，即乾隆二十八年）
- (2) 是個秀才，
- (3) 隨其兄在江蘇海州住了若干年後官中州，
- (4) 通聲韻之學，著有李氏音鑑一書，及
- (5) 鏡花緣小說一百回，
- (6) 『讀書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學，以其暇旁及雜流，如壬遁，星卜，象緯，篆隸之類，靡不日涉

以博其趣』。(音鑑余集序)(許喬林鏡花緣序說他『枕經莊史，擷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

(7)死於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年)時年約七十歲。

這只是一個概略，關於他的私生活，可以說是無可考知。

李汝珍如果只著了一部音鑑，他一定不會大大引人注意；因為清代專門音韻的學者，比他精的很多。他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還佔有一席，是因為他的鏡花緣小說。他的鏡花緣，在文壇上很有名，然而以欣賞文學的眼光去看，說教的氣味太濃，藝術的手腕太不靈活，只是第三流的說部。然而學人却很重視這部第三流的小說。這完全因為他的小說別開局面，故事穿插很別致，而思想也很別致。他很注意社會問題，使他的藝術價值減低，但是思想價值增高。他把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他是新鮮的，人道主義的，不可多得的。中國自來是「周公制禮」，把女子視同玩偶，無怪乎

劉夫人有『周姥不制禮』的抗議。這是很有意思一件故實。我們仔細回頭想想，中國自來對於女子議論之不公平，應視劉夫人的話為非常痛切之論。中國是以男子道德為本位的，與西洋中古世紀(所謂黑暗時代)完全無異。西洋中古時代，曾經討論過婦女有無靈魂的問題，可見是不把婦女看作人。中國古代帝王亡國，往往把罪名由女子擔當，妲己負着商朝滅亡的罪名，西施負着沼吳的罪名，褒姒負着東周滅亡的罪名。列女傳上說，紂王於『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這能歸罪妲己嗎？操有生殺予奪之權的皇帝，什麼事作不得？他要用他的權柄來討女人的歡心，女子就該負着罪名嗎？褒姒不好笑，幽王就舉烽火來討她的歡笑，結果弄得國亡，難道說笑還沒有自由嗎？其他如張麗華楊貴妃，皆以尤物亡國之名，慘遭屠殺，而尤奇者，西施本奉越王之命媚吳王，結果吳為越滅，越王以其尤物亡人國家，沉之於江。(或謂西子隨范蠡扁舟泛五湖；沈西子於江之說，實否不可知，然甚足代表古代之婦女觀念也)。崇婦人而卑男人，固然非是；

而把女子不當人待，無論如何算不得健全的理論。我們所要求的文化，是合理的文化。合理的文化，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所謂合理的道德，就是合乎人的道理的道德。明代諸儒所鑄的教條，「女子無才便是德」，分明含着愚弄壓迫女子的意思，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當非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設顛倒過來，女子受教育，主張男子無才便是德，我們男性能夠忍受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不這樣存想，便失忠恕之道——也就是違反了合理的人道。

李汝珍的鏡花緣，主張女學士，女子科舉，分明是反對明人道學家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他在黑齒國一回中，寫那亭亭和紅紅兩個女子，把多九公難得「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原是表明他的理想女性。他又藉着林之洋的口說：

「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咱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

不知甚意，細細打聽，纔知這里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

自然李氏有些過分看重書本，然而如果把書本解作智識，他是很有見地的。

他說女子也同男子一樣，「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所以他又說「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他是在根本上承認女子應與男子平等。前些日子我還看某報的冬烘先生在辯論女子根本不能與男子平等，說如果是平等的，為什麼男子沒有月經呢！兩相比較，李汝珍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有這種思想，不能不說是時代的先驅了。

李汝珍在君子國中，（君子國就是他的烏托邦）對於女子問題，點破了下面幾種主張：

（1）反對生子女後的慶筵。

（2）反對送子女入空門。（即捨身）

（3）反對纏足。

（4）反對算命合婚（俱見鏡花緣第十二回）

他反對生子女後的宴筵，是因為宴筵必須宰殺，因生一子女，而殺許多生物，違悖上天好生之德

。反對捨身是因爲陰陽失配，「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反對纏足，（詳細在女兒國中，得到例證的說明）是因爲破傷骨肉，是大不忍之事；以美觀而論「西子王嬌，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反對算命合婚，是因爲算命不可靠，（讀者聽者！李汝珍是對於斯道深有研究的人。）而「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不可草草。既要聯婚，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

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來，這都是健全的理論。這些道理，本來沒有什麼高深難解之處，只是被過去許多迂腐的見解，扭來扭去，失了正道，李松石忽然指了出來，才覺得這是自然，合理，而通達。

他對於女子纏足一事，大概最爲痛恨，所以在女兒國中，特別重新擴大的宣傳。他宣傳的方法，是讓男子也嘗嘗纏足的痛苦滋味，叫男子知道這真是一種暴虐異性的事情；在女兒國是暴虐男性，在中國是暴虐女性，林之洋十幾天的纏足史，就是一篇滑稽而沈痛的反纏足宣言。

此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反對男子納妾。這在兩面國一回，他作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具體描寫。兩面國的強盜，想把俘虜的唐閩臣等人，收作妾房，他的老婆就大鬧起來，把丈夫打了四十大板，又對強盜說：

『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歡喜麼？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將糟糠之情，也置諸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想置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先替我討男妾，我纔依哩。』（第五十一回）

一夫一妻制度，是人類最好的，最合理的制度。男子娶妾，女子自然不樂意，這叫作嫉妬，是人的本性。（性的佔有慾）如果不能保持一夫一妻制，男子納妾，就不能禁止女子自由戀愛。所謂貞潔，是相互對待之辭，既無貞夫，而必有貞婦，在情

理上也說不過去。這是合理的解說，然而中國舊來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理由，公然可以納妾，而不許女子姤爭。納妾就是貶視女子的人權的證據，記得從前林語堂說辜鴻銘的笑話，說辜鴻銘把妾解作「立女」，是男子疲倦時的靠手。有一次辜氏對兩位美國女士表露他的高見，美國女子就說：「天下豈有此理！如果這樣，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把男子當作靠手？男子既可有許多妾靠手，女子又怎樣不可以有許多夫靠手？」辜鴻銘遂又說道：「不對，你常見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但是你看見世上那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辜鴻銘最泥守孔子春秋大義，他曾以英文著「春秋大義」一書，標名爲「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很可視爲舊頭腦之代表。他們心理的荒謬，辜氏的妙喻很可表示出來。天下固然沒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局面，但是人怎能比作茶壺茶杯？並且用什麼方法能證明茶壺是男子而不是女子？強辭奪理，不能「從善如流」，而自視甚高，自稱君子，都是這一類人的本相。試問見道而不信，合理而不處，算得什

麼忠恕君子？李汝珍罵作兩副面孔的強盜，不亦宜乎！

最後，李汝珍在女兒國和黑齒國，都有女子應當參政的表示。陰若花後來還回去作國王，並以亭亭等三個女子爲大臣，就是他對於女子應當參與政治的理想。

李松石在他的鏡花緣中，自然有許多迂腐的思想和見解，然而對於婦女問題，他的思想却都是健全的，合理的，現代的。

(3) 俞正燮

俞正燮字理初，清嘉慶道光中安徽黟縣人。我們關於他的歷史，不很知道，只知道他是個舉人，著有癸巳存稿，癸巳類稿，在類稿的前面，有王藻的序文，他說：「故其兄之於文也，真而不鑿，要而不蕪，質而不儻，辨而不譁，覃精研思，實事求是，率皆發明經史奧義，旁及百家九流，剖析疑似，若辨黑白」。他的癸巳類稿，的確稱得淹博，而且許多意見很新鮮。在類稿卷十三，接連着有四篇文章，討論婦女問題，在從前很少有他那樣論調。他也是

爲女性辯護人權，而所採的方法是用考證。在一篇反對纏足的文章的最後，他說道：『女賤則男賤，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時有貴重華美之履，徒以理折之不服也』。他的考證很精，引據史實也很確切，清代學者以復古爲解放，俞理初先生竟用來講社會問題，真可謂學問思想界之別開生面矣。

俞氏辯護女權的四篇文章是（一）『貞女說』，（二）『節婦說』，（三）『妒非女人惡德論』，（四）『書舊唐書輿服志後』。今分述之如次。

（1）貞女說。——他開首舉一首詩，說明貞女之不合天理人情。這首詩是：『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婿死無端女亦亡，鴆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腸斷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俞氏引此首詩後，評論道：『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他反對女兒未嫁守貞節，不嫁人或殉節。他舉列女傳羅靜之事爲證。羅靜於未婚夫死之後不嫁，

是因爲他的未婚夫之死，是爲了她父親的緣故，所以『靜感其義，遂誓不嫁』。這本合乎情理，後世女子不肯受聘，即稱爲貞女，則義有未安。夫妻應當是朋友加性愛，爲朋友而傷悼是人情之常，而其事又何必限於女子？美國最有名的大文豪華盛頓·伊爾文，即因其所愛之人死去，一生再也沒娶妻，與羅靜之事，可以並看。所以後世貞女之說，不能以羅靜爲先例。

（2）節婦說——禮郊特性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本於此種古義，俞氏論之曰：『婦無二適之文固也；夫亦無再娶之儀。……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言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他又引宋灑王允讓以喪夫無子不許改嫁，不合人情，因而推至女子再嫁與男子再娶者等。結果他主張：『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

嫁者禮之斯可矣」。

這是比较合乎情理與理的議論。在古代離婚是不許的，所以俞氏也未提到這個問題。其實離婚也未嘗不可。只是條件如何耳。如果合之兩敗，離之雙美，則以離婚爲是。齟齬家庭，能消滅人的事業和健康。我這種思想，舊頭腦一定嫌新。然而我是主張除非萬不得已，始可離婚，最好不離婚的；而到了萬不得已時，最好是離婚，社會也不必加以非難。這在新頭腦，也許還嫌太穩健呢。其實我只期望合理的處理，不論新舊。

(3) 妒非女人惡德論——這個題目把他的主張已經表示明白。他在這篇文章內，只是用証據證明他的主張。元孝友上書稱：「聖朝（指元魏）……將相多尙公主，王后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強廣娶，則家逼離索，身世屯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相勸，以急制夫，爲婦德，以能忌爲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俞氏對於孝友的態度，很不贊成以爲「妒者婦

人常情，「夫妻之道，其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恕也。恕則家壞矣。」他又引唐律說：「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則婦女無可妒，禮法之最善者也。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思，心懷不平，常懷愁怨。」意林申子云：「妒妻不難破家，一妻據夫，衆妻皆亂，此不可奈何者也。」這是表明多妻有患，所以一夫一妻可稱。又引韓非子內儲說天微云：「衛人有夫妻同禱者，妻祝曰：「使我無故得百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使子將以買妾。」又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這都是說女子寧甘貧賤，不願丈夫娶妾，可見愛丈夫是妒的根源。所以俞氏說：「依經史正義言之，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矣」。

女子妒忌，完全生於愛，設使不愛其夫，當然不必妒。男子往往只知爲自己謀利益，完全不管異性的苦惱。假設顛倒起來，女子娶幾個面首，丈夫不知怎樣嫉妒呢！報紙上常載着因妻姦被殺的，不是明證嗎？

(4)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纏足弓鞋攷)——這一篇文章，在類稿裏面算是最長的了。他考證的要目是：

(a) 漢講女人足前銳乃側體畫，因方履始見梭。

(b) 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緣流濯素足」，晉人尙未纏足。

(c) 南唐宮娘弓鞋，是舞裝。

(d) 弓足之事，宋以後，則實有可徵；然仍多不纏足者。

(e) 野獲編云：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是明時以纏足爲可貴矣。

(f) 清代本禁裹足，康熙六年後始弛禁。

因此他說：「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

餘論

中國人的思想，我以爲就女子纏足一事，最能

說明，纏足分明是件最不自然，最不入道的事情，在中國竟行了將及千年而不改。並且其間有幾個女子解放主張者，(如李松石，俞理初，)起來反對也不能改。所以好古之士，無論怎樣稱頌宣傳，說中國民族是十分文明的民族，是無人相信的。戕賊身體，貽害血統而不自知，究竟是智是愚？纏足之風，李汝珍攻之於前，俞正燮攻之於後，而其頑不靈之社會，竟不知覺悟。直至海禁大開，世界騰笑，始稍知愧惡，漸謀解放。不是很可怪嗎？說到根本，都由於男子奴視女子，而女子多未受教育，在習慣上亦視爲當然。不惜奴顏婢膝，供男子的驅使。討男子的歡心，且一經纏足，則行動不靈，形同殘廢。終其身須要幽處深閨，枯坐監獄，若稍逾範圍，便是大逆不道。至於女子對於社會，對於國家，與男子同樣負有責任的話，在女子一方面，根本上就不懂得。吾國民族，在古代並不是這樣的愚昧，自宋明理學之說盛行，越變越糊塗了。於此證明戴東原「理學殺人」之說，洵確有特識之論也。

諸事不宜

芸法

某友案頭，陳列着所謂「皇曆」者一冊。其中有四字奇文曰，「諸事不宜」。所謂「諸事」，不知指何「事」而言？

人生在世，與「事」字發生關係之時間太多。大之治國平天下，「事」也。小之飲食便溺，亦「事」也。

所謂「諸事不宜」，大約既不宜治國平天下。又不宜飲食便溺。

街頭巷尾之無知愚民，嘗有某一日是「好日子」，某一日是「壞日子」之傳說。日子竟分好壞。真正奇談。

以此例推之。可以定某一月是「好月」；某一月是「壞月」，某一年是「好年」，某一年是「壞年」。

若逢「壞年」，便一定這一年「諸事不宜」。

一種民族，若欠缺了常識，什麼出醜的笑話，都會發生出來！



四川省經濟鳥瞰

牟仁水

四川在禹貢上稱梁州，周屬雍州，秦分置巴蜀二郡，漢首置益州，至唐則分隸劍南山南二道，宋分益梓利維四路，而總稱四川路，四川之名自此始。（或謂係因境內有泯瀘維巴四大川，故名）元因之置四川省。明設四川布政使司，至清又爲四川省。民國一仍清制，設四川省，惟劃西部爲川邊特別區。（現稱西康省）全省東西長一千五百五十餘里，南北長一千六百五十餘里，面積約有一百三十萬方里。在十八省居第一位。與日本內地相較，其面積略大於日本。人口五千四百萬，（民國十七年內政部概算）與日本之四千六百萬相較，亦多於日本。與歐洲各國相較，四川面積等於法國，而人口較法國多一千萬。

四川四面都是山嶺，據地質家說，在古代是一個大海，後來乾涸，遂形成一大盆地，故其形勢區劃，可謂天成。翁文灝四川遊記云：『旅行者自三峽上航，習見雄奇瑰偉幽深迫窄之山景，驚心動魄；一至夔府以上，頗覺天地開曠。益以兩岸斜坡，綠竹成叢，松柏交翠，榕蔭如蓋，蔗田盈陌。峽中風景有如猛士按劍，千人辟易；一入川東，則如美女倩粧，輕顰淺笑。』（見地理雜誌第三期。）盆地爲一大平原，故生產豐富；又因四圍山岳環抱，故自來恃爲天險，歷代常爲割據之地。

四川氣候很和暖，翁文灝四川遊記又有云：『……川東區域，即爲四川盆地之東部，四川盆地因四面羣山環抱，外高內低，北方之西北風，爲秦嶺

岷山大巴山等橫斷山脈所阻，不能侵入。故盆地以

相差很遠。

內，氣候溫和，照緯度言，四川緯度與其他長江各

經濟情況之一般

省，如湖北等不相上下，但其氣候，則殊不同。終

四川經濟情況，可分為三項（礦產，農產，及

年不凍，冰雪不常見，除高山頂外，平地幾從不見

工業）。

雪，以故一入夔門，風景頓殊，植物格外茂盛，且

（一）礦產

有若干熱帶植物，為其他長江各省所未有者，……

四川四圍在山嶺懷抱中，東有巴山，西有邛崃

榕樹……在閩粵等省熱帶地方極為常見，在溫帶

山，北有岷山，南有苗山，整個地成一盆地地形。這

中則惟四川有之。……（見地理雜誌）翁先生以

些山脈的地質岩層，多係古生代岩層，盆地中部則

地質專家，親身目擊所得之經驗，故其敘述，較之

為中生代之岩層。此種外古中新的盆地周圍，多產

歷代地理志，都超過其價值。若以四川與日本相較

金屬礦物，而盆地內則多產侏羅紀時代之石炭，石

，日本以得暖流，國內溫暖逾恒，四川則以山障得

油及銅鐵等等礦物。其礦產約有下列諸種：

暖。論地勢，日本為水之隔障，四川為山之隔障；

（A）金——金產多在嘉陵江流域，岷江上流

論氣候，都是處於溫帶而有熱帶的性質；面積則不

及西南山地一帶，大體皆為沙金，揚子江上流之金

相上下；論人口亦多寡相等。惟水是交通便利之點

沙江，完全是因產金沙而得名的。四川之金產，據

，山則防礙交通，所以在文化上與立國的價值，則

中國經濟年鑑，有如下表所示：

民國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廿一年 廿二年

一五·八五〇兩 一五·八五〇兩 一五·八五〇兩

二〇·〇〇〇兩 三〇·〇〇〇兩

其產金之縣分，有下列諸縣：

萬兩，為成都平原中之著名產金地（江油，平武，

灌縣，簡陽，彭縣，涪江，崇寧（霸場年產二

安縣，懋功，重慶，合川，涪陵，榮昌，大足，萬

縣，達縣，大竹，忠縣，黔江，鹽源（光緒二十九年改爲新式開採，現在休工）冕寧，峨邊，眉山，瀘縣，仁壽，蓬安，劍閣等。

（B）鐵——鐵在今日礦產中，最爲重要，爲重工業機器工業及軍事工業的惟一原料。軍事工業家都以爲握有最大的鐵礦，就是握有制勝權。所以鐵礦近百年來爲各國所必爭。法德之爭，就是以勞蘭州的鐵礦爲中心。

四川藏鐵，頗爲豐富，據申報年鑑之記載，四川之鐵礦儲藏量，約有二五〇〇〇〇噸。最著名的藏鐵地方，爲綦江（一〇〇〇〇噸），威遠（五〇〇〇噸），及榮經（一〇〇〇噸）等地。

四川雖有這多的鐵礦，然而每年的產量並不多，（民國十八年及二十年，皆爲六萬噸）原因是沒有採用新式機器採掘法，而仍用土法採掘。今將全省重要鐵礦採掘情況述之如下。

（1）綦江鐵礦——綦江鐵礦在綦江縣土臺寺附近，礦苗皆在侏羅紀沙岩中，厚約四五尺，寬約三

里，自南川縣腰子口至綦江縣土臺寺，大爐廠，白石塘，藤灘，凡八十餘里。鐵礦石以在土臺寺附近所產之寺鐵礦爲最佳，約可含鐵四成餘。亦用土法開採，土法煉製。出鐵多製鹽用鐵鍋及農具。每年只產七千五百噸。

（2）拱頭山鐵礦——在建昌縣拱頭山。所產爲赤鐵礦；土法採掘。冶煉處則在大椿溝，及鹽井溝二處。產量亦不多。

（3）威遠縣鐵礦——共有九礦，各自設冶煉所。年產約三千噸。

（4）犍爲縣鐵礦——年產一千一百噸，有冶煉廠一所。

（5）重慶電力煉鐵廠——爲四川善後督辦公署所創辦，完全新法冶煉，其目的在製軍用合金鋼，全廠每日所生產二十噸。（以上四條，係根據日本國際協會調查，第五項則根據申報週刊胡庶華之「中國鋼鐵業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所載）。

（6）銅——銅產在四川以彭縣爲最著名，其他西南山中皆有相當埋藏，惟因無完密調查，所

以實況不能詳知。

彭縣產銅，自古即知，但未開採，至宣統元年始招聘日本技師正式採掘。現有商辦彭縣銅礦局，經營馬松嶺，花梯子，半截河，和尚山等地之銅山，每年產額為四·三二零噸，礦石含銅百分之九。故數量亦甚少。

(D) 其他金屬——鉛及亞鉛，產於會理及天全兩縣，其產額如下：

| | | | | |
|----|-------|------|------|------|
| | 民國十九年 | 二十年 | 二十一年 | 二十二年 |
| 鉛 | 二〇噸 | 二〇噸 | 一〇噸 | 二〇噸 |
| 亞鉛 | 三〇〇噸 | 三〇〇噸 | 二九〇噸 | 三〇〇噸 |

其他金屬礦產則如下：

銀產地——灌縣，江油，綿陽，蘆山，天全，(最著名)鹽源，會理，越嶲，冕寧，樂山，高縣

，內江，雷波。

錫產地——平武，綿陽，奉節，西昌，資中。砒產地——酉陽，鹽源。

水銀產地——酉陽。

安質母尼產地——重慶，秀山，天全，寶興。

(E) 石炭——四川石炭埋藏很豐富，多係侏羅紀石炭。全省礦區六十九，礦區面積一八二·零七八英里。全省石炭埋藏量估計為九，八七〇·〇〇〇噸，其中有烟煤九·八一〇·〇〇〇噸。

埋藏量約佔全國百分之四，次於山西，陝西，列第三位。

四川石炭埋藏量雖大，然而產量，則為交通及全部工商業之情形所限制，自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其生產量如下：

| | | | | | |
|--|----------|----------|----------|----------|----------|
| | 民國十八年 | 十九年 | 二十年 | 二十一年 | 二十二年 |
| | 六〇九·二〇〇噸 | 六四八·五〇〇噸 | 六五八·一〇〇噸 | 七〇〇·〇〇〇噸 | 七〇〇·〇〇〇噸 |

其著名炭田及公司之產量則如下：

1、犍爲炭田

礦質種類——中級有烟煤

運銷地點——成都，叙州，瀘縣，重慶。

年產——十二萬噸。

2、彭縣炭田

運銷地點——成都附近

年產——七、八萬噸。

3、威遠縣炭田

年產——五、六萬噸

4、北川公司

所在地——江北，巴縣，合川一帶

運銷地點——重慶

日產——五百噸

(以上根據日本東亞局調查，及翁文灝四川遊

記)

(F) 石油——石油在今日動力方面之重要價值

，日見增加。沒有石油飛機飛不起，汽車不能奔馳

，在軍事上最爲重要。所以石油在各國無不各有國

策。中國石油埋藏以陝西爲第一，四川爲第二。依申報年鑑之記載，中國全國石油埋藏量爲三·二七三兆桶，(每桶四十二加侖) 陝西四川一帶即佔一、三五七兆桶。

四川石油分布於大墳堡，涼高山，東嶽廟，豆芽場，馬鞍山，楊家沖，帽臺山，大安寨，靈盤山，老鷹扁等地，皆有自流井。其開採皆用土法，民國初年有自流井三四十所，每井一日可出油二噸。其時人民科學智識幼稚，開採僅及地表淺處，所以不幾年即漸漸呈油竭的現象。及至民國十八年後，人民對於石油的認識增大，十九年遂招聘外國專家爲技師，試驗新法開採，所以現在已有夔龍德，燈心，長流，海溶，金海，三興，天新，星新等十餘家，平均每年可產油三萬八千八百四十餘斤。然因運輸不便，經費不足，設備不完善，故不甚發達。最近始由政府設法改善開採，其前途殊不可樂觀也。

(G) 鹽——四川盆地本爲海之乾涸，所以鹽岩及鹽泉都很豐富。通計全省有產鹽地二十七所，大抵北部產地，多在嘉陵江流域及溶江，沱江流域。南

部產地在金沙江與岷江合流之處。含鹽地層都在侏羅紀石炭系之上，赤色砂頁岩之下。自流井區域因地層關係分爲黃水黑水二種，水中含鹽約在一成上下。

四川鹽之製造，多用自流井吸引鹽水煮成，品質之佳，爲全國第一。四川鹽通常分兩種，一種名花鹽，爲純白色；一種名鍋鹽，爲灰黑色。其產量及消費量（自民十六至十九）如左：

| | 十六年 | 十七年 | 十八年 | 十九年 |
|-----|-----------|-----------|-----------|--------------|
| 生產量 | 六·三九八·八八三 | 六·四六〇·五二六 | 六·三九八·二二七 | 六·九一八·七七四(担) |
| 消費量 | 五·四九五·五七一 | 四·五七九·三七三 | 五·一〇七·七〇七 | 四·二二九·七〇六(担) |

兩相比較，產量尙有贏餘，所以鄰省多半仰給，大概南至貴州，北至陝西甘肅南部，東至湖南湖北西北部，大概皆用川鹽。

而論，四川不失爲最富庶之區。

(二) 農產

其他琉璃，琥珀，瑪瑙，雲母，石棉，蠟石，滑石，石膏，硝石，石灰，四川皆產之。故以地藏

四川普通農作物之生產額，據日本東亞局之調查，有如下表所示：

| 種類 | 畝數 | 生產年額 | 全國生產年額 | 百分比 |
|-----|-------------|-----------------|-----------------|------|
| 米 | 四五、八四七、〇〇〇畝 | 一四、五三七、五八二、〇〇〇斤 | 八六、六三四、三〇九、〇〇〇斤 | 16% |
| 小麥 | 一八、四三七、〇〇〇畝 | 二、六四六、二五六、〇〇〇斤 | 三九、二二三、七二七、〇〇〇斤 | 7% |
| 高粱 | 五、五四四、〇〇〇畝 | 八一六、九二三、〇〇〇斤 | 一四、一七四、九六五、〇〇〇斤 | 5.5% |
| 小米 | 九八四、〇〇〇畝 | 一三三、八八三、〇〇〇斤 | 一五、四〇七、三二一、〇〇〇斤 | 8% |
| 大豆 | 七、五九九、〇〇〇畝 | 九五八、九九二、〇〇〇斤 | 一四、五三四、六三八、〇〇〇斤 | 6.5% |
| 玉蜀黍 | 一一、七五一、〇〇〇畝 | 二、二一九、四六〇、〇〇〇斤 | 一一、七三三、七七六、〇〇〇斤 | 28% |

| | | | | |
|------|------------|----------------|------------------|------|
| 大麥 | 八、二三六、〇〇〇畝 | 一、一七六、一四六、〇〇〇斤 | 一、二〇九四、二九四、〇〇〇斤 | 9% |
| 其他穀類 | 二、三〇〇、〇〇〇畝 | 二、八、一一六、〇〇〇斤 | 二、〇九四、八一〇、〇〇〇斤 | 1.7% |
| 甘藷 | 五、九六三、〇〇〇畝 | 五、九九一、四七七、〇〇〇斤 | 一、六、六四三、七三〇、〇〇〇斤 | 22% |
| 馬鈴薯 | 一、二〇〇、〇〇〇畝 | 六六、五四六、〇〇〇斤 | 三、七四九、一四八、〇〇〇斤 | 18% |

右表所列之農產品，當然以米為大宗，其產量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廣東省。小麥當然不能與北方諸產麥省相比，但在南方，則當居首位。今特將其產米區，列述如下：

1、東部產米區——包括江津，綦江，忠縣，永川，長江及巴縣等地。江津最多年產十五萬担，然品質不佳，除本地食用外，多移運重慶消售。綦江米質良好，年產五六萬担，忠縣米質雖較好，但產量較少。其他永川長江巴縣則多為山地米。

2、南部產米區——包括瀘縣，叙州，合江，納溪，江安，長寧，內江，富順，犍為，資中，資陽，仁壽，樂山，洪雅，爽江，大邑，彭山，眉山，青神，寧屬等縣，瀘縣米不很好，多消於重慶萬縣。叙州產米亦不佳，多運往犍為鹽場消售。合江納溪江安等十數縣，為一大產米區。洪雅爽江諸縣產米頗佳，尤以樂山為最。

3、西部產米區——包括成都一帶，金堂，簡陽，華陽，新津，雙流，溫江，郫縣，崇慶，新都，灌縣，新繁，崇寧等縣。成都一帶因水利發達，產米頗佳。金堂米則為四川之冠。其他諸縣產米，除自用外多運消成都。

4 北部產米區——包括涪江流域，渠江流域，及嘉陵江流域諸縣，渠涪兩江流域產米，尤為著名。其他農產品之可以稱述者，有棉，茶，落花生，油菜，煙草，甘蔗，大麻等。

棉花——產於射洪，遂寧，資陽，簡陽等縣，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所發表報告（經濟年鑑）謂民國二十二年四川有棉田三〇九三三〇零畝，產棉六五〇九八一〇零斤。申報年鑑則謂二十三年產八十六萬六千市担。

茶——四川有七十幾縣栽茶，據四川建設廳調查，謂全省有茶田二十九萬五千五百畝，栽培戶數二

千四百三十一戶，每年產茶約三十萬担，惟近二年來，海外消路降低，而生產也隨之減少，每年約產十萬担。

落花生——據申報年鑑所載，二十三年種三·二五六·零零零市畝，（市畝約合普通畝九分多）產七·九五七·零零零市担。（市担約合普通担十分之九弱）

油菜——民國二十三年種一·零一一·零零零市畝，產一六，一零八·零零零市担。（見申報年鑑）產地多在長江，泯江及沱江流域之平原。

煙草——四川煙草在西北很有名，據余所知可以到達陝西潼關一帶，煙味最濃最猛。其產地以成都平原為中心，而以新都金堂為集消地。除成都以外，萬縣，渠縣，合州，崇縣，嘉定等地皆產之。民國二十三年有煙田三七八·七七八畝，產煙葉八六七·八三零市担。（申報年鑑）

甘蔗——民二十一年統計（經濟年鑑發表）五六七·零零零畝，產額五零七·五四八·零零零斤。次於廣東，雲南，湖南，江西，在全國列第五位。

大麻——產額居全國之第一位。二十一年有麻田二五六·零零零畝，產額四五·二六四·零零零斤。（經濟年鑑引用）產地多在省之東部。

（三）工業

四川係屬內地，所受外國影響較小，只是近年來也漸漸不能支持了。因為在前些年，交通不便，外國工業品不易流入。近年來因輪航上溯，外國貨品輸入漸多，以國內小型製造，自然相形見絀。所以四川工廠時有倒閉。然比較其他各省，四川的工業情況，仍稍居優勝地位。今分述之如下：

（甲）食品工業

（A）製糖業——四川盛產甘蔗，前面已經提及，但是實在情形，各家報告，往往時有出入。據民國三年農商部調查，則四川年產甘蔗三萬萬斤。民國八年日本糖業專家河野信治氏實地調查後，謂中國每年可產甘蔗四萬萬五千萬斤，其中四川三萬萬斤，廣東七千五百萬斤，江西三千萬斤，廣西二千萬斤，福建一千五百萬斤，其他雲南浙江等一千萬斤。而最近中國中國專門家，則謂四川年產甘蔗

七八十萬担，（廣東六十萬担，其他三十萬担共計不過二百萬担），與日本河野信治氏之調查，相差有一半之多，因為不明其統計來源及方法，未敢斷定孰是，但四川產蔗列為第一位，則世所公認也。

四川產蔗區，皆在南部肥沃之地，以淮州，簡州，資陽，資中，內江，富順，仁壽，威遠，叙州，南溪等地為主。這些地方所產，多係紅砂糖，只有資中，威遠，榮縣產白砂糖。其產額為：資中白砂糖年產三千萬斤，內江五千餘萬斤，仁壽，威遠，富順，榮縣各三四百萬斤，淮州四百萬斤，簡州一千餘萬斤，資陽一千餘萬斤，民國二十一年四川運消省外的糖，有二千四百五十萬斤。最近數年因為雨水不調，及洋糖競爭，四川糖每年生產減少了三分之一。

（D）麵粉業——全省大規模麵粉工廠，共有二所，新式小規模者三處，資本金合計三十一萬元，年產麵粉十三萬九千袋。中國全國新式工廠共六十六，年產麵粉六千四百萬袋，四川麵粉業似尚無地位可言，因為四川為用米省，麵粉業當然無可

稱道。

（乙）紡織工業

（A）絲業——川綢本極有名，近年中國絲業一落千丈，四川絲業亦大受影響，據中報年鑑所載，四川共有絲車四千五百零十二架，而休業者已居其大半。

（B）紡織業——織布業新工場共計七所，資本共計九萬元，年產貨值五十餘萬元。其他手工業及小工業則不計其數，生產土布，流通甚廣，約值一萬萬元上下。

（丙）油漆工業

（A）桐油——桐油為東洋的特產，歐西各國十九世紀後半世紀始知應用桐油。全國年產百餘萬担，價值三千萬元以上。四川一省則年產四十餘萬担，佔百分之四十。

（B）漆——四川產漆之地為：夔州，萬縣，寧遠，合川，大寧，酆都，石柱，酉陽，秀山，洪雅，綿竹等縣，而以重慶萬縣，宜昌為集消地。民國二十年上列三地之漆的集散額如次：（海關報告）

重慶——八·一六九担——值五五九·五七六兩。

萬縣——四·四九一担——值四〇四·一九〇兩。

宜頭——九·〇一八担——值六四四·六六六兩。

(C) 牛油——民國二十年海關報告其產額如

四三兩。

下：

重慶——八百二十四担，值一萬三百七十一兩。

萬縣——一千一百担，值一萬七千五百兩。

(D) 黃臘——民國二十年產額如下 (海關報

告)

重慶——八十九担，值六千三百三十兩。

萬縣——七十四担，值三千八百四十六兩。

(E) 白臘——白臘乃是一種蟲的分泌物，為四

川之特產，貴州，浙江雖有而甚少，且遠不如四川之優，白臘每由重慶經由漢口銷售全國及海外，計每年二千餘担。白臘在中國用為燈火燃料。或貴重藥品之包裝。歐美則用為化妝品，或製造玩具，其產額如下：

民國十八年產三·三七五担，值三一〇·九二六兩。

民國十九年，產三·七〇四担，值三五二·二六四兩。
民國二十年，產二·九六七担，值二六〇·六四三兩。

(丁) 製紙工業

中國往昔製紙，以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四川為最盛，大半這都是產竹區，和產稻區。四川氣候溫暖，竹林極多，故為產紙名地。成都之箋紙，保寧江曲之楮紙，夔州，雅州，嘉定，忠州之蠟紙，在歷史上都很有名。而全省則以連紙，川連紙，毛邊紙，油紙最著名。惟四川造紙多為手工業，故統計缺乏，不知其產額及價值。至光緒三十一年始在重慶設有富川紙廠，三十三年成都設立樂利造紙公司，民國十六年，嘉定又設有錦新造紙廠。此中富川最近專門製造火柴用紙，其詳情不明，樂利資本金十萬元，可製青色洋紙，最近已等於停業，錦新資本十萬元，製造新聞紙。然皆只供本省應用，其運銷省外者則甚少。所以四川的製紙業還是以舊有手工業為盛。

(戊)製革工業

四川製革工廠有左列諸大工廠。

| 名稱 | 所在地 | 設立時 | 資本金 | 製成品 |
|--------|-------|-------|--------|-----|
| 成都製革廠 | 成都 | 光緒三十年 | 十七萬元 | 軍用品 |
| 體權製革公司 | 成都 | 民國元年 | 二萬元 | 熟皮 |
| 崇實製革公司 | 成都 | 民國四年 | 一萬二千元 | 製皮 |
| 求新製皮公司 | 巴縣太佛寺 | 民國九年 | 十五萬四千元 | 熟皮 |
| 鼎新製革公司 | 巴縣 | 民國二年 | 三萬元 | 熟皮 |
| 匯豐製革廠 | 巴縣 | 民國元年 | 二萬元 | 熟皮 |

這些工廠以崇實成本最小，年產皮二萬至五萬担，動力四十五匹馬力，工人一百四十三人。

○克羅斯，萬縣三二。○七八克羅斯。○關海統計。可知其產量大約不能超過自給自足之外。

(己)火柴工業

(庚)電氣工業

四川火柴製造廠，共有十家，其中休業者近年已有四家。全省產額不明，重慶年入一二六·五八廠：

據中國經濟年鑑之報告，四川有下列諸發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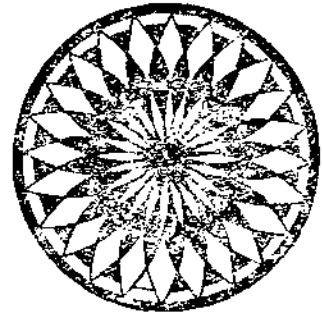
| 名稱 | 所在地 | 民、公營 | 資本 (單位千元) | 原動機數 | 電流 | 發電容量 (啟羅瓦特) | 備考 |
|----|-----|------|--------------|------|----|----------------|------|
| 啓明 | 成都 | 民營 | 三〇〇 | 二 | 交流 | 二七五 | 供給社會 |

| | | | | | | | |
|-------|----|----|-----|------------|----|------|------|
| 煙川 | 重慶 | 全 | 八〇〇 | 二 | 直流 | 四〇〇 | 全 |
| 涪陵 | 涪陵 | 全 | 一〇 | 不詳 | 不詳 | 一〇 | 全 |
| 民生 | 合川 | 全 | 一五 | 全 | 全 | 四〇 | 全 |
| 北極 | 江北 | 全 | 一〇 | 二 | 交流 | 二四 | 全 |
| 濟和 | 瀘縣 | 全 | 二二〇 | (用水力) 二 | 全 | 四四〇 | 全 |
| 叙府 | 叙州 | 全 | 一〇 | 不詳 | 不詳 | 一〇 | 全 |
| 昌明 | 富順 | 全 | 一〇 | 全 | 全 | 一〇 | 全 |
| 樂山嘉裕 | 樂山 | 民營 | 一〇 | 不詳 | 不詳 | 二〇 | 供給社會 |
| 萬縣 | 萬縣 | 公營 | 二〇 | 全 | 交流 | 一〇〇 | 全 |
| 兵工造藥場 | 成都 | | | 全 | 不詳 | 四 | 自用 |
| 煤礦局 | 成都 | | | 全 | 全 | 二〇〇〇 | 全 |
| 兵工廠 | 成都 | | | 全 | 全 | 一六 | 全 |

專家估計四川水力發電，甚為發展，然能用者甚少。據途實未可限量。四川水力佔全國第一位，如能利用，其前途實未可限量。

四川物產豐富，且據天險，古所謂天府之國也。

然自古據四川以立國者，都不能持久。與在金陵建都者，大致相同。此其故，蓋因生活優裕，習於逸樂。嗚呼，今之人猶有思竊據巴蜀以自固，妄奮雄臂以當車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詩錄

感時

歷雪經霜又一春。東風拂面鬢毛新。絕憐滄海橫流日。竟作神州袖手人。世亂早知從政賤。時危端爲養兵貧。揚湯止沸終何益。悔不先抽釜底薪。

夔

旭初飲筵醉書

念希

未堪白髮爲新婦。豈意朱門泥老翁。人去臺空春寂寂。天低風壓晝濛濛。自知枯管趨城黑。已分焦桐付火紅。却怪項王銷不得。楚歌聲起四圍中。

壽蕭龍友丈七十

集杜工部句

念希

獨當省署開文苑。漉漫山東一百州。詞源倒流三峽水。春風回首仲宣樓。似聞昨者赤松子。不減昔時陳太邱。自是君身有仙骨。浴鳧飛鷺晚悠悠。

錦江春色來天地。錦里先生烏角巾。芝草琅玕日應

長。清辭麗句必爲鄰。久拚野鶴如雙鬢。雖未成龍亦有神。飛閣捲簾圖畫裏。已知仙客意相親。

登雙髻山

芝叟

滿山亂石不足數。惟有髻峯差可取。棉陽道上來幾回。未登此山余負汝。兩峯洞關如龍門。恍疑巨靈劈以斧。嵯峨峨峨插雲霄。狀同雙髻艷今古。其或練江是銀漢。爲會牛郎來織女。抑或南海勝西湖。飛來一峯曰天姥。壁立萬仞無低昂。雙印倒印寒江浦。偕友携酒入山中。祇見少年兩僧侶。耦耕耦樵耦誦經。荒寺聲聲聞鐘鼓。呼僧借得芒鞋來。登峯造極何嫌苦。仰看列宿羅胸前。欲摘不摘僅數武。白雲深處有人家。三三兩兩又五五。迤東遙望海門潮。浪花滾滾沒龜嶼。前有烏石後獅山。百靈朝拜

亂飛舞。左髻斜映蓮花峯。相傳信國望帝處。右髻
寒影入靈山。猶有昌黎留衣所。翠聳雙尖萬千年。
遠接梅嶺爲香祖。羅浮神女何處來。若與大姑小姑
伍。信是嶺東美人多。秀氣所鍾此爲主。西南還有
酒甕山。不識玉女飲幾許。我欲推倒醉大千。乾坤
混沌喜快覩。不問常道盡豺狼。違計苛政猛於虎。
洞中別有新地天。宛委瑯環無塵土。存心久矣今始
宣。客曰空言抑何補。世界果歷幾滄桑。誰與先生
共笑語。江山如畫畫中詩。夕陽斜掛雲間樹。

六十自壽

八首

墨仙

神龍啟蟄正三陽。春色平分到壽觴。載酒聽鶯容我
懶。看花走馬笑人忙。妻能知命甘偕隱。兒喜從戎
亦太狂。天爲閒人善頌禱。西山松栢鬱蒼蒼。
正是清明穀雨時。老如白傅寫新詞。養生淨滌貪嗔
妄。習靜獨憐書畫詩。夢裏前塵餘感慨。眼前天地
半瘡痍。餘生清健人生福。洗硯池中種紫芝。

腰纏萬貫覺春夢。賣賦千金沽酒錢。人道先生忘姓
字。我如脈望食神仙。飽經赤縣飛灰劫。細數黃楊

厄運年。塵網已經六十載。不堪回首思悠然。
東武園林久憶家。兵間爲客悵天涯。無情白髮朱顏
改。有約青山素願除。一院清風萬竿竹。三春生意
滿庭花。神州蒼莽縱橫甚。莫把頽唐感歲華。
溶溶春意竄乾坤。如雪楊花入酒尊。地近蓬萊得長
壽。人忘秦漢即桃源。心頭蘭芷皆生相。眼底荆榛
總莫論。老去杜陵客西蜀。草堂喜近浣花村。
激昂慷慨皆欺世。禮樂詩書豈誤人。肝膽果然向誰
是。形骸役我亦真因。風雲有態隨時變。天地不仁
亘古新。始信佛家壽無量。心無所住証金身。
丈夫歲月千金貴。歲月如流奈老何。花月三春付詩
酒。江湖滿地足漁蓑。乘時雕鶚多奇氣。得勢鉛刀
笑太阿。撫髯自憐亦無賴。陌頭且聽牧童歌。
和風初動萬年枝。自喜精神海鶴姿。十里煙花憎白
髮。九城楊柳拂春旗。山林心性閒爲福。文字因緣
半是痴。三萬六千多佳日。樂天知命晉期頤。

分詠王玉蓉所演劇

二十六首。并序

頤公

原夫風高易水。壯士雅擅悲歌。步善邯鄲。趙

女夙傳妙舞。自來燕國。草本如絲。從古觀津。
○人皆比玉。譜雙聲絳樹。最易銷魂。記十索
丁娘。尤殷感舊。况乎念家山破。數行啼下淚之猿
○繞樹星稀。三匝困南飛之鵲。非陶寫於絲竹
○益感慨夫荆榛。藉菊部以寫牢愁。託香草以
存微尚。雖云國風之好。或亦大雅所原。則有
瑯琊世胄。江表名家。生本吳趨。教成歛舞。呼來
小字。宜雜佩以相貽。艷本奇葩。儼涉江之可採。
度新聲於樂府。壁畫旗亭。漲春水於前溪。渡尋
桃葉。始寄身於虎踞龍蟠之地。旋放迹爲金臺
碣石之游。六代風光。送南朝之金粉。一聲河
滿。空北地之燕支。矧乃能自得師。遂成絕詣
○都尉協律。教成白雪陽春。伯子鳴琴。雅稱
高山流水。當夫粉墨登場。管絃競奏。曇花一
露。妙流正始之音。月窟千尋。度出廣寒之曲
○儼彼名閨貞媛。中矩中規。時而藝婦孤舟。
如泣如訴。倘坐夫人城上。翠華鏘珮玉之鸞。
若逢娘子軍前。金勒扣桃花之馬。幸神絕世。
色藝冠倫。宜乎鵲噪千林。龍門十丈。長安道

上。車水馬龍。不夜城中。金迷紙醉。騷壇詞
客。爭題芍藥之花。藝苑名流。齊賦珊瑚之樹
○試續伶官傳記。當列蛾眉。若論優孟衣冠。
羣推鶴立。已博上京之藻頌。堪稱仙館之瓊華
○僕本恨人。生逢末世。琵琶江上。淚濕香山
○笳鼓城頭。悲吟杜老。爰依本事。分詠佳歌
○月窟未語。敢託周郎之願。雲鬢在望。欣爲
宋玉之窺。歷數前塵。出谷鶯時聽婉啣。試尋
春夢。覆隍鹿終竟模糊。聊寫衷懷。非同艷體
○當滄海橫流之日。看誰砥柱波瀾。尋仙人劫
外之棋。容我平章風月。

香霧濕朝暉。推篷捲暮雲。釵鬢映澄水。風雪護巖
君。使劍飛霞技。曹碑孝女文。人間如此曲。能得
幾回聞。慶頂珠

古寺說能仁。陰翳慘不春。風塵張義俠。肝膽結輪
囷。劍冷霜華重。燈殘絮語頻。團團待來日。雙鳳
契蘭因。能仁寺

一曲漁家樂。復乎不可躋。靚妝明玉鏡。俠氣著金
閨。欸乃孤舟廻。蘊餘一樹低。明夷超險難。鸞鳳

竟雙棲。漁家樂

雙軍三箭罷。歎段賦歸來。鳴鶴宵星耀。聞雞鬢雪催。白蘋中婦怨。皇駁遠人回。絕調庶同慶。傳薪要此材。汾河灣

一笑一回眸。奇兵正伐謀。欲擒先放縱。作態更佯羞。誓縮同心結。終成繞指柔。並鞍馳騁日。美意足風流。虹霓關

宛轉態嬌羞。春情不自由。易爻占匪寇。懸意託靈修。漢北桃千樹。廂西月一鉤。幾人淪慾海。特筆著陽秋。二本虹霓關

排闥叩天關。孱盈少婦身。跪池吾獨惜。沉獄汝能伸。信有雄奇氣。依然俊麗人。燕郊尋故蹟。草木自生春。法門寺

雛鳳發清聲。相攜更有成。良緣稱得意。佳曲奏憐卿。落落偕行侶。依依惜別情。宜僚丸脫手。絕技喜能廢。得意緣

霧幕花如繡。姿容被萬方。共矜傾國貌。艷絕內家妝。軟語融春帳。柔情帶婿鄉。爲郎歌入塞。俠義自堂堂。探母回令

霸府陣雲浮。璇閨詠好逑。江山動儀態。姻媿雜恩仇。巴岸啼猿峽。荆門下瀨舟。千秋靈澤恨。哀怨盡珠喉。孫夫人

軼事洪洞縣。妥書儼在茲。風塵悵飄泊。陷阱極傾危。無盡纏綿意。如聞怨慕詞。赭衣侵玉貌。政爾顯嬌姿。玉堂春

十五盈盈女。居然俠士風。蛾眉怨謠詠。肝胆矢純忠。玉美成雙珥。雲飛見遠鴻。酬庸殊未允。遺恨伴襄翁。福壽鏡

玉立亭亭樣。新詞譜艷雲。廣場聆雅奏。能事始憐君。俊逸超凡響。飛騰起異軍。元音歌正始。鴉噪任紛紛。聽雲亭

蓮蓬上陽宮。梅花一樹紅。清歌珠宛轉。妙舞玉玲瓏。應識調絃誤。生憎掩袖工。劇憐捐扇怨。寂寞感樓東。梅妃

險絕彌天手。從容蔽兩雄。慧心延漢統。大力顯雌風。亭畔凝妝晚。轅門擲戟空。袁曹徒倖運。第一數元功。風儀亭

古有妖能媚。於今人欲仙。妄期破色戒。正恐墮情

天。急剗巉崖下。迴颯彼岸邊。何當揮慧劍。斬絕

惡因緣。刺紅鱗

輕薄誰家子。翻爲入幕賓。閉房新作記。乞餒乍依人。仄坐思迷惘。煩憂步逡巡。傳神妙無語。四座

盡生春。梅玉配

倘恍移宮案。推揚事太奇。未容稽故實。還共賞新詞。艷色欺旒冕。歌聲度玉墀。清音珠一串。徐疾

總相宜。李麗妃

美眷如花好。同心臭若蘭。靈根困蝶翅。併力掃荷蕖。命薄憐圓照。詞新唱易安。鉛山譚遺恨。絕調

喜重彈。香祖樓

貞義三娘子。幽棲井不波。天寒憐翠袖。人遠隔銀河。機影餘清淚。花封動玉珂。聞歌桓子野。一往

奈情多。王春娥

法曲傳歐陸。精能說晚華。一時稱絕響。繼起足名家。舊夢年如水。新恩眷若花。流鶯聲百轉。多士

聽無譁。王寶劍

世竟沉冤獄。天宜護玉人。雪飛淨嚴暑。日出轉陽春。險巖疑無路。平反信有神。最難臨刃際。殺棘假如真。金鎖記

輕盈姣好態。突兀領元戎。豪氣風雲捲。柔情兒女濃。明霞流雉尾。澄水剪秋瞳。人並花枝舞。麝麈自在紅。蘆花河

東南飛孔雀。西北望高樓。碎玉真堪惜。聞歌始欲愁。淚傾盈海水。魂斷華山秋。應化雙黃鶴。哀音咽隴頭。焦仲卿妻

九陞申申誓。中懷抑抑思。都將悲苦意。併入短長詞。宛轉增多恨。莊嚴許近窺。斧聲搖燭影。史案到今疑。罵金殿

粉黛擁專城。華年適適驚。芳心增蕩漾。花面任逢迎。淺笑眉能語。流波目有聲。明璫兼翠羽。光艷照人明。棋盤山

大星相家自殺

芸法

偶閱某報，載有軼聞一則如左：

成都大星相家鄧君平，當其盛時，與劉神仙齊名。因積貲甚厚。先後納少妾二人，鄧某已六十餘歲。因年齡關係，其兩妾皆不安於室。近日兩妾因爭一男伶，竟致動武。鄧某出頭解勸，竟被姦夫揉傷兩目。其兩妾乘機席捲而逃。鄧某遂憤自殺。……

妾時：二妾之姦夫，將鄧某之雙目揉傷，可謂得竅。因大相士專憑二目一口騙人。

一文。人類與動物是一源的：都是順着大自然而產生。上期錢玄同可笑，若在相貌上分別，吾輩絕對不能承認。譬如說豺狼虎豹，若說質的好，可以多吃其他動物。可以越幾重山嶺。這便合於『真理』的話。魚龍蝦蟹，肉質的好，可以多賣錢。這便合於『真理』的話。若說相貌的好，代講迷信的舊書，及所謂『大相士』隨便臆造的欺人之談。絕對不足為據。化之。大障礙也。貌，推斷禍福休咎，實吾國民族常識缺乏之確証，亦社會進



反抗（獨幕劇）

楊我華

地點：華北某農村村民趙忠的家內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冬

登場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趙大嫂：趙忠之妻，年二十餘歲。

老奶奶：趙忠之母，六十餘歲。

小鳳：趙忠之女，年八歲。

趙福：趙忠之弟，二十二三歲。

趙忠：年三十餘歲。

紅軍軍官

紅軍軍士二人

此外尙有不登場之羣衆若干

故事是發生在日華事變後，華北內地某農村村民趙忠的家內，觀衆所可以看得到的舞台面，只是

一間典型的農民起居室。室內四壁蕭然，各種物件已均破敗不堪，毫無生氣。因爲在三個月以前他們已然早經敗退黨軍之蹂躪，凡是稍可值錢的物件，均已被搶奪一空了。

舞台正中壁間爲一破紙窗，窗下爲一木床。左邊——左右以台上演員爲準，有一門通內室，右一單扇門可通外面，左門邊有一方桌，上有神像及香爐，煤油燈一，此外尙有破木凳二三，農具數件，散置各處。

開幕時是一個初冬的夜晚，外面正颳着風，屋子裏面是靜悄悄地，趙大嫂坐在床上，正在低頭縫綴一件破衣，此時舞台上除風吹紙窗聲以外，別無聲息。

（開幕後稍靜約二三分鐘，外面有狗吠聲）

趙大嫂：（抬起頭，望望門，又回首望望窗外，長

嘆一聲）唉！（伸伸懶腰，又低下頭去繼

續那未完的工作）

（這時左門開，老奶奶從裏屋摸索而出）

老奶奶：天不早了吧？怎麼小鳳他爹和他二叔從早

晨出去到這時還不回來呢？

（趙大嫂起身讓老奶奶坐在床上，自己却坐在

木凳上）

趙大嫂：娘！怎麼您不睡了嗎？小鳳他爹爹說：『今

天有事要李村正他們商量，他和二弟不定

多晚回來呢。』

老奶奶：我那裏能睡得着呢，人老了，心裏又有事

，躺下總是翻來覆去的，小鳳他到睡着啦

！……我說，近來李村正到底和他們商

量些什麼啊？

趙大嫂：說起來就是告訴您也沒有多大關係，就是

怕您不放心，您不是知道這些日子老是在

咱們村子裏搶東西的那些什麼共產軍……

老奶奶：不就是那羣土匪大爺嗎，哎呀！真了不得

，咱們養的那兩口豬不是叫他們牽去了嗎

？現在他們怎麼樣了？

趙大嫂：現在他們不但單是搶東西，而且還要搶人

呢……搶大閩女！

老奶奶：他們搶人作什麼啊？

趙大嫂：他們說是編什麼婦女慰勞隊，把咱們鄰村

鄭莊住的何大爺的兩個女兒都搶了去啦！

說不定還要到咱們村子來呢。

老奶奶：噯呀！這還了得嗎？簡直是沒有王法了。

趙大嫂：這還是小事呢。紅軍昨天又派人到咱們鄰

近的這些個莊子來了，叫每個莊子都得給

他送二百石麥子去。明天一齊送到，不然

的話，他們就派兵來殺盡各村子的人。

老奶奶：（着急）這不是變成了長毛了嗎？咱們窮

人還能活命嗎？從前到咱們這兒講演的學

生老是說：『日本兵利害，不講理』，怎麼

前幾天從天津回來的吳大哥還說：『日本軍

是天下最講道理的軍隊。只要佔領了一個

地方，不但和窮老百姓作對，而且還常常施捨許多東西。」你瞧這够多好。

趙大嫂：是的！吳大哥他說的都是實話，現在外邊不都是很平靖嗎。

老奶奶：這麼說起來，日本兵就是天兵天將。這羣土匪就是那妖魔鬼怪了。

趙大嫂：聽吳大哥說這次日本軍到中國來就是殺這羣殺人放火，共產共妻，萬惡的共產黨的。

老奶奶：阿彌陀佛，這些共產黨早消滅一天，我們早過一天太平的日子。

（小鳳從裏屋跑出）

小鳳：奶奶！我害怕，我冷。

老奶奶：好孩子，不要怕，我來抱你（老奶奶抱小鳳）

趙大嫂：小鳳，不要鬧，你爸爸一會給你買好東西。

小鳳：奶奶，我夢見上回搶豬的土匪打我……
老奶奶：好孩子，不怕，有奶奶在這兒啦！（對趙

大嫂）你看，小孩子都被他嚇壞了。

（外面有腳步聲，趙福走進）

趙大嫂：二弟！你回來啦！

趙福：我回來啦，噢，母親，怎麼您還沒睡啊。

老奶奶：我睡不着，你大哥怎麼還不回來呢？

趙福：大哥和李村正到城裏去啦，我剛才在村子東口等了他們半天，也沒有影，天又黑，

又冷，我回來想回來點一個燈籠再去。

趙大嫂：二弟，你吃過飯了嗎？你大哥到省裏作什麼去啦？

趙福：我在李村正家裏吃的。大哥的事等一下再告訴你。

趙大嫂：二弟，你們今天商量的結果怎麼樣了？

趙福：結果到是很好，現在讓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趙大嫂（全聲）什麼消息。

趙福：就是日本軍已在昨天開進我們的縣城了。

趙大嫂：真的嗎？

趙福：誰還騙你。

老奶奶：你聽誰說的？

趙福：李村正的親家，鄭警長派人來告訴我們的，他們也知道咱們這裏紅軍的事，所以叫我們到城裏去報告日本軍，日本軍一定可以替我們帮忙的，今天我們招集了附近受過紅軍欺侮的人家，商量這件事情，大家都同意到城內報告日本軍，請求救我們一命，公舉李村正和大哥爲代表，他們天夕時去的，這時候也該回來了。

老奶奶：福兒，你大嫂子說：「這羣混賬的共產軍還搶虜婦女，」這是真的嗎？

趙福：怎麼不是真的，何大爺的兩個女兒不是叫他們搶去了嗎？這是咱們知道的，不知道的還不定有多少呢。

老奶奶：阿彌陀佛，老天爺有眼，早叫日本軍來就好了。

小鳳：奶奶，日本軍來打那些搶豬的土匪，對不對。

老奶奶：對！對！好孩子。

趙福：（對趙大嫂）大嫂！你要留神啊！說不定共產軍還要搶你作慰勞隊呢，哈！哈！

趙大嫂：瞎說！這是甚麼時候，你還有心思來開玩笑。

趙福：不是開玩笑，那天搶咱們豬的那三個狗東西，那幾隻賊眼，不是在你臉上瞧來瞧去的。

趙大嫂：得了，我不同你瞎說哩，我去點燈籠。（下）

老奶奶：福兒，我們真想不到遭了這麼大的劫數，今年八月間，那羣敗兵把我搶得一乾二淨，好容易盼得收了這點糧食，却又來了這要命的紅軍！（說着落淚）

趙福：娘！您不要傷心，只要日本軍肯來搭救我們，我們還怕什麼呢。

老奶奶：只要日本軍能把這些土匪打走，我真得燒香還願啊。

（趙大嫂提燈籠上）

趙福：好，我要走了，他們這時候也該回來了。

（提燈籠下，不久忽有人聲）

趙福（聲）：大哥，您回來啦！事情辦好了嗎？

聲：事情辦得順利極了。（聲愈近）

（右門開，趙忠走進，趙福亦隨進。趙忠爲一壯年農民，體格雄偉，精明強幹，爲農民中之領袖人物）

老奶奶（全聲）：你回來啦！

趙忠：（滿面笑容）回來啦！

（小鳳跑去叫他抱）

小鳳：爸爸

趙福：哦！不要鬧，去叫奶奶抱，怎麼，你們大家都還不睡啊。

趙大嫂：我們都在等你呢，你到城裏見着了日本軍了嗎？

（趙忠坐凳上）

趙忠：你先不要忙，二弟，（對趙福）你去通知咱們村子的人們，不管他睡下了沒有，叫

他們都起來，準備歡迎日本軍。

（趙福下）

老奶奶：忠兒，你到快些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啊。

趙忠：好，讓我來告訴你們，我和李村正兩人，天還未黑的時候就進了城，很容易的就找到日本軍司令部，把我們的呈文送進去，不大會功夫裏面就有人叫我們進去，那裏的司令客氣極了，對我們說：『他們已然知道了這批土匪的踪跡，就是我們不去報告，他們不久也要來的』我們又把這邊危急的情形對他一說。馬上他就派四個軍士隨我前來，觀察附近地形，後面大軍馬上就來，我們是坐軍用汽車來的，所以很快。我怕你們不放心，所以叫李村正先同那四位友邦軍士到他家裏去坐一坐，我馬上回來瞧瞧你們。

趙大嫂：你方才說的友邦……友邦是甚麼啊？

趙福：你不明白，日本和我們是唇齒相依，兄弟

之邦，同文同種，此外還有一個滿洲國也是一樣，所以稱爲友邦，這都是那位日本軍司令告訴我的，他的中國話說得好極了。

我們能希望達到滿洲國那種樣子就好了。
趙大嫂：娘！我們這回可不用怕了。
老奶奶：阿彌陀佛，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也要享享福。

老奶奶：日本軍真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天這樣冷，又這樣晚，他們還肯到我們這裏來，真是難得。

趙忠：（站起），我還要到李村正家去一趟，也得陪那四位友邦軍士，到四處察看察看，大批友軍，現在也快來了。

趙福：您說得到了很對，今天那位司令還告訴我們，日本軍這次出兵中國，確是負有神聖的使命的，就是『防共』共產黨現在已成爲世界公敵，可是中國的軍閥蔣介石，爲擴充他自己的勢力，假借了『抗日』的名目，而和這洪水猛獸的共產黨和作，使全中國的人民都變成一種無禮義，無廉恥的禽獸，日本政府爲肅清擾亂東亞和平的共匪，才不惜與蔣介石開戰，這實在是出乎不得已。我們這樣的不能安居樂業，都是蔣介石一人之罪，您不知道，現在滿洲國已然成爲王道樂土了，那都是友邦協助而成的，

（趙忠下）
（大家都非常興奮，大鳳也在地下跑來跑去）
（停一刻，外面狗吠聲，甚急，有腳步聲）
報告小隊長，這兒就是上次送給咱們兩口豬的人家（笑聲）
（屋中各人愕然相望）
（右門開一紅軍軍官及二兵入，三人均着破軍服，軍官佩手槍，二兵徒手，三人均醉醺醺地）
軍官（說話不清楚，兩眼死釘着趙大嫂）喜！喜！

！這小娘們真漂亮。

（老奶奶及趙大嫂均站起，小鳳嚇得要哭）

軍官（向前湊進，趙大嫂後退）哈！哈！真漂亮

，喂！你不要嚇怕，……

趙大嫂：你們這些人作甚麼來了，快出去，不然我

就要叫人了。

軍官：你不要嚇怕，我是××路的軍官，久仰你的芳名，上次我來過一次，咱們是一見傾心，今天我特來拜訪。

軍士甲：小隊長，不用和他費話，帶走得啦！

軍官：別多嘴，（對趙大嫂）我說你別不說話啊，你瞧我够多漂亮，又有錢（從衣袋中取出許多鈔票）這許多的錢，只要你肯從我，馬上都給你。

趙大嫂：（忍無可忍）你們這羣萬惡的狗東西，你們的錢都是從我們老百姓手裏奪去的，你們假借『抗日』的招牌，來欺侮我們窮人，你們真是豬狗不如。（打軍官的嘴巴）

軍官（發怒）你這不受抬舉的賤東西，來！把她

帶走。

（二軍士拉趙大嫂喊）

趙大嫂：救命

老奶奶：（向軍官叩頭）老爺，你放了她罷，（小

鳳大哭）

軍官：（舉手槍）不許喊，再喊就打死你們。

（二兵把趙大嫂曳至門旁）

（門急開，鎗聲，軍官倒地，趙忠及趙福躍入，外面人聲嘈雜）

趙忠（舉槍對二兵）不準動。

二兵（跪下叩頭）老爺，饒命。

趙忠：現在我已沒有功夫來處置你們，現在日本大軍已到，今天就是你們的末日了。（對趙福）二弟，把他倆縛上交日軍發落。

（趙福縛二軍士）

趙大嫂：你怎麼得着信趕回來的。

趙忠：（指軍官）我一出門就看見這羣狗東西向咱家走，我就看見了，我馬上跑到李村正家裏向日軍借了一支手槍，來對付他們。

（外面有鑼聲，馬嘶聲，民衆歡呼聲，）
趙忠：現在大軍已到，（對趙福）把這兩個東西

帶走，叫他們來當嚮導，好找他們的巢穴，現在好了，我們去歡迎日軍吧。

（趙家兄弟擁二軍士外出，）（小鳳跑下）

（外面歡呼聲）

『歡迎大日本軍』

『打倒殺人放火的共產黨』

『建設和平的新東亞』

『日滿華聯合防共萬歲』

（屋裏婆媳相視而笑）

（幕急下） 「完」

× × × × ×

右「獨幕劇」一篇，係天津新聞管理所徵文入選
第三等。

新聞管理所原批

結構精采，對話簡明，尤於反共滅黨，親友睦
鄰各節，多所發揮，洵屬佳構。



待起樓撫談

乖父

曾湘鄉兄弟

曾文正公爲清代中興名臣，道德文章，輝耀前古，世以曾左李並稱，然揆諸實際，豈特左李難望項背，即有清一代將相，孰能及湘鄉什一哉，惟近歲民族之說興，若干妄人，乃據以短會，是亦如笑諸葛武侯，僅解造木牛流馬，而不創飛機汽船之類也，譬諸朱元璋滅元而有天下，不過流寇幸得佳運，成爲帝王，何嘗有種族觀念，洪秀全崛起草澤，以宗教號召黨徒，作風一似漢末黃巾，而行徑亦不殊於明太祖，不過未得勝爲王侯而已，後世乃以民族英雄美名歸之，朱洪二公又何嘗知民族爲何物，即當時文告之中，或有異族腥膻字樣，而二公起義動機，初不爲是也，蓋時代潮流，尙未激盪至二十世紀之程度，亦尙無所謂革命偉人爲之倡導，世人仍在忠君事上

之舊範圍中，雖有英特之士，亦何從突生倒戈作亂奇想，而况曾公爲科第中人，學問中人，思想與環境，并有所限者哉，清末迄今，爲古今一大變局，潮流日新，學說日異，數十年來，較往古數千年中變異尤多，以今日之新眼光，論數十年前之舊事，誠恐難於得當，且失之不忍也。

曾文正以一介孺生，投筆從戎，初僅爲捍衛桑梓，小試其端，繼乃勢逼境迫，欲罷不能，漸至江山半壁，獨任仔肩，驅馳數省，勞瘁十年，竟夷滅太平，建中興之業，爲有清延六十載統緒，當其在軍，危疑震撼，履薄臨深，上則應付朝廷，下則調護諸將，內須與官紳結納，外須與悍賊周旋，艱難困苦之情，稍習當時史藉者皆能知之，觀其發明「挺經」，以及「不信天信運氣」之言，出諸學人之口，可

知其經歷者爲如何矣，然吾謂曾公一生，至艱極苦之事，既不出於掌軍，亦不出於爲政，而首在其家庭，尤在其介弟國荃一人之身，國荃雖爲助其成功之右臂，而亦遺以苦趣之心疾也，論其原因，則由兄弟性情不同，志趣各異，言其結果，則幸曾氏功高福厚，兄弟皆保晚節以歿，兄於弟既徒抱杞憂，弟於兄亦無所負累，是固曾氏之福，而後人於文正遺蹟，仍有遺跡可尋，知此老因阿弟而精神痛苦者，蓋幾與其功業相終始也。

文正爲謹慎之人，當其顯達，時興高莫忘危之思，每值立功，便稟勝先慮敗之戒，故其憂畏心情，恒流露於文字，家書中可考者甚多，如同治元年五月書中，有「余家目下鼎盛，余忝列將相，沅弟所統者近二萬人，季弟所統五六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近日亦盈時矣，管子曰，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盈盛之際，不待天

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又同年六月書中云：「阿兄以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人物，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勝之時，不克蔭庇弟等，吾顛墜之時，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耳」。諸如此類，足見其戰戰兢兢，憂讒畏譏，真有不可終日之感，而當封爵之後，位望尤隆，自以功高震主，禍不旋踵，而外間人情推仰，尤足增其危懼。如某筆記所載，當金陵既下，文正驅往善後，李鴻章自安慶專人奉秘函，中有「東南半壁無主，老師其有意乎」之語，文正覽而色變，急團而嘔之。此事太無根據，似爲臆造，然崇德老人年譜所記，當封爵後，於故鄉建新屋，工人築屋基，同作歌曰：「兩湖總督太細（小）哩，快到北京作皇帝」，是則或可徵信。試思文正聞此，其能安寢食乎？故始終告誡諸弟，教以廉謹畏慎，已則屢辭疆圻之任，思欲漸次退步，終遂初服，家書中更悚切言之，其意直若免死爲幸，何畏之深也，然其九弟國荃，則處處與阿兄意旨反

背，或逕譏爲迂闊，所以如此，自出於性情相左，士各有志，人各有心，雖兄弟豈能強同，蓋國荃之豪傲執拗，文正爲所苦者已久，而委曲周全者，更自幼已然矣，文正家書中，有一篇絕好文章，爲集中煌煌名篇所不能及，惟爲世人忽略，淹沒不彰，此篇似起源於文正放四川學差，歸來薄有所獲，寄家千金，令以六百贍家，四百散諸貧寒戚族，但家人未與照辦，國荃且寄書相責，謂文正自沽美名，而令家人受過，書中有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即似稍有近名之心，……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是慷慨，而姑爲是言。」文正得書，心傷氣沮，故覆書歷述戚黨之困苦可憐，通篇如血淚搏成，真乃性情絕作，內中數段，如「兄乙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久之。通十舅送我曰：外甥作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王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往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楚善叔爲債主逼迫，入地無門，二伯祖母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

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丹閣叔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齷刻，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由此觀之，文正家庭，固有難言者，而於國荃尤有難於爲兄之苦，然此猶爲家庭小節，無關大局者也，迨國荃佐戎幕，統軍旅，漸專方面，則遺於文正之苦趣尤多，國荃爲人，胡文忠（林翼）謂爲才大器大，斯固佳評，而一加轉語，則才大易致粗疎，器大易成驕縱，觀其「揮金如土，殺人如麻」之自豪語，誠哉才大器大，惟思想異趣之文正，對此急功近利之阿弟，乃不勝其危懼，惟深知國荃執拗負氣，不敢直言申誠，時時以法語爲巽言，寓諷喻於扇獎，觀家書中之委婉騰挪，如應付桀頑兒童，知其用心深且苦矣。兄弟之間，弄此權術，固非文正慚德，舜於象之往例可徵也，試舉家書數段，咸豐八年三月書云：「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

終如一，勿怠勿荒，庶幾於弟爲初旭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同治元年五月書云：「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發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弟之聲色，恐亦未嘗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余嘗咎駱文者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與人以難堪，又記馮樹堂深咎張保仙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聲色之厲，得勿如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對國荃開罪僚友，並不敢直言相責，而謂雪琴聲色亦未必不厲，以平其氣，兼舉己舊時之短，歸着於不自知，以期其內省，委曲平停，當時下筆不知幾費躊躇也。文正平生，主以勤儉治家，時以子弟驕奢爲懼，所謂「早掃考寶書蔬魚豬」之八字格言，恒有味乎言之。在兩江總督任內，以千金寄家，致四弟書中，自謂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而國荃既貴，於故鄉大起田宅，家族戚黨，皆大有飲潤，文正恐累清名，而敗家風，屢次戒之，如同

治元年五月書云：「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又同治元年十一月書云：「沅弟有功於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規模太大，手筆太廓，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斟酌，設法裁減」，又咸豐九年正月書云：「起屋造祠堂，沅弟言外間訾議，沅弟自任之，余則謂訾議不足異，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招尤，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斟酌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文正又豈不畏外間訾議之人哉，然對負氣自恣之阿弟，乃不得不爲是言，既知不可勸阻，僅有望其稍儉，無可奈何之意，昭然紙上矣。再如國荃合圍金陵，文正鑒於向榮江南大潰之事，原持反對態度，而無以阻之，凜凜危懼，積歲經年，警誠辯駁，蓋不知若干次，如同治三年十月書云：「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以圖滅賊，吾嘗譏其全無

智略，今豈肯以向和爲師，而蹈其覆轍乎？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計可也。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圍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國荃久圍金陵，誓死勿去，只欲邀擒王之首功，並未顧覆車之前轍，誠所謂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若來，則歸路全斷，一蟻潰堤，此兵家最險之着，文正固以向和爲戒，而終無法阻其阿弟，任從向和之路而行，後之成功，固天也，而亦險矣。國荃之克金陵，原爲李鴻章復蘇州之事所激，蘇州之役，程學啓爲功首，程固國荃舊部，文正檄調從李者也，國荃以是致怨乃兄，頗生齟齬，文正殷殷謝罪，致書有「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惟調程學啓一名，特有損於阿弟」云云，由此可見國荃氣量之狹，功名之熱，而文正周旋之不易。再如同治二年七月書云：「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非不可，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妥，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爲體面，吾兄弟在此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可略退縮一步。」觀此則國荃直已不甘蟄伏，駁駁欲凌駕阿兄，自露頭角，又何其偏也，總之，

文正有此介弟，雖得相助以成功業，而駕馭既費周章，裁制更極艱困，至其行爲，尤使文正危悚不安，至於易箠，倘有今後知免之言，當半爲國荃發也。

太平既滅，文正總督兩江，因江南久經兵燹，千里邱墟，乃爲復興之計，舉行考試，以招士子，重整秦淮烟柳，以策繁華，將水師廢舟長龍等，飾爲畫舫，任載遊人，於是繁絃急管，鼓吹軟水溫山，曲院河房，風流漸復，當時薛慰農有詩云：「結伴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再徘徊，可憐無限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龔蔗軒感事詩云：「楊柳新栽綠作陰，相公會此畫船臨，閒情不是就絲竹，一片蒼生同樂心。」後國荃督兩江，下令禁止，石城風月，倏又消沉，舟人數百，聚哭於文正祠堂，長洲朱孔彰咏此云：「改得長龍作畫舫，秦淮未禁弄笙簫，當時曾見舟人哭，一夕涼風咽暮潮。」薛慰農以詩寄國荃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國荃見而解禁，嗚呼！蒼生同樂之心，綠楊生機之喻，又豈求田問舍急功近利之人所能解，文正之繁榮秦淮，固寓有大經濟大學問，栽柳放舟，又豈娛樂細事，兄弟之胸襟識度，蓋迥不相侔矣。

歷史上模範人物——陶士行

芸 法

晉書陶侃傳，有左列數段記載：

〔1〕侃刺廣州時，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對人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2〕侃任荊州刺史時，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

〔3〕侃嘗造船，其竹頭木屑，皆令籍而藏之，人不解所用，後會積雪初晴，庭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

〔4〕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撻捕者收豬奴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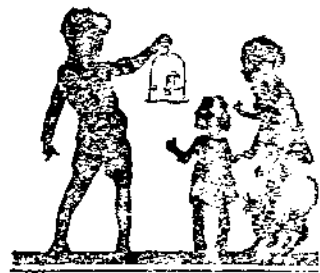
在此簡單記載中，可以證明陶士行堪為後世模範之優點，「1」鍛鍊身體。「2」愛惜物力。「3」重視時間。而其尤偉大者，為「嚴禁賭博」。

近世自都市以至農村，賭博之為害，已成洪水猛獸。尤以「麻雀牌」為害最普遍，大有與「白面」「鴉片」，形成鼎足之勢。

「撻捕者收豬奴戲耳」一句話，頗有語病，揣測陶先生的本意，必以為賤如牧豬奴，已為社會所不齒，姑且聽其「自由賭博」可也。

其實一般牧豬奴，若每日呼朋引類，無晝無夜的賭博，其所收之豬，必不能萬壯肥臚，若輩豈不担着荒廢職業的罪過。

況且好賭博的人，多不顧臉面，若成羣結隊的，去營謀「牧豬奴」的職業，以冀達到「賭博自由」之目的，陶先生即便碰上，亦祇好對之瞠目直視，無可如何，若再加以鞭朴，便是自相矛盾。



歌舞江山

劉雲若

第十六回

繁華銷一夢室邈遐

利慾迫孤鴻權魚脫

話說薛宅中萬蕪貞把雪宜送走之後，滿以為大功成就，雪宜已被自己捉住把柄，自此再不會守身如玉，但歸去必然守口如瓶，自己以後只等着少帥酬庸了，和鳳枝回到室中，滿面春風談說方才的經過，自誇神機妙算，鳳枝聽着本已不耐煩，而且疲倦難支，就要回房去睡，蕪貞還要教他去伺候少帥，鳳枝聞言，氣得一語未發，轉身便走出去，蕪貞也知道不能相強，只可任其自去，但自己却不敢睡覺，恐怕少帥醒來，有悞承應，就先差個小婢，到廚房去，吩咐預備燕窩粥，蓮子羹，鴨湯麵，西米粥，牛骨茶等，二十多樣中外不同的點心，以供少帥醒時選用，然後自己悄悄接把椅子，到臥室門外，靜坐聽候聲息，她所以不敢進去，大約一半鑒於鳳枝撞釘之事，一半也有自慚形穢之明，否則早已入室作進一步

的巴結了，她坐在室外尋思，少時怎樣向少帥索取報酬，將來對雪宜怎樣盡情利用，想了半天，只見樓窗已漸透曉光，外面的夜色已漸次消失，現出黯淡的灰色雲天，一顆孤星，熒熒的對着窗戶眨眼，光景十分冷清，凌晨的寒風，又從窗間吹入，蕪貞覺得身上微冷，一個呵欠，又引了倦意上來，想要睡覺又怕悞了差使，只得回到屋室，取了一件皮斗篷來，圍在身上，又坐了一會，身上這一溫暖，更覺支持不住，上下眼皮只向一處合攏，聽聽房中仍然毫無動靜，心想少帥想是身體過乏，睡得十分沉酣，我就打個盹兒，他也未必便醒，這樣一想，立刻向後靠着椅背，頭腦一昏，頓然入夢，她這一天一夜，勞心勞力，都已過度，這一睡着，可就不易醒了，又過了半點多鐘，東方升起的朝陽，照到房頂，樓外樹

上羣雀啼噪，她已越睡越沉，毫無聞見，不料房內却已有了聲音，先是大聲呵欠，隨聞嘆了一聲，接着有着履下床之聲，不大工夫，少帥便蓬着頭髮，凸着眼泡，推門走了出來，身的衣服欹斜不整，鈕扣多半開着，外衣挾在臂間，出門時見蕩貞，聳了聳肩，自語道，雪宜不知什麼時候走了，這老傢伙也不叫醒我，倒坐在門外打盹兒，說着舉腕看了看表道，七點過了，我還有約會呢，早叫醒我，還可以上吳家去再來個樂子，這一就快，只好晚上去了，說完對蕩貞作個醜臉，從衣袋中取出皮夾，檢了一張現成的支票，丟在她身上，便掉頭自行，下了樓，才想起自己的車並未在此，就奔到門房喊醒僕人，教他尋薛壽嵩的車夫，開車送他回去，僕人急忙到車房喚醒車夫，把車開出去，少帥已等得不耐煩，罵着上了車，直回帥府去了，汽車在開行時，響了兩聲喇叭，樓上的蕩貞，早不醒，晚不醒，偏在這時聞聲驚醒，睜開眼先覺臥室的房門開了，她方覺詫異，又聽街門外汽車鳴鳴開行之聲，不由心中一動，跳起來向房內一探頭兒，見床上已空無人影

，急得變了顏色，立刻轉身奔到窗口，向外一看，只見大門已開，看門的僕人張泰正在門內向外張望，蕩貞知道少帥必已走了，不由急得跳腳，由方才雪宜撞破的窗口，向外叫喊，令那張泰上來，聽得張泰答應，方才回身重坐到椅上，忽見地上有張淺橘黃色的洋紙，上面印着字，就俯身拾起一看，原來是百利銀行的一張支票，數目是八百元，票主圖章是呂克成三字，蕩貞初尙莫明其妙，想了想方才醒悟，這必是呂克成給我自己的酬謝，立刻好似頭上中了一下重擊，幾乎發昏，她這樣竭智盡忠，甘為喪心昧良之事，來巴結呂克成，又白饒上一個黃花女兒，毫無顧惜，原是有大願存焉，如今呂克成竟只酬以區區八百元，她怎不灰心短氣，但在初見支票之際，雖已想到少帥的作用，只把這酬金數目和自己功勞比較，覺得相差太遠，因而猜疑這支票或非少帥有心給他，也許無意中由身上遺落，自己總共貢獻給少帥兩個黃花幼女，雖然一個是本國班底，一個是外串角色，一個是自行投効，一個是展轉邀聘，但少帥總算實受雙層艷福，全是由我鼎力玉成，他

難道不想想人家下了多少本錢，費了多少心力，也不打聽打聽女人身體的市價，也不忖量忖量他少帥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個平常人，在普通娼寮中梳攏一個原封未動的清倌人，也得三五百元，何況我們是比娼妓高尙千萬倍的宦家小姐，難道也只值這點錢，我們鳳枝本來不是他看中的貨色，只當商店中買貨贈彩的附帶贈品，也好像飯莊中在客人所要的正菜以外附贈的敬菜，僅能用以吸引主顧，聯絡感情，不能向客人開賬要錢的，就把鳳枝拋開不算，只算雪宜，他對雪宜迷戀這些日子，幾乎得了想思病，當初求我的時候，什麼大許什麼，就向他要這省的都督，他好像連他爹都肯宰了，把印拿來酬謝，如今我把事替他做成，他享受完了，只給這一點錢，真太不像了，他知道壽嵩是關監督，廣有銀錢，怎會把小數的錢看到眼裏，再說我替他辦了這樣大事，還沒開口索要酬謝，他又何從知道我願意要錢呢，即使他料着我們女人愛財，自作主張這樣辦理，又何致如此吝嗇，他呂家父子，對於這一省的錢，就像挑水夫對於大河中的水似的，取之不禁，用之不

竭，花完一座銀山，跟着就有一座金山湧出來，樂得大大方方的揮霍，像這件事情，他這張支票的數目後邊若加上兩個圈兒，變作八萬，我倒相信是酬謝我的了，如今這八百……實在太已支離，教人難信……弗貞這樣想着，越想越覺不合情理，心裏所猜疑的，也就是他所希望的，她希望這支票只是少帥無意失落，並非給他的酬金，因為倘若真是酬金，少帥就算用這小小微資，補完了她的盛情，她再也不能向少帥有所挾持，連爲情人謀求復職的起碼希望，也已斷絕，更莫妄想其他了。若這支票不是報酬，她就仍是少帥的債權人，一切都還有望，她想了半天，幾乎要斷定事情的真相，必符合自己的希望，但又一轉念，想到這支票恰在椅下發現，少帥即使去得慌速，何以恰巧單落下這張支票，又恰落在自己腳底，揣想情勢，似是少帥走時，把支票放在自己身上，自己方才驚醒時立起得太快，所以把支票落到地下，也沒覺察，如此少帥把這支票放在我身上，必是有意，所謂有意，自然有意把這個酬謝我了，而且他走得也十分可怪，論理我給他成全

這樣美事，他心裏應該對我有好感，何況醒來見我坐在門口，明白我是這樣盡心伺候，更應當滿心感激，即使有萬分要緊公事，也該叫我一聲，說句客氣話再走，怎這樣悄不聲的暗溜了呢，蕪貞這一轉想，又覺少帥或者有所不滿，故而擲下少數的錢，匆匆而去，所以不滿，莫非因為醒時發現雪宜失蹤，有什麼歡情未盡的遺憾，但那也該對我說明，我可以教鳳枝去臨時應差啊，蕪貞這時好似追究出真正原因，認為少帥是因為雪宜半途離去，大感不快，因而遷怒於她，減少報酬，以為懲罰，在恍然大悟之下，想到這事只怨雪宜的爹混賬，把她早早接回，害我失了少帥歡心，一件極漂亮的事，竟弄成這樣糟糕，不由把拳頭猛擊大腿，頓足咬牙的道，她媽的真該死，那廝早就來車接走……語方說完，忽聽背後有人乾嗽着顫聲說話道，太太，是才走的，沒來車接，是坐咱們車走的……蕪貞吓了一跳，回頭看時，原來是看門的僕人張泰，那張泰因聽太太呼喚，走上樓來，正趕上蕪貞舉着支票出神，又不住的聳肩搔頭，咳聲嘆氣，作出許多奇怪樣兒，

他就不敢言語，只立着靜候吩咐，及至蕪貞開口自言自語，他聽說那廝早來車接走的話，還以為是說少帥，故而那樣回答，蕪貞吃驚之下，瞧見了他，才想起自己會喚他上來，但不解他說的何事，就問你說什麼，張泰道，您不是說少帥麼，少帥才走，帥府的車沒來接，他教我喊醒了開車的小毛，送他走的，蕪貞道，他走時說什麼來，張泰道，沒說什麼，只是因為小毛乍一喊醒，昏昏迷迷，手忙腳亂，越快越好，少帥嫌就慢工夫，發了脾氣，把我跟小毛都罵了一頓，等到車開出去，我瞧見少帥去把小毛推到旁邊，自己在司機位上，開着走的，蕪貞聽了，更認定少帥走時，必然怒氣沖天，所以見人就罵，自己的這場好夢，真要自作了，心中好生難過，就厲聲喝道，你真渾蛋，少帥要走，你就讓他那樣走，也不上來告訴我一聲，真一點人事不懂，可惜我的大米飯，饒你們這羣蠢豬，張泰被罵得暈頭轉向，不知什麼來由，心想少帥要走，可不那樣走可怎樣走，我敢攔他，而且憑什麼攔他，少帥又不是小偷，需要盤查，誰不知道他是來找樂子的，我們那位王八老爺

，從他來時，就縮着脖子，上清靜地方躲着，少帥跟你們這倆不要臉的太太小姐，還有外串來借台玩票的岳小姐，橫豎都在一床滾了，少帥樂够了自然要走，你早先又沒囑咐我見他走就報信，你們娘兒們雖然教少帥嫖着，可是這兒外面總是關監督大人的公館，門口沒貼着堂名，內裏沒照着審子規矩行事，我姓張的只應着公館門房的差使，不是審子打更的伙計，難道應該替你們考查客人，不閉住局錢不放走麼，再說你手裏的支票，準是少帥給的，錢賺到手，憑什麼還罵我，大清早的那裏來的晦氣，這些話都在張泰胸膈之上，喉嚨以內，暗自囁嚶，口中却沒一點聲音，蕩貞那能知道，只願用張泰煞氣，張泰心裏却把她罵苦了，當下又發作一陣，一聲滾蛋，把張泰喝退，她仍自己坐着，生了半天悶氣，想着費盡心機，受盡凌辱，結果竟未酬所望之萬一，僅只得了八百元，這數目還不及薛壽嵩關上一兩天的收入，真是越想越覺難堪，滿腹冤苦，無可申訴，直有仰天泣血之概，但不知恨誰是好，罵誰是好，後來悲憤至極，真要給自己一頓嘴巴，却又不忍下

手，一陣心中焦燥，立起來跑進臥室，看看床上的凌亂被褥，越發傷心，就拉過用力撕扯，把一幅被面撕成碎條，方才放手，又看見雪宜遺下的一件小襪，也給撕成兩半，又從房中走出，茫茫然走入女兒房中，見電燈仍在亮着，光燄被日光欺得昏黃無色，鳳枝和衣睡在床上，下身只蓋着一角薄被，外面皎潔的陽光，穿過玻璃窗的紗帘，射到米黃色的牆壁上，變成柔和的光線，再反射到床上，鳳枝頭兒斜枕在粉紅色的軟緞枕頭上，耳上垂着的妃色珍珠長耳環，尙未卸下，也搭在枕邊，身上穿的印度紅旗袍，領鈕鬆放，高的硬領直聳上耳際，遮住香腮，這橫陳之態，顯得妖艷動人，只是臉兒微現清減，柳眉微蹙，好似芳心有所抑鬱，睡中也不得好夢，粉頰之上，隱隱有兩道淚痕，又似曾經哭泣，蕩貞却理會不到這些，瞧着女兒睡中媚態，想到少帥的可恨，自思憑我這樣女兒，雖不及四大美人，也足瞧得過，無論把她獻給誰，都能得到善價，前二年安肅知縣王癩子，把個丫頭假充侄女，送進帥府，住了兩天，跟着王癩子就陞了道尹，丫頭尙且

如此，何況真正的千金小姐，現在鳳枝竟算給雪宜當了饒頭，少帥自佔了便宜，還情不答義不答，真別怪孩子委屈，我實在對不住孩子，把她白淹踐了，菲貞想着，也有些良心發現，打算着把這八百元支票給鳳枝買件首飾，安慰安慰孩子的心，但又想拋開雪宜不算，只說我這一朵花兒似的女兒，前數日還是冰清玉潔，現在床上睡的，已經變為殘花敗柳，這一變只值八百元，好混賬的呂克成，看起來還是老呂忠厚，我若把女兒進獻老呂，報酬絕不僅此，可是人家辦這種事都有貪圖，我又貪圖什麼，丈夫的官，在這一省已經作到頭兒，財產也足够了，還有什麼值得用女兒身體抵換的事，怎麼竟糊裏糊塗的把女兒糟踏了呢，又一轉想，自己也並非無所拿圖，本來大目的在操縱少帥，以求攬權納賄，初步希望却在替王開元謀官，如今別的不提，王開元就沒法交代，昨天我已許他有十成把握了，現在事情這一變卦，他必因失望而生氣，就許一怒跟我斷絕，那沒良心的向來作事斬截，若真閃了我，那不要命麼，菲貞想到切身的事，更覺難過，而且心

裏覺得吃虧上當，無可聲說，肚裏一股橫氣，喘不出來，雖然由她的推想，少帥所以孤負功臣，憤然而去，定是因為雪宜退席太早，有失承應，雪宜若一直留着伺候，局面絕不會變到如此惡劣，少帥貴人脾氣，惱了可以把人推墜深淵，但高興了也會把人加諸膝上，雪宜若是沒走，這八百元就許變為八萬，我的圖謀，也許三言兩語全成功了，看起來誰也不怨，只怨岳慕飛那老該死的，鬼催着似的把雪宜老早接走，壞了我的大事，思着直恨不得把岳慕飛咬上兩口，無奈岳慕飛不在面前，怨氣無可發洩，咬牙切齒半晌，忽然想起家中現放着一個洩氣的傢伙，正可拿來一用，就走出鳳枝屋中，直奔樓下，本來人當憤怒至極之時，若是積鬱在心，很容易受病，故而必須儘量發洩，方合衛生之道，但發洩必有對象，而這對象又必需是實質的，譬如一個人受了氣惱，只望空罵詈一頓，終嫌發洩得不痛快，所以我國古代有位名宦，向以妻師德自命，奴顏婢膝，唾面自乾，因此博得上峯契重，得以位致通顯，但他終是個男子，養氣工夫並

未到家，所謂泥人也還有些土性兒，每當在外遭上峯或同僚欺辱，當面固然色悅容和，心領面受，但回到家中，也有時心中怫鬱難堪，恐怕日久成疾，於是奇想天開，特用重資雇用兩個僕人，却不司使役之事，只供打罵之需，每逢他受氣回來，就把這兩個人打個頭青脚腫，罵個爹泣娘愁，將本身所受氣惱羞辱，完全移轉到他人身上，他自己就可心清神暢，夢穩餐加，因此壽登期頤，成爲人瑞，這個妙法，後來傳播甚廣，雖然普通人未必僱得起洩氣專員，但官場僕人，多少也得兼當這等差使，混賬王八旦的歌聲，常常無因而至，那就是老爺把他當作洩氣對象，實行衛生之道了，至於外國人，因爲尊重人權，保護動物，只能用無機物作洩氣工具，瑞典火柴大王，在業敗破產之前，每夜到總會飲酒，人散之後，必令僕歐取過數百磁碟，一一擲碎，才照價賠償，付賬而去，法國巴黎，並且有專營的洩氣商店，店內遍置日常用物，佈置一如家庭，標明價目，任人進去搗毀，據說生涯鼎盛，仿設者風起雲湧，可見人類氣惱之多，和洩氣是怎樣需要，至於平

常家庭，既雇不起僕人，也捨不得毀東西，那就要視長幼強弱，而爲經濟的洩氣了，丈夫豪橫的，在外面受了氣，回家就找碴兒打老婆，太太兇悍的，和街坊打了架，氣不出可以把丈夫罵三天，父親在外被上司申斥，想要辭職，又怕失業受窮，只可把養家不執氣的話，安慰自己，忍耐下去，可是回家看見孩子，覺得他們就是自己受氣的根源，就許沒來由給一頓嘴巴，這樣日子長了，成爲習慣，於是每人都有了洩氣的專用品了，諾貞固然奴僕成羣，傢私滿屋，可以任意打罵摔砸，但是奴僕多有火氣，罵急了恐怕拚命挺而走險，傢俱砸壞了，還得重買，仍破費自己的錢，惟有一個老物，打死罵死，管保不會還手還口，任摔任砸，也不易損壞，即便損壞了，也無須重買，重買也不用花錢，這就是她的丈夫薛壽嵩了，薛壽嵩自從入了中年，失去維繫太太的能力，就走了背字兒，因爲既不能供太太洩慾，只可供太太洩氣，若干年來，常常淨洗頭顱，長伸脖頸，甘心認命的接受太太賞的翠綠頭巾，堅其膝蓋，挺其脊梁，安常守分的接受太太賞的粉嫩

拳頭，至於臉面，是太太敲不碎的唾壺，身體是太太射不爛的箭鏃，那更不用提了，蕩貞這洩氣傢伙，用了多年，業已得心應手，這時受了大氣，當立刻時想起丈夫，就下樓直奔到丈夫臥室，他夫婦分房，業已多年，平日有事，都是薛壽嵩登樓請命，蕩貞却把丈夫住室，視同化外，輕易不肯紆尊光降，這時薛壽嵩因在樓梯上跌了一交，腰腿痛疼，正蜷臥在烟榻上，半死不活的呻吟，蕩貞脚步一響，他驚醒睜眼一看，還以為太太惦着他的傷痛，前來慰問，却不知少帥已走，覺得她百忙之中，居然還念着自己，真是天恩高厚，異數非常，幾乎感激涕零，方要開口說話，不料蕩貞已走到床前，用力戳着他的腦門，先罵了一大串，這一串都用死字當作骨幹，什麼死人，死鬼，死骨，死肉，老不死，死不了，薛壽嵩被罵得面如死灰，驚懼欲死，不知所為何來，蕩貞罵着還不解氣，又把他拉過來，推過去，揪住衣領亂抖，薛壽嵩本已跌得四肢酸楚，經這一抖，直覺通身骨頭互相告別，大有各奔前程之意，痛得忍不住，才拚死冒險，哀聲問了句你為什

麼，有話好說，一言未了，嘴巴上已吧吧響了三聲，立見滿面紅光，頰肉豐滿，突然現出福相，而且一口濃唾，由眉毛上掛了下來，飄飄蕩蕩，直似珠珞流蘇狀態，蕩貞這才罵着把少帥不辭而別的事，斷斷續續，夾罵夾叙的說出來，薛壽嵩對於這事的事，原本無所容心，而且也未參加意見，只是沿着向來家庭規例，全由太太主持操縱，薛壽嵩偶然有所舉動，也是由於闔命差遣，根本不能稍參末議，因為蕩貞深知丈夫疲軟無能，除了有時用他家家主身分，擺擺樣子以外，什麼事都是獨斷獨行，不屑與跟他商量，即使加以驅遣，也是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所以薛壽嵩對這次蕩貞擁絡少帥的事，雖然處在局中，但實際却只知大概，並不甚明瞭蕩貞的神妙作用，只女兒失身的經過，他倒深悉首尾，不過知道時已在木已成舟之後，心中雖有些不是滋味，但一想到和少帥發生翁婿關係，何等榮耀，就如嚼食諫果，初覺苦澀，可是回味甘芳，便把苦澀忘了，至於鳳枝無寵，和蕩貞別具深心，他却懵然罔覺，這時蕩貞用他洩氣，打罵之下，

把自己心中冤苦，也聲說出來，薛壽嵩倒覺聞所未聞，明白了許多秘密，心中最難過的，是女兒被少帥淺嘗即止，尤其蕩貞把她自己一意孤行，毫末和薛壽嵩商量過的事，全推到薛壽嵩身上，好似少帥的過河拆橋，岳慕飛的接走女兒，鳳枝的籠絡無功，都是薛壽嵩一人所致，一切失敗責任，都要他担負，打了又罵，罵了又打，薛壽嵩本來常受這樣折磨，業已養氣功深，任憑自己怎麼冤枉，蕩貞怎樣欺凌，都能忍耐到底，讓她打得臂酸無力，罵得喉啞無聲，便可自然了局，但今日薛壽嵩才受了跌傷，正在痛苦，蕩貞打罵得又分外加兇，而且這件事又完全是蕩貞一人作錯，白賠了自家女兒，並未博得少帥好感，薛壽嵩已自心疼，蕩貞又自恃過深，輕藐丈夫太甚，把王開元的事，也順口說了出來，薛壽嵩昔日雖因會得過裙帶大力，又因自己積弱無能，曾默許太太廣置面首，不加干涉，但這時聽明蕩貞所以千方百計，籠絡少帥，並非爲丈夫打算，而是爲情人營謀，居然甘心犧牲了獨生的愛女，這一氣可非同小可，立覺身戰眼蒙，但久處積威之下，

表面還竭力抑制，不敢現於詞色，但暗地把牙一咬，把心一橫，斗然生出致死於蕩貞的心，論起薛壽嵩的庸懦猥瑣，久已馳名，有人比他作奇種烏龜，即使放在萬斤大石之下，壓上三年，也不會伸一下長脖，放一聲響屁，蕩貞更是摸準了脾氣，認定他具有十足的奴性，即使欺凌至死，也只有服從，絕無反抗，那柔軟勁兒，連棉花都不能比擬，因爲新彈的棉，雖然柔軟，但多少還有些彈性，一下打癢了，仍要鼓起來，多少帶點不服貼的勁兒，薛壽嵩只能算一塊爛泥，隨人捏扁捏圓，輕敲重擊，連一點彈性都沒有，任憑如何收拾，絕無危險，但蕩貞却看錯了，常人只知道老虎吃人最爲可怕，而不知綿羊咬人，更爲危險，因爲老虎兇惡，人人都知道而有戒心，可以小心趨避，綿羊却向有柔順之名，誰也不加注意，可是他一旦被欺侮急了，拚命致死於仇敵，攻其不備，一咬便着，薛壽嵩素日固然忍氣包羞，甘受蕩貞侮辱，從無怨言，但是氣憤和羞恥，却是有的，只於深藏心中，不使發洩，再加他久在官場，練得氣量既然廣大，排遣又自多方，所

以仍能不識不知，怡然自樂，但這時聽見蕩貞自承把女兒的寶貴貞操，作情人的終南捷徑，這刺激却太大了，同時把多年積存的怨氣妬情，都勾引上來，又加身體上的創痛，助燃了心頭的怒火，這時他雖低着頭不敢仰視，但望着蕩貞的胸腹之間，直希望手中能有把利刃，立時戮她個透心涼，無奈手頭既沒利器，而且也不敢發作，只有暗自切齒，蕩貞夢想不到在這轉瞬之間，只因自己一語之失，竟把個鼻涕般的丈夫，激出了英雄志氣，將要得她而甘心，仍然照樣洩她的氣，薛壽嵩這一勃發兇心，倒覺氣壯起來，身上也不甚疼了，任着蕩貞打罵推揉，只像個不倒翁一樣，閉口無聲，最後蕩貞氣也出得够了，力量也使得乏了，方才住了手，薛壽嵩仍照着往日情形，逆來順受，雨過天晴，好像沒事人兒似的，點上煙燈，自己燒泡狂吸，藉以助氣止痛，並且教太太看着自己雖被打罵，然而心悅誠服，毫無怨懟，蕩貞休息一會，緩過力來，又在旁叨叨嘮嘮的數落，罵丈夫沒用，說我嫁你這無能廢物，真是傷心，這些年來，家裏外面，大事小事，那

一件不得我操心勞力，你只懂得出門擺架子，回家抽大煙，何曾幫過我一點，現在這件事，你但分是個有用的，替我多看一眼，多說一句，就落不到這個分兒，就說方才少帥在我打盹時溜走了，你若是個活人，在樓上幫我照管着，見他要走，不用你攔，也不用你勸，只借着他，高聲說兩句話，把我驚醒，事情就可以全盤變了，媽的，你才犯不上幫我，有工夫還在床上裝死兒呢，薛壽嵩忙分辯道，我不是跌傷了走不得路，再說你也沒吩咐我這樣辦，蕩貞聽了，猛拾起一隻茶碗，擲了過去，幸而沒擲中薛壽嵩，在床欄上撞碎了，她戟指大罵道，你還敢用話堵我，你的腿又不是齊根摔折，寸步難移，倘若現在着了火，看你跑得動不，你說我沒吩咐你，你就不管開帳，這是多麼大的事，有多麼大的關係，你就不會自己尋思尋思，難道你腦子空了，把腦髓賣給藥舖，配了兔腦丸，罵着又故意囉唆薛壽嵩，向他訛賴道，今天這事，只怨你不肯替我留神，把少帥放走，我只勸你要人，你不把他想法弄來，我這口氣沒法喘，咱們有死有活，薛壽嵩在平日若遇這

等難題，定要張皇失措，戰慄無言，但此際却好似有了主心骨兒，聞言並不驚慌，一面滾着煙泡，一面凝眸尋思，蕪貞瞧着越發有氣，厲聲罵道，你不用裝沒事人兒，告訴你說吧，三天以內，你若沒法子把小呂弄來，我不把你小子背人的事抖露出來，教你進模範監獄過後半輩子才怪，薛壽嵩聽了，仍慢調斯理的道，你何必這樣着急，小呂還用我去找他，他自個兒自然會來，蕪貞道，放屁，看今兒他錢都留下了，好比算清了帳，永斷葛藤，他還有個來呀，薛壽嵩道，你怎麼不明白，方才不是小呂因為醒來不見雪宜，才惱着走的麼，由此可見他對雪宜並沒足興，還很戀着呢，今兒雖然生氣走，明兒想起，要再和他聚會，自然不能上岳家登門明找，勢必還尋你來，何必急在一時呢，蕪貞聽了，覺得他所說倒也有理，自思怎麼沒想到這層，自生了半天的氣，小呂只要對雪宜尙未厭棄，遲早終必和她重叙舊歡，那就仍得歸我操縱，想着心中重生希望，因而怒氣漸平，身體覺得乏了，但對着丈夫仍不肯稍露顏色，恐怕輕喜易怒，失却平日的尊嚴，爲

他所輕，就又數落了一頓，方才饒了丈夫，走將出去，在她出門時，可惜未曾回頭，若一回顧，必然可以望見向所未見的奇景，那薛壽嵩本來閉着眼睛，頹然蟻臥，現着半死的樣兒，但蕪貞一轉身，他突然雙目睜得比牛卵還大，切齒握拳，向着蕪貞的後影兒，作勢猛擊，據人傳說，古時武術家有一種氣功，在數十步外揮拳作勢，向人打去，對方必受內傷而死，薛壽嵩若有那種工夫，看他所用力量，必然使蕪貞五內俱崩，可惜他只練劍槍，未諳拳術，蕪貞竟毫不知覺的走了，但只這種背後揮拳的情形，已是薛壽嵩向來所沒有的壯舉，他已習慣於奴顏婢膝，笑罵由人，眼睛永是笑迷迷的，未曾睜大過，腰兒永是彎曲曲的，未曾挺直過，在太太面前，尤其馴似綿羊，柔堪繞指，任憑打罵，沒有第二付面孔，今日却因太太行爲，過於激刺了他的心，突然發生了英雄氣概，危險思想，不但背地形於外貌，而且在蕪貞走後，他還對着烟燈，作了多時籌劃，至於籌劃得什麼，那就不得而知了，蕪貞做夢也想不到這久經制伏萬分服貼的丈夫，竟會在片刻之間

，突生離叛心腸，仍漫不在乎的，回到樓上自己臥室，就着少帥和雪宜的合歡衾枕，安置了她的嬌軀，這時她的氣憤，已在丈夫身上發洩過了，並且由丈夫的解釋，重得了新希望，心中已平貼許多，精神也實支持不住了，就拉過幅被子，蓋在身上，閉目安睡，過了不大工夫，忽被敲門聲驚醒，她朦朧中問了聲誰，外面是個女僕，高叫太太，小姐請您過去，蕩貞一聽女兒傳喚，甚為不悅，她家中本來就不大講究尊卑長幼之禮，蕩貞不悅，並非爲着女兒沒有規矩，而是因爲料着女兒必無要事，不該無端驚醒好夢，就罵那女僕道，滾開，我才睡下就來吵嚷，小姐有什麼事，她不會自己過來，那女僕忍氣說道，太太，倒不是小姐請您，是外面有人來接小姐，小姐不去外面又催請得緊，小姐生了氣，教我來和太太說，蕩貞道，什麼話，你說得糊裏糊塗，到底是誰家來接小姐，女僕道，就是昨兒來的那位岳小姐，蕩貞一聽，猛然一撩被子，跳到地下，披上一件旗袍，開門跑出，幾乎把門外的女僕撞倒，直向鳳枝臥室走去，忽見在樓梯口旁邊，立着門房張泰

，在那裏似有所待，蕩貞忙招手叫他過來，問是誰家來接小姐，張泰回稟道，就是夜裏來過，接回岳小姐的那位尤副官，方才又開着岳公館的汽車來了，說是岳小姐請咱家小姐去一躑，有事面談，順便在那邊吃早飯，我就煩孫奶奶上來回小姐，小姐說不去，我只好托詞回覆尤副官，那知尤副官說他們小姐吩咐，定要請鳳小姐去，有要緊事，非得立刻見而不可，他們小姐因爲昨天路上吹了風，頭痛很重，不能出門，要不然就自己來了，鳳姐若是不去，他沒法交代，盡力磨着，我替他說好話，現在還在門房裏聽信兒，小姐倒是去不去，該怎麼回覆他，這時孫媽也在旁說道，小姐一聽岳家來請，就說不去，以後岳家來的人磨着不肯走，一死兒央告，我只得又上來替他說，小姐火兒了，罵了我一頓，又轉身向床裏睡，再不說話，我只得去請太太……蕩貞擺了擺手，心想雪宜半夜才回家去，這時也不過才睡醒一覺，想着看看手表，已經將到正午，忽地恍然有悟，暗自點頭，雪宜昨夜回家以後，必然倦極昏睡，早晨醒來，憶起夜間的事，她那小心眼裏，必然

有所尋思，第一女孩子心是軟的，任憑外貌多麼端莊，禁不住一嘗到男子滋味，就要把心撲過來了，她一尋思和少帥這一夜姻緣，必然愛上了她，再說雪宜是個舊腦筋的姑娘，心思絕不能像現在的摩登太太小姐那樣開通，把男女的露水姻緣，看作隨意消遣，偶然看對了眼，就可以發生關係，春風一度，各自東西，連詢問姓名都嫌多事，桑間濮上，密約幽期，直如流水行雲，毫無清滯，若是一個女子，相與了一個男子，就要嫁他，一個男子結識一個女子，就想娶她，那就要被認為思想落伍，迂拘可笑，並且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因為新人物都主張兩性自由，誰肯放棄了多方面快樂，而只被一個人把持住了呢，雪宜却還未曾接近這樣歐美的新潮美俗，而仍保持她舊團團的固執心理，這由平日言行上便可看出，也許她多讀了女兒經，認為女子終身，只能接近一個男子，雖然平日極自矜重，擇婿甚苛，但若因為意外原因，和一個陌生男子有所沾惹，也就不管對方的品貌年齡如何，甘心認命的嫁他，像古時鍾建負我的事，就是例子，雪宜以前雖然

未必有意於少帥，但既已失身於他，那迂拘的心，或者覺得此身已污，不能再事他人，因而倒把芳心寄托到少帥身上，決定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更希望少帥有所表示，俾得安心，但他不能直接去尋少帥，只好仍求居間的人，替她正式撮合，大約這就是她來請鳳枝的原故，料想她這時不知如何芳心展轉，才那樣切囑來人，非把鳳枝請去不可呢，這倒是我的好機會，方才老東西說少帥戀着雪宜，必然仍來求我，話雖說得有理，但小呂那沒準的脾氣，遲早却難決定，現在雪宜這面主動邀約小呂，他當然聞呼即至，我便又可從中取事了，想着就決定從鳳枝前去岳宅，探聽雪宜意旨，當時推開女兒房門，見鳳枝仍面向牀裏睡着，知道她必非真睡，就坐在床邊，推着他肩頭，柔聲呼喚，滿以為她必然裝睡不理，那知鳳枝猛一翻身，現出淚痕滿面的臉兒，哭着喊道，你還逼我，我是那一世造的孽，難道非得死了不能饒我，我真才知道他正哭着，就說道，這又爲什麼，好孩子，快起來，我跟你說話，鳳枝發恨道，說什麼話，我知道，你是要我上岳家去，我就是不去

，蕩貞道，爲什麼不去呢，人家誠心來請你，你跟雪宜又是同學素來要好，昨夜她又從咱們家醉着走的，就是不請你，你也該看看去，鳳枝搖頭道，少來這一套，我說不去，一定不去，讓雪宜惱了我更好，蕩貞道，就是不管雪宜，你也得帶娘到底兒呀，這件事你是知道的，雪宜夜裏那樣兒回家，今兒一早就來請你，定有要緊的事，她不能出來，所以非你去不可，你明白這件事關着咱一家的運氣，你爹的官職，現在雪宜和少帥有了這一回好兒，她就是少帥的愛人了，你現在不去，得罪了她，就跟得罪少帥一樣，好孩子，別教娘着急了，鳳枝聽着，心中更氣，不由哼着說道，別吓嚇我，我不怕，她跟他睡了一夜，就是愛人咧，我跟他……說着覺得臉上發燒就咽住了，但仍搖頭堅決不允，上文已經說過，鳳枝每次任如何拿定鐵心，終敵不過乃堂的花言巧語，恩威並用，無論什麼事情，都是鳳枝剛強，結果終爲蕩貞屈服，但這回事情竟大違往例，鳳枝本是個天真少女，雖然有這樣濫污的母親，却因向在學校生活之中，與蕩貞形跡疏隔，便有習染，也不甚

深，還保持着少女的本質，自從去年暑假學校畢業回居家中，漸漸出去交際，稍染繁華，但也毫無軌外的行爲，不料恰在這時，少帥歸國，廣交女性，大有宏獎風流，羣情趨附之概，蕩貞勢利薰心，想要抓住少帥，遂其大欲，却因自己年老色衰，不堪進奉，只得把女兒貢獻出去，誰知依然未能得法，鳳枝在慈母照顧之下，就這麼委屈的犧牲了，論起鳳枝，固然全由母親撥弄，本身既不懷春，也未行媚，而且根本不愛少帥，但既和少帥發生關係，就難免心情轉變，漸漸有了感情，這本是人情之常，譬如一個沒有定見，沒有對象的少女，一旦被父母主婚，嫁給一個男子，她對這陌生男子，不但沒有愛情，而且有些畏惡，但至結婚之後，因爲他名義上已是丈夫，身體上又生關係，就要心情一變，不特想佔有這個丈夫，而且希望丈夫和她恩好異常，鳳枝在和少帥發生關係以後，方才漸萌情苗，那知立刻發現少帥並不愛她，她雖傷心，尙懷後望，以後漸次體察，竟證實少帥並沒把她放在眼裏，更沒說心上了，這刺激已然够大，尤其昨夜雪宜落入陷阱

，那毫無心肝的母親，竟強她入室伺候，又被少帥趕了出來，鳳枝於羞憤之中，不自知覺的生了妒妬，她本無妒妬雪宜的理由，而且根本沒那樣思想，却只因少帥對雪宜太已重視，對她太已輕藐，比較着過於難堪，因此她雖然自覺已把少帥當作仇人，他任與何人要好，自己都無所動心，又知道雪宜完全處於被害地位，自己並沒有恨她的道理，然而心中竟有了一種潛意識，認為雪宜是自己傷心的根源，簡直再不願見她了，故而今日一聞岳家來接，就決意不去，蕩貞前來相勸，又無意中說出雪宜是少帥愛人，需要巴結，這更刺痛了她的心坎，更堅固了她的意念，以後任蕩貞說破了嘴，他只咬定一句，寧死不去，若是定要去，只有先弄死我，把死屍抬去，蕩貞急得滿身是汗，問她什麼理由，她也不說，急得打她兩下，她也不哼氣，就悞得工夫大了，孫媽又敲門報告，岳宅來人又在催促，蕩貞只說教她等着，一會就去，但是鳳枝百勸無效，最後說出一句道，你怕得罪雪宜，不會自己去麼，老伯母瞧看侄女，不是正應該，何必一定逼我死，這句話提

醒了蕩貞，心中豁然開悟，暗叫對呀，何必一死兒逼她，自己去不是一樣，雪宜要見鳳枝，當然爲着少帥，有話煩她傳遞，我去了還許比鳳枝有用，有該計議的事，可以當面商量，省得來回就悞工夫，雪宜現在必已明白我是主謀，有話也不致碍口，而且我去到岳家，藉口因雪宜酒醉回家，不放心前來瞧看，她家人不但不會疑心，還顯着我有禮呢，想着就問鳳枝道，小死了頭，你算會折磨我，這一點事都跟你娘拿糖，好，不用你，我就自己去，回來再跟你算帳，說完便匆匆走出，直奔浴室去洗面盥容，氣沖沖的把臉盆放滿了水，洗了幾下，方用毛巾把臉上塗滿了胰皂，忽聽樓梯中間的電話響起來，隨聞孫媽在外喊太太電話，蕩貞因自己正在洗臉，鳳枝又正嘔氣，一定不肯起床，孫媽又天生是電話響，耳朵本沒毛病，但一聽電話聲音，就錯到豈有此理，有一次官產處來電話，她聽了大怒，罵人家說你是棺材舖，你們家才用棺材呢，有這麼攬生意的，真媽的祖宗奶奶，罵了一頓，惹得對方大興問罪之師，因此再不敢教她接聽電話，這時蕩貞

因爲無人去接，又料着或是關上來的，就吩咐孫媽給撥到樓下去，原來薛宅一架電話，共有三個撥機，樓下的撥機，恰在薛壽嵩臥室內，撥到樓下，就是教薛壽嵩接聽了，第貞吩咐完了，又繼續整飾了容顏，回到臥室，換了衣服，挾着大衣，逕自下樓，方到樓下，猛見薛壽嵩立在室門內，向外探頭，臉上顏色甚爲奇怪，兩目睜得很大，似乎精神方受震動，第貞因爲素日對他這付挨打受罵的情形，看得慣了，以爲他瞧見自己下樓，恐怕又來尋事，故而震驚，所以不覺奇怪，反以他能下床走路爲異，就問道，你怎麼下牀出來了，足見夜裏並沒有跌着，只是裝蒜躲懶，薛壽嵩並不理會他的話，只瞪着眼兒，吃吃的道，你……上那兒，第貞道，我上岳家去，看看雪宜，薛壽嵩嘆了一聲，道，岳宅不是接鳳枝去……去麼，第貞聽了，並沒想他在臥室高臥，何以知道岳宅來接鳳枝，只沒好氣的答道，小姐端架子不去，可不得我這老業障跑麼，說着，就轉身出去，薛壽嵩望着她，張口似欲有言，隨即把眉一縐，把眼一閉，臉上現出怨恨之色，咽了口唾沫，轉身扶着桌子，一癱

一拐，又回到牀上，咬牙自語道，隨你倒靨去吧，我才犯不上管，頂好教這賤人，得點報應，替我解恨，說着冷笑不已，原來方才來的電話，撥到樓下臥室，薛壽嵩扎掙下床接問，對方是個男子，却不肯自述姓名，問明了薛壽嵩是誰，就說現在岳慕飛家派人去接你們小姐，不是好事，最好別教你們小姐到岳家去，薛壽嵩尚不知岳家派人來接鳳枝，聽着莫明其妙，就向他問是什麼原故，那人不肯再講，只又說句你記住別教小姐前去，說完便自把線斷了，薛壽嵩尋思半天，才想出一點因由，他並不知雪宜已死，事情已變到萬分嚴重，還想雪宜昨夜在此與少帥幽會，雪宜必不會自己聲張，旁人更不能知道，這來電話的警告鳳枝勿去岳宅，也許岳慕飛因女兒昨夜遲歸，怒其失檢，因而怨及延請的人，所以要叫鳳枝去責罵一頓，但他一個堂堂師長，怎能和小女孩吵嘴，可是這打電話的雖不知何人，却說得似乎嚴重，莫非雪宜失身的事，業已破露，那可就不行了，我只寧可信其有，趕快囑咐鳳枝，勿赴岳宅，以資保重，鳳枝被她娘已毀得苦了，可不能教她

再受委曲，想着掙扎走到門口，方要喚人，忽見蕩貞由樓上下來，正要攔住她告訴，不料先被她迎頭罵了兩句，又由她口中知道岳宅果已派車來接，又知道鳳枝不肯前去，蕩貞自充代表，立時心中一動，想起她方才發現的劣跡，自己正在腐心切齒，如今恰有這事，倘然岳慕飛那裏真有歹意，就教她去領受也好，她爲情人把鳳枝毀了終身，現在她代表鳳枝去受點凌辱，正是公道的事，古人說怨毒於人甚矣哉，真是不錯，薛壽嵩爲着怨恨，竟坐觀蕩貞趨入危境，不加阻止，蕩貞若非今日過於張狂，過於大意，洩漏王開元的秘密，激動了薛壽嵩的積恨，也必不致於此，可是薛壽嵩也因不知事態變化惡劣到那樣程度，只認爲蕩貞此去，最多受番凌辱，替自己稍解怨恨，才任她自去，若知道雪宜已死，當然要聯合自衛之不暇，又豈肯自壞長城呢，且按下這裏，再說蕩貞出了大門，見汽車正停在門外，就拉門走上，那位在車旁立着的尤副官，一見是她，不由大詫，叫道，薛太太，您……您……小姐怎不去呢，蕩貞道，我們小姐也鬧不舒服，不能出門，

我替她去看你家小姐，尤副官吃吃的道，我們小姐，教請薛小姐，您去……我看還是請薛小姐……蕩貞發怒道，請薛小姐，薛小姐病了，可怎麼辦，難道還抬了去，我去不是一樣，她們小姐妹的事，我全知道，你絕落不了包涵，尤副官心中爲難，主人要的要點兒，本是小姐，如今太太頂了去，恐怕不合主人意旨，這差事又要幹砸，但若堅持定要小姐前去，又恐惹她生疑，鬧得一個不去，越發沒法交差，好在她母女全是一案裏的，就帶她走吧，想着嚙嚙兩聲，忙上到前面車夫座旁，車夫立刻鳴鳴開了起來，其速如飛，不大工夫，車已到岳宅門外，只見門口，站了七八個人，軍服便裝全有，內中一個軍裝的趕下台階，開了車門，看見蕩貞，似乎一怔，口中叫了聲薛太太，蕩貞認識他是昨夜去過的張德標，就點點頭走下車去，那張德標向才跳下的尤副官問怎麼薛小姐沒來，尤副官回答薛小姐病了，張德標使個眼色，說聲你陪太太進去，我先稟報小姐，就飛跑進去，蕩貞隨尤副官徐步入門，只顧向前看，並沒留神門口這羣人，臉上顏色多麼慘

淡可怕，及至經過庭院，將入樓門，張德標已迎出來說小姐請薛太太樓上坐，尤副官就引導她一直上樓，到了一間房門外，尤副官一掀門簾，蕩貞走了進去，只見是很大一間房子，陳設非常精雅，只是地下有許多破碎的磁器玉器，好像新經摔砸過的，不解何故，向東面看，見還有一間內室，掛着門帘，向西面看，立刻大吃一驚，原來自己最不願見的岳慕飛，正在一隻寫字台後面端然坐着，口中吸着雪茄煙，面色青得可怕，但微帶笑容，蕩貞看見他笑，心中方覺稍安，岳慕飛向她欠欠身，和聲說道，薛太太來了，難得光降，您是來看小女吧，小女在房裏，請裏面坐，說着向那掛門帘的內室一指，蕩貞見他如此和氣，心中還想人說岳慕飛凶厲，倒未見得，這不是有說有笑，很近人情的麼，就陪笑向他說了聲師長沒出門啊，才歛動風流步兒，向室內走來，到門口一掀門帘，因為走得快些，左腳邁進門，右腳也跟着進去，向迎面一看，並沒有人，再轉臉向旁邊一看，猛見身旁不遠的一張床上，躺着雪宜的尸身，面白如紙，陰氣逼人，胸口插着把剪刀

，鮮血流滿胸腹，已凝成紫色，蕩貞這一驚，直驚得魂飛天上，魄散九霄，只覺迎頭被潑了滿身冷水，通體的骨頭都突然縮小，使她的肉體完全軟癱，又覺身外的牆壁地板，以及一切東西，都向上升，只脚下所踏的一塊地方，直向下沉，似要沉入深淵，她起初大睜兩眼，望到雪宜尸身上，心裏想要把眼光移開，但眼光似被吸住了，想要逃跑，但身體也似被釘着了，想要呼喊，喉嚨也似乎被塞着了，呆立約數秒鐘，在她直覺有經年之久，漸漸軟得不能再站立，搖搖欲倒，竟向床那面倒過去，她心裏明白，只怕倒在尸身上面，但眼看雪宜的臉越來越近了，立時便要挨到一處，他懼極猛然生出力氣，用手向下一抵，勉把身體站住，一隻手撫到雪宜胸口，沾了一手凝血，這才狠命的喊出聲來，隨着向後一退，踉蹌踉跄足跌倒，這次跌得方向很好，恰把上半身跌到門外，她眼中看不到可怕的形象了，這才有連爬帶滾，離開內室門口，爬到西面，才坐住不動，用手抱頭，只是抖戰，忽聽頭上喝道，你可看見了，蕩貞又是一抖，仰面看見岳慕飛仍坐在寫字檯後

面，對她望着，她不知是驚是痛，眼淚直湧，顫聲
哭道，看……看見……她是怎麼……岳慕飛喝道，
你還問，誰也沒你明白，你站起來，我問你，芾貞口
中說着我怎麼……怎麼明白，好可憐……雪宜
……真傾死人了，說着就要放聲痛哭，岳慕飛高喝
快站起來，少跟我弄這個，芾貞似聞獅吼，戰兢兢
立起，岳慕飛招她走近一步，立在檯前，正相對面
，芾貞見岳慕飛拉開抽屜，却沒拿出什麼，只把手
伸入裏面，才又和聲說道，薛太太，我女兒死了，
怨她的命短，絕不招尋別人，不過我要明白一件事
，我女兒敢保是潔淨身體，可是昨兒從你府上回來
，就不潔淨了，這事一定發生在你府上，請你告訴
我，踐踏她的是誰，芾貞情知已落虎口，深悔此來
自投羅網，若一承認，他必不能輕饒，只有盡力分辯
抵賴，但心中慌得要命，說話每個字兒都分別由喉
嚨中迸出，顫聲道，這……這是……沒沒有……的

事……她只……只在我……我家嚇酒……那有那有
……人踏……踐……岳慕飛目眦欲裂，猛一咬牙
，那藏在抽屜中的手霍地伸到檯面上，握着冷碧森
然的手槍，直對着芾貞說道，你要替那個人死，就不
用說，說着手臂一動，似將開放，芾貞嚇得怪叫道，
別打，別打，我說，說，岳慕飛道，你說，若是假話
我仍要你死，芾貞舉手抱頭，抖得如秋風敗葉，應聲
說道，我說……實話，饒……饒我……真……饒我……
……那……那是……是……岳慕飛眼光直注着她，好似
兩條電光，口中隨着道，是……是……快說是誰，
芾貞似受了催眠，跟着說道，是……是呂克成，這
成字方才出口，同時碎的一響，寫字檯上冒出一團
白煙，芾貞額上現出個圓孔，紅血白漿，直湧出來
，猛地向後而倒，正是，業報自循環，莫說桃僵李
代，文心同變幻，更看雲譎波翻，後事如何，下回
分解。

劇話

竹風

魯西某鉅公，近日放言無忌，遍評騰現代人物。對於某居士所下之考語，爲『器小舌長』四字。

此四字可謂語妙天下。

吾國古書上，把『小人』與『君子』，作爲對待的名詞。表面上像是極籠統，其實極合『真理』。所謂『小人』者，即『器小』之人也。

因爲器小，於是其人必有貪嗔，誕妄，陰險，狡狴，欺詐，傾陷，褊狹，嫉妬，諂媚，驕倨等等惡劣心理及惡劣行爲。

余曩在滬上，曾觀李春來演『天獻銅橋』一劇，其情節約略如下：

秦檜妻王氏與金兀朮正在幕幕中歡會，秦檜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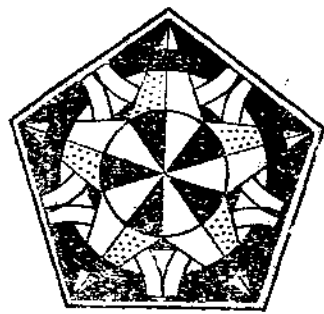
在一旁參觀，岳飛突率兵掩入，三人皆不及着衣，狼狽而逃。

其後秦檜及其妻王氏拚命的與岳飛過不去，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以此事爲最大原因。

詩云，『婦有長舌』。因之後世遂稱王氏爲『長舌婦』。並在岳廟門前鑄下跪地之鐵像，遺留了萬古的罵名。

以真理推之：器小者舌必長，舌長者器必小，不特婦人，即男子亦十分適用。

某鉅公之評論，將古今中外之『小人』，一語破的。可謂至理名言。



時事專載

近衛首相聲明書

政府如本年再度聲明中所闡明，始終一貫，期望徹底以武力掃蕩抗日黨府，同時與在華同具慧眼之士相提携，而擬向建設東亞新秩序邁進者也，現今在中國各地甦生之勢澎湃而起，建設之機運日趨高昂，茲政府特向中外闡明，日本爲調整與甦生新中國相互關係之根本方針，以期徹底說明帝國之真意。

日滿華三國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共同目的而結合，擬舉相互友好善鄰，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實，因此之故，中國先須清算舊來偏狹之觀念，擲去抗日之愚策，以及對滿洲國之拘泥常套，是乃極爲必要，換言之，即日本率直希望中國進一步與滿洲國修

好完全之國交。

其次在東亞之天地間，因不許國際共產黨勢力之存在，故日本依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以日華防共協定之締結，爲中日國交調整上之緊急要件，然鑑於中國方面現存之實情，爲舉獲對防共目的充分之保障起見，要求其承認在該協定繼續期間中，在特定地點，使日軍爲防共而駐屯，以及應以內蒙地方爲特殊之防共地域也。

關於日華經濟關係，日本不願在中國施行經濟的獨佔，亦非向中國要求對於理解新東亞且適應此情勢而行動之善意的第三國利益，加以限制，只始終期望日華提携與合作，發揮實效，即要求立於日華平

等原則之中國。容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與營業之自由，促進日華兩國國民經濟的利益，且鑑於日華間歷史的經濟的關係，尤以在華北及內蒙地域，其資源之開發與利用上，對於日本與以積極的便利是也。

日本求之於中國之大綱，徵諸日本敢行發動大軍之真意，日本所求於中國者。不在區區之領土，亦不在戰費之賠償，殊為明顯也，實際日本即在要求中國實行新秩序建設分担者之職能上所必要之最少限度之保障，日本尊重中國之主權，固不待言，且進而對於為完成中國之獨立所必要之治外法權之撤廢，以及租界之交還，不吝加以積極的考慮也。

汪精衛第一次聲明書

關於在本年四月舉行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所發表之中國現在抗戰理由之部分內，有次述一節，一九三四年塘沽停戰協定締結後，一再忍辱應諾與日本交涉者，不外避免軍事行動，希由和平方法以完成次述之二事業也。

此二事業者，第一為保障華北各省之安全，第二欲

實現東北四省懸案之合理的解決，即在政治上。我等現要求最小限度之條件，在於我國國內外國權益之不侵害，獨立之保障，領土之保全也，其他在經濟上，我等之指導方針，在於互惠主義與平等，然因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勃發，中國知上述和平解決之希望終不克實現，同時以致不得不持執武器以抵抗，然日本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聲明，曾闡明關於中日國交再調整之日本政府之根本方針，在右方針強調之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之主義，即右聲明日本並非向中國要求領土或賠償，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然為確保中國完全之獨立計，日本做日本在明治時代實行政策之先例，日人在華自由生活，且日本對華交還租界，藉作營得商業之代價，併同意在華之治外法權撤退，日本政府既經鄭重發表斯項宣言，不僅藉和平手段得以保障華北各省之安全，且能恢復在此次事變過程所失之領土，如斯或得以做到中國領土主權行政的獨立，及領土之保全，因此我等遵從大會之宣言，為得到華北四省合理的解決計，應決定我等之態度，不出任何之措置，第二點為防共提携，此問題在過去數年間，屢經日本政府提及

，然我等與日本之斯項防共提攜，以爲甚而有導至中國軍事及政治問題之干涉之可能性，對此一向抱疑惑之念，日本既經言明中日防共協定應具與現存之日德意三國防共協定成文同樣精神而締結之極爲率直之言明，則此種疑惑可行撤銷，防共協定之目的，乃擬顛覆共產黨之國際陰謀者也，以上基於此種理由，該協定不可使其及於中國與蘇俄間關係以影響，加之，中國共產黨既誓言應遵從三民主義，於停止其黨組織及宣傳工作，廢止其邊境政府之同時，併廢止其特別軍事組織，且應絕對服從中華民國政府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者，乃中國國民之根本主義，因之遂行防衛祖國之我等義務計，我等必須自動的且積極的彈壓一切與右主義背馳之組織與宣傳。

第三點爲經濟提攜，此問題同樣於過去數年間，日本政府屢經有所申述，然我等一向所持之見解，即截至現在政治混亂尙未解決，經濟提攜完全談不到，然日本政府今者鄭重言明，日本尊重中國之主權，政治的獨立及領土之完整，且在經濟方面，日本

並非以對華獨占的支配爲目的，且對華亦非欲要求第三國權益之限制，今者爲中日兩國間之經濟的協力計，預約應立於平等主義，事態既係如斯，我等在原則上對此同意，在其基礎上，應提出各種具體之提案，余經慎重之考慮後，確信如次。

國民政府應在上記三點迅速與日本交換意見，此際應思及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在其聲明已變更一月十六日聲明內所述之態度，因之，倘國民政府若以上記三點爲和平討議之基礎，可打開商議之途徑。

中國武力抵抗之目的，在於確保其國家的存在與獨立，在已達一年以上現在之戰爭過程中，我國蒙受莫大之打擊，我等如按正義再建和平時，則能維持國家之存續與獨立，因此達成武力抵抗之目的。

然以上三點在於與和平精神一致，更關於和平之條件，我等爲使其條件之妥當性確實計，不可不加以慎重考慮，就中特別重要之點，日軍由中國撤兵，其全部應急速且在各方面一齊施行。

更在提示之中日防共協定存續期間中，日本軍應駐紮之所謂特定地區，應唯限制內蒙附近，該駐兵對於

中國主權及政治的獨立，領土權上影響頗大，中國由於施行以上之限制，得遂行戰後之復興及再建事業，鑑於中日兩國近隣關係，及中國與日本之善隣友好關係，頗爲自然且爲必要者也，正常之狀態而逃脫之現狀，頗有加以澈底的再檢討之必要，中日兩國雙方，亟應糾明對於右述之相互責任，爲築構中日兩國恒久的和平之礎石計，中國不只在教育政策與善鄰主義不相矛盾，他方面日方對於中國則放棄其傳統的蔑視態度與征服思想，且更應樹立代以親華的教育政策，僅於此足爲東亞之福祉，是以我等更應加以努力也，同時不僅在太平洋，廣而爲確保全世界之和平及安全計，我等爲國際親善及相互利益增進之共同大義計，亦應與關係各國協力者也。

余趁此機會，做成以上陳述之提案，衷心希望此項提案能予以容納也。

汪精衛第二次聲明書

曾仲鳴臨終之際，露出鄭重而簡單之語二句、『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今無何可憂慮者』，曾先

生之對國事主張，與余相同，曾先生爲國事而死，爲國事主張而死，而臨終對國事猶作出與余完全相同之主張，終以此爲憂而逝去，余順應此事，決以最大之努力，期其主張之實現，蓋因惟有此主張之實現，爲國家民族生存所繫也，余業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和平建議通電，主張和平，和平之主張即國人之主張，非僅余一人之主張，唯此爲經最高機關之討論共同決定之主張也，證明此項事實，固無慮數千之多，茲舉一例如次。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屆常務委員會會議，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晨九時，在漢口中央銀行舉行，出席者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者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主席汪兆銘，秘書長張羣，秘書主任曾仲鳴，在此會議中，外交部次長徐謨之報告如次，『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氏，上月二十八日奉本國政府訓令訪孔祥熙院長，二十九日復訪王部長，依照本國政府訓令，申述如次，德國駐日大使曾晤訪日本外相，質問日本政府果有結束現在局面之

意志否，如有此意志，在何種一件結束之，日本政府大體表示次述條件，委囑轉達中國政府當局。

一，內蒙之自治。

二，應擴大華北非駐兵區域，但華北兩政權使全部屬於中央，所希望者即勿使抗日人物任爲華北政權最高官員。

三，應擴大上海停戰區域。

四，關於排日問題，希準據去年張羣部長與川越大使會談中所表示之方針。

五，關於防共問題，日本希有相當辦法。

六，關稅改善問題。

七，中國政府須尊重外人在華之權利云云。

陶德曼大使表示希望與孔院長及王外交部長會見，而蔣亦即刻致以面談之回答，因而余與陶德曼赴南京，船中陶德曼氏漏出次述之言詞。

中國迄至今日之對日本抵抗情形，已充分表示中國之抗戰精神，諒現在爲應從速結束之時期，歐洲大戰當時德國雖有幾次可媾和之好機，然因自信本國之力量，不肯媾和，結果，屈至凡爾塞條約簽字之

時期，不得不無條件接受戰勝國方面提示之條件，

大使覆引用希特勒大總統之意見，述稱日本之條件未必苛酷，希望中國考慮云云，如此十二月二日抵南京，余先與蔣委員長會見，蔣經慎重考慮後對余稱有與在京各高級將領商談之必要，下午四時再往，時願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已集，余報告德大使來京之任務，各參集者質問在右條件內有附帶之條件否，又對我軍有限制條件否，余回答稱右只限現在提出之條件，無附帶之條件，蔣委員長關於應否停戰，先徵求唐生智之意見，唐未能即答，白崇禧則謂，若只爲如此條件，則爲何而戰爭，余答以德國大使所提出者，不過只此數條而已，蔣委員長更質問徐永昌，徐答謂若如此條件則可應之，願祝同亦謂應接受之，唐生智亦贊同各人之意見。

蔣委員長卒表示如下二點。

一，德國之調停，決不可拒絕，此蓋非亡國的條件。

二，須保存華北政權等。

下午五時德國大使與蔣委員長會見，余在兩者會談間充當翻譯，德國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言，與在漢口對孔祥熙，王寵惠所談相同，只附加一句稱，現在如不應允調停，則戰爭繼續時，將來之條件恐不能如此，蔣委員長談稱，希望表明下列兩點：

一，吾人雖不能信任日本，但與德國有友好關係，對於德國之調停，實相信其誠意，並感激其好意，至以此等條件為談判基礎，規定其範圍時，猶希告德國本國政府，由德國始終充作仲裁者。

二，務須維持華北之行政主權，並謂如在此範圍內，可以此等條件為談判基礎。

於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要求諒解，述稱中國政府應鑑於現實勿作過分之要求，然不妨作與相應之主張，蔣謂如此均屬相同，並述稱希望德國首先懲息日本停戰，德大使答以將所舉兩點，傳達於本國政府。

陶德曼大使於歸途中談稱，今後結果甚為有望，在輪中已電致東京及柏林云云，但至今並無回答，其後發展如何，無由得知。

余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書致國防最高會議之書翰中，曾述如左：

「去年十二月初，南京猶未陷落以前，德大使赴南京對蔣介石所述之日方條件，並不如此明確，且較此甚為苛酷，而蔣介石猶考慮大局毅然承認其為和平談判基礎云」。

此更就上述徐謨在會議上之報告觀之，余所述稱為正確，殊為明顯，此外若舉示證據言之，何止千百，然此等事實，猶未過去，為國家利益計，尚有嚴守秘密之必要，惟德大使之調停已屬過去，不妨公表，故以之作爲一例，至此遂發生下列三疑問：

一，德大使之提案與近衛聲明比較，德大使之提案，若謂可作和平談判之基礎，何故近衛聲明不能作其基礎。

二，德大使奔走時當，南京猶未陷落，尙此承認和平之議猶可進行，近衛聲明當時，係在南京業已陷落，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相繼陷落之後，長沙雖未陷落，而已自行放火化爲焦土，在前者情形時，謂為可進行和平之議，而在

後者時，謂爲不可，其理由何在。

三，德大使奔走當時，國防最高會議各要人，或在南京，或在武漢，一致對和平表明贊意，然於近衛聲明時，關於和平問題，議論對立，終對於反對者擅自謾罵誹謗，而猶不以此爲足，卒奪其生命，使其不能爲國家致力。

對於以上疑問，余不欲回答，然關於和平大方針，不得不向國民再作一言，世人或謂既已持有主戰方針，當不應允和平論調，也未可知，但此實爲不當。

國家之目的在生存獨立，而和戰不過爲完成該目的之一種手段，至不得不戰時則戰，至不得不和則和，和平之可否，須由其條件決定，其條件如妨害國家之生存獨立時，不同和，反之則可和，近來有人提倡中國唯有藉抗戰方能完成統一，亦有謂如和平則國家必將分裂者，然余絕對反對該說，如爲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姑作別論，然作爲對內統治手段而抗戰，余絕對反對，主和並非妨害國家統一，而反對和平亦不一定能營救分裂，又據一說，以爲

今日講和係予共產黨以攪亂之機，然共產黨之攪亂政策在和戰任何情形下，均爲一貫，如謂在和平時代，共產黨之策謀表面化，惟此時不能不謂爲制壓共產黨行動之口實，又據一說，第三國關係不希望中國和平，然外交須爲自主，中國爲自己國家民族之生存計，關於採取和戰，應自己決定，並無考慮其他國家立場之必要，日清戰爭後，屈辱的講和，其後對我國頗有苦難，故我等不欲如此作一時的講和，同時普法戰爭後法國，作屈辱的講和，其後至歐洲大戰時，雖得報仇極爲得意，然我等亦不欲作與此相等之一時的講和。

如此不知停止之循環的報復，決非永久和平之道，余以誠心誠意所希求者，係東亞百年大計，余以爲中日兩國互相戰爭，則必致兩敗俱傷，如兩國講求和平，乃係共存之道，此蓋斷無疑義者也，兩國爲和平計，如立即努力，則必得東亞百年之安定，如不如此，則兩者共傷而同趨滅亡也。

兩國有志之士，均畏一時之禍福褒貶而左顧右盼，而不決定其態度，此係何故歟。

余切望諸君，以獨立不屈不撓之精神，以作其根幹，

建議和平第一人之犧牲者曾仲鳴先生，業以己身一死，昭示我等應邁進之共存共榮，共同發達之大道。

最後仍欲加以議論者，即如下之事實，二月中旬，重慶政府派遣中央委員某君，與余以護照，使余出國之時，余對彼曾託其傳達如下之傳言：

一，余不離重慶，則不能發表通電，然當此危難之時，身離重慶，心中實甚苦痛，故余如何可以離國，余欲出國者，即為表明要求容納余之主張者，決非個人等之問題。

二，據余所聞，國民政府正努力促進國際調停，如係最低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舉行，令雖為在野之身，亦決不惜由側面努力與以援助。

三，若國民政府，始終不能下決斷，任此局面徒自決去，余雖一旦離國，除歸來之外，決無他法。

以上之各種主張，係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之主要原因者極為確實，曾仲鳴雖較余年華較輕，而竟志願未遂逝去，洵應痛惜，如可能則余甚願先行飲兇彈而去。

余發表此文章後，不知何時，或將繼曾氏飲兇彈而死去，然此余之願也。

願余死後，國民諸君熟讀翻味余所遺之文字，明確領悟余主張之所在，此蓋係中國生存與獨立不可或缺之途徑，亦同時為獲得世界以及興亞和平不可或缺大道焉。

余之主張現在將為重慶方面所採用，將來何時何日，余之主張如能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所容許，蓋係余之本來願望也。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得翻印

- 10 文學創作，新舊體裁之小說，長短篇不拘。
- 9 雜報介紹。
- 8 時事要聞。
- 7 掌故。
- 6 東西文藝。
- 5 選譯。
- 4 各種情形。
- 3 通信，紀述各地社會狀況，民生疾苦，吏治，教育，建設。

要聞輯撰

1. 專論，風景，人物，新聞等照片。
2. 漫論。
3. 甲、乙、丙、丁、評釋或批評現行法令。
4. 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之研討。
5. 國內外學術思想介紹，包括社會科學，以

來稿時限：每月發刊後一月內，定期通知具領，本埠可憑
 來稿時限：每月發刊後一月內，定期通知具領，本埠可憑
 來稿時限：每月發刊後一月內，定期通知具領，本埠可憑

約稿稿投

一、凡依本刊編輯綱要，惠寄稿件，一經選錄，每千字普通酬以一元，起碼至五元之酬金。特別作品，例外從優。

一、惠稿須繕寫清楚，請勿用橫行，勿寫兩面，或照畫片，每幅暫定酬洋一元至十元，特別珍貴之稿件，另議。

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如中途發見，須先聲明。即取消其酬金，作者倘欲保留，須將原稿收回，其不願入刪者，請來稿時聲明。

一、編者須將原稿，在何處出版，一併示知。編者須將原稿，在何處出版，一併示知。編者須將原稿，在何處出版，一併示知。

廣告價目

廣告價目：全半四分之面而
 廣告價目：全半四分之面而
 廣告價目：全半四分之面而

本刊價目

每冊定價貳角
 半年六冊壹元壹角
 全年十二冊貳元三角
 外埠郵費每冊三分

民治月刊

第二十七期

編輯者：民治月刊社
 發行者：民治月刊社
 地址：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
 電話：二〇七
 印刷者：亞七印刷所
 電話：二〇七
 分發行處：各地書局
 代售處：唐山、保定、濟南、東亞報社辦事處

讀者注意

閱戶如有查問事項或改寄地址者，須注意下列數項：
 (一) 定單號碼
 (二) 定戶名稱
 (三) 定閱地點
 (四) 原寄處所
 (五) 改寄處所
 依照上列各項分別書明寄至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民治月刊社發行股

請看異軍突起的

中國公論

議論警關 編排新穎
立場公正 售價低廉

——當今唯一大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刊物——

創刊號要目

- 創刊致辭
- 戰爭與和平
- 英法德義四強會議的前前後後
- 論今後教育之動向
- 中國前途根本改革方案
- 日本平沼內閣與近衛內閣
- 人民陣線的檢討
- 中國交通事業概觀
- 東方道德精論
- 中國刑事裁判芻議
- 民衆文學導論
- 國際述評(四篇)
- 解決中日時局的途徑
- 世界軍備的膨脹
- 詩歌(三篇)
- 小說(二篇)
- 雜俎(十餘篇)
- 話劇(一篇)

四月一日出版

每期十五萬言
各大書店代售

零售每冊參角
預訂半年以上另有折扣

徵稿簡例

- 一、本刊以促進國家建設、研討國際問題、發揚東方文化、樹立中心思想、加強反共運動為宗旨。
- 二、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稿件一律歡迎、文體不拘、但須自行繕清、並加標點。
- 三、譯稿請附寄原文、或將原書作者及出版日期出版地點示知。
- 四、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先聲明。
- 五、來稿除長篇鉅製、並附有充足郵票者外、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 六、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至發表時署名自便。
- 七、來稿一經刊載、創作每千字致送稿費三元至八元、譯述每千字二元至五元、詩詞漫畫等特殊稿件、報酬從豐、版權除作者聲明保留者外、概歸本社所有。
- 八、來稿請寄北京開才胡同六條六號中國公論社臨時辦事處。

本刊代售處

民治月刊社啟事

本刊濟南分銷處自成立以來銷路極暢但因推銷人員衆多故對閱戶地址有不詳明或投遞錯誤均所難免嗣後務望濟南各閱戶如未收到月刊或冊數不足者即逕函濟南五馬路德和里民治月刊分銷處以便補發爲荷謹此通告

天津

佩文齋法租界二十四號路
大陸書局法租界天祥市場
大業書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世界圖書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藻玉堂書店法租界勸業場三樓
希古齋書店法租界勸業場三樓
東馬路

北京

佩文齋 琉璃廠
五洲書局 東安市場
藻玉堂書店 琉璃廠
文祿堂書店 琉璃廠